



世界文學名著

懺悔錄

上卷 第一冊
盧騷著
章獨譯

LES CONFESSIONS

By

J. J. ROUSSEAU

Translated by

CHANG TU

0182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5550B

自置

懺悔錄

世界文學名著

上卷 第一册



注意：號碼如有錯

1583451

號

登記
著作

1618

吳序

大凡一個理智與情感都豐富的人，必定將宇宙萬物，都關到心上來，要想參透他的究竟，重估他的價值；并且貿貿然就拿出自己的主張。盧騷也是這麼的一個。不過他不曾像許多哲學家，去拿了宇宙大問題，想探討一個大原則。他在宇宙萬物中間，無端偏重了一個人權的小問題，大膽的斷定了人權天賦，倡出了一種民約的學說，逼着把盧騷以前的政治，生出根本的搖動；還影響到盧騷以後的社會，間接的發生大變化。所以他雖沒有較多的年壽，可成就他再去探討宇宙的大原則，也够說得到有一個小小的貢獻。這是他理智與情感都極其豐富的結果。但是他的成就，我想他並不會十分自足。他止相信他有這個大膽，敢於倡他的學說。他懷着的心願，覺得還要複雜，還可以確當，必定會弄到他的學說，堅決地主張出來，毫無遺憾。他一方面卻又覺得人類的年壽，要與宇宙真理，去拼性命，互相拆穿，終究是不可能。因此他要把他的學說，表出是他誠意的見到，據他看來，確實如此，並無一毫虛偽的騙人，要把自己相信不過的，倒強別人去相信。有這個使人了解的心願，就不能不多給別人以參考品。而最重要的參考品，就是盧騷自己一個整

個兒的人了。先把他自己整個兒的人，用毫無虛偽的敘述出來，公開了給與參考的人們。這有兩個暗示：一是見得盧騷敘述他自己的，是沒有遮攔如此，那就由這個人寫出來的學說，也望相信他是毫無遮攔。二是倘使別人要問盧騷怎麼樣會倡出他的學說，那就叫你看他一生的曲折變動，所以便倡了他那種學說。他作懺悔錄的意思，就於二者之外，毫無餘蘊。不可因為他取了懺悔的名詞，用臭牧師的揣測，說他有贖罪的意思；更不可用村學究的面孔，說他要把懺悔過的，叫後人來懲戒，或來仿效。這是失了盧騷作此書的意思，也便失了吾友章先生譯此書的意思。章先生也是一個理智與情感都豐富的人。他雖還未有大名如盧騷，因為他還在那裏經過他自己懺悔錄的上半部生活，不會到成就什麼固定學說的時候。那麼盧騷的懺悔，到底懺悔些什麼呢？我想他是懺悔他不應該倡什麼學說出來，麻煩別人。又懺悔既倡了學說，不應該不把這個倡學說的人，赤裸裸的敘述出來，見得所以便倡了他的學說。除此以外，最好就不許我們再加半個字的批評。我們讀過盧騷學說的，就大家來看他這個人，活像看你的朋友，看你的親戚，看完了，說聲，原來如此，這個就是盧騷，也就罷了！

蔡序

我們讀書，有兩法：一是取材的讀法，讀了一本書，把我們所需要的材料取得了；就是著這本書的人，還著了許多別的書，可以不問著書人的品性與行爲，也或可以不問。一是尙友的讀法，讀了一個人的著作，覺得是他人格的表現，受了很深刻的影響，非把他完全的人格認識了，不能滿意；於是不能不考究他的生平了。要考究著書人的生平，憑他人所作的傳記或年譜，不及自傳的確實，是無可疑的。章獨先生是尙友盧騷的，所以最愛讀盧騷的懺悔錄。又想到盧騷學說，影響於中國青年的思想很深刻。青年中要尙友盧騷與自己同感的，一定不少，所以把懺悔錄詳細詳細的譯出來。不但句斟字酌，一點不肯含糊；而且書中的固有名詞，都註明來歷，可以省翻檢他書的煩；這真是我們一般讀者所應該感謝的。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蔡元培

譯者序

盧騷名讓嘉，生於瑞士日來佛，他這個人，我們中國人知道他的姓名的人，在一般人裏，自中華民國出世以後，恐怕是逐漸增加了。因為曉得世界上有所謂民國，就是由於他的一本民約論的來源；所以中國人除了注意過他的人以外，大概只覺其是個哲學家。要知這個稱號給他卻是不大夠的；因為他實在是個天生不受絲毫壓迫的革命家，同時又是科學家，文學家，教育學家，藝術家，現在我們來將他這幾個稱號，名實相符的證明一下，我說他是個天生不受絲毫壓迫的革命家的話，除了有民約論證明以外，再請看這本書之後，便可明白。證明他是科學家的，有他著的植物學辭典，以及在法國蒙白里大學當教授的事。證明他是文學家的，有文學史說他是浪漫派的始祖。證明他是教育學家的，有教育學史上說他那部教育論，一直到此刻都承認在自由教育上是最切實的學說。證明他是藝術家的，有他的音樂辭典，他的樂譜，以及他關於藝術上的著作與事跡。就這一點兒，勉強總算是說明了他的思想與學力。現在再來說他的這部懺悔錄是本什

麼書。

這本書名是叫懺悔錄，其內容，其價值，實是無可比倫的一部書，盧騷自己說牠是一部良心的歷史（L'histoire de l'âme），所以就由他自己用了這個名稱表明了這部書罷。現在我卻要找一個名稱來表明他作這部書的行爲，以我看這簡直是一種『超人的表現』（L'apparition de Superhomme），人們或者以爲我說得太無邊際了，所以我應稍詳我說這話的理由。超人的事實，以進化說，本來無時不見有超人的現象，就以與盧騷同時而受他影響的，一位不大知名的朋拉兒先生，就說過一句超人的定意。他說：『超人就是超過人的能力與生業的人。』現在我敢來添一句：『掃除了人的一切污點的人。』至於超人的形像，將來進變到如何形式，我們有見於人類進化的遺跡，只好說：等我們死後尸體的細胞，由他次第一個一個的化生，一直化生到最末一個的時候，或者可以得見，現在卻不敢妄說。反之，我們看了人的腦筋，因其受了感觸，像蜘蛛網絲的從裏邊抽出來的進化絲條，日見其長而複雜了，這可說是件不可掩的事實。因之竟敢斷定一句：將來的超人，便是用他的科學與藝術，滿足他的需要與願望，掃淨人的污點的行爲，那時他

看我們今日的人，就與今日我們看狐狸豺狼一般的兩足圓毛動物系了。所以我敢說盧騷作這部書的行爲，是超人的表現。此外，再來一說盧騷及他這部書的影響。

盧騷的著作的影響，質言之，便是他的影響，最顯著的就是世界所有的共和國，都要算是受他的響影，若稍細一點說：雖一般哲人文士所受他的影響，其數更無窮盡，但大概而論，以德國往代的哲人，竟幾全受其薰陶，如康德，葛德，希勒；俄國的陶斯泰，則枕邊常置有盧騷的書籍，至於專言本書的影響，最明證的有：葛德的我的生活，陶斯泰的懺悔，克魯泡特金的自傳，這皆是受其影響的實證。以共和國而論，中國人已算是受其政治理想的影響，然而就中知其是個如何人的，恐怕還是極少數，有人說他作懺悔錄是自誇的行爲，不知盧騷一生的著作，從未由他自己出版過的。因此人們若對於他的爲人，要想了解，以及自己相信是要向超人路上走的人，都請耐性點將本書一讀！不過，我們讀到他說他的缺點的時候，卻不好用中國人的口頭禪，自卑而圖隱自污的說：盧騷「尙有此缺點，何況我輩呢！」讀到他的長處，便說：「我非盧騷，豈能作到呢！」那末，不獨他的本意未得了解，連那超人之路，更非我們所能夢想得見了！人們若是看到文字的費解，那

是譯者責任，至此便不得不略說翻譯的問題。

我翻譯這書，最初是研究法文起首的，過後因為興味漸濃，便不忍放棄，於是就翻成了這本書的。談到文字與譯才，我是極無能力的一個人，加以盧騷的文章的艱解，是世所共知的，試想以這件精細的工作，給了一個無能力的工人，焉得有好品出來罷！所以其中的錯誤必多，我說這話，並非有意自抑求揚的說法，實在是我的能力如此，若是有人願意指教，甚或至於指責，那真是我所求之不得的師友。我用譯的原書，是法國大學院一八一九年印行的藏版。所有名家雕刻的插畫，悉照原書，想使國人得見往代法國書籍之美，以及藉悉彼邦尊崇盧氏的一斑，惟不知翻印時的情形如何；書中的註解有少數是參照原書，其他大半是依照拉羅士大辭典，以及其他書籍，因昔日有見於日本書以及內國近今譯著，常有記音無義之詞，頗感不便，纔想要除去這點小事，豈知這事給了我竟成了大事，有時因一字的來歷竟費去數月的時間，在識者固不值一笑。參考的譯本，恰於出國時帶有大杉榮君所譯的日文本，我得益於他這部書確實不少。我譯的方法，既非直譯，亦非義譯，因為我不敢說何為直譯與義譯的界說，設使絕對的字比字的直譯，那簡直不會

有義意的，直等於未譯；至於義譯，若謂不字比字的直譯，便可以中文的組織，能達出原文的意思，我不敢說，能辦得到。因為無論文言與白話，皆與歐文的組織有異，人事上的習慣風俗，舉動行為，未而至於衣履色式，各不相類，加之，一言義譯，便是偏重中文文氣爲目標的，所以縱或弄得至好的，恐怕只能算是一種從原文上，略述大概的摘要而已。所以我此次的譯法，不願直譯與義譯的界說，只是儘可能做到的方法，逐句按照原文句法，湊成中文意思，存其相對的形義，說切實點，便是句法與文意，都求保其存真，譯文則力求其可懂，所以依嚴復先生的信達雅，勉強算是作了一點信達的功夫，至於雅字，無此本領，故未敢妄想。玄奘師的五不譯，我都轉而爲註了，就因力求其相對的存真。隋彥琛師的八備十條，除了第一備的：誠心受法，志在益人，我卻變而爲：滿心愛讀，志在求解。此外各備條皆不設資格。這種譯法，便是於信達的兩方面，皆力求其相對，所以就叫做相對的譯法。譯書的難處，我是承認，因爲古今中外，在譯著中能推得最好的本子，恐怕算是基督教的聖經了。豈知也有可笑的錯處（參看拉羅士大辭典）如創世記的第一章第二節的：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拉丁文是：Et spiritus Dei ferebatur super aquas 其實 Spiritus Dei

是希伯來人說狂風的意思；所以照理當譯爲：「並且有狂風吹在水面上。」還有馬太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節的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拉丁文是：*Facilius est Camelum per foramen acus transire, quam divitem intrare in regnum Caelorum* 這上的駱駝 (*Camelum*) 這個字，因爲從希臘文譯拉丁文的時候，將 *Kamilos* (纜繩) 弄錯而爲 *Kamelos* (駱駝)，所以使得二千多年的基督徒，拿着駱駝當纜繩的聖經，竟一本正經的講教理。法英文本，都依拉丁本譯的，所以都錯了，中國譯聖經的原本定是英文本，因爲「上帝的國」是英文本的譯句，拉丁與法文皆是：「天國。」我說的雖近笑話，豈知當時七十位賢人費了多大的勁，還是會錯誤，說到這兒，我對於我自己的怕有錯誤的恐慌，也稍有了一點安慰。這次因無時間多修改，有錯處，等到能有再版機會時校正。不過，我最對讀者抱歉的，就是未能上下兩卷同時出版，雖然，此書在最初出世的時候，也是分期出的，其間隔了七年，所以我們也當牠在中國是重出世罷！

懺悔錄上卷

目次

上册

第一章 一七二一—一七一九……………一

第二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一……………七四

第三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一……………一五〇

下册

第四章 一七三一—一七三二……………一

第五章 一七三二—一七三六……………七六

第六章 一七三六……………一六五

第一章 一七二一—一七二九

我來作一件創舉，質言之，是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事。我現在要向大家發表出一個完全真實的人，那末，這個人呢，就是所謂我。

惟我自己，我才知道我的心，也才認識一切的人。我這個人，不是像我所見的人們那樣所成就的；我也敢相信，我不是成就來像生存着的人們一樣。縱或我數不上好，至少我是與衆不同。假使這個大自然把他造我出來的模型毀壞了，人們要判斷是好是壞，一定要把我這書讀過之後才行。

至於那最後審判的喇叭，任牠在何時響起，我是隨響隨到，把這本書拿在手裏，那時我就直供於無上的審判之前。我高聲的說道：『那，這些是我所作的，這些是我所想的，這就我所有的一切。』我說到壞的事好的事，皆用一樣的誠實，對於壞事既不包蔽，好事也不張揚；或者有時遇到

一些無聊的飾詞，那也決無別意，不過是填補我記憶不足的空白罷了。總之，我自己能真實了，我所知道的也就真實，就不會有虛偽了。我發表我自己，要說得像過去的我一樣：那種時而輕薄卑劣，時而良善高潔的狀態；永遠存在的真實呀！我表白我的內心：一定要如你所見你自己的內心一樣。你集合我週圍同樣的無限的世人，讓他們來聽我的懺悔，讓他們來羞愧我的恥辱，讓他們來歎惜我的庸薄。等到輪到他們各班次的時候，也叫他們用同樣的誠實，第次一個一個的，在你的座前來吐露他們的良心；至到最後，看有那一個敢對你說一句：『我是比這個人優秀。』

我是一七二二年（註在日來佛，爲公民盧騷易沙氏及女公民柏娜緒森氏所生，所有一點有限的財產，要分給十五個孩子身上，所以分派到我父親的這一份，差不多已經是沒有東西了，他只有靠修鐘錶職業爲生，他的技藝倒是實在很精巧的。我的母親是柏娜牧師的女兒，她比較的是富一點；而且是很賢德很良善的，我父親娶她的時候，也不算不辛苦了。因爲他兩人的愛情，

（註）盧氏有些地方說他是生於一千七百一十二年七月四日，是錯誤了，其實是一千七百一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出世的。

好像是與生俱來的；自八歲到九歲的時候，他們每晚就一同在特愛地草原上散步；到了十歲，他們就格外不能離開。維繫着他們的，就是同情，實言之，便是精神的一致，於是因感情便發生出習慣了。他倆的性情生來是溫和可愛，與其謂他們是生來等待一種特別結合的時期出現，無寧謂這個時期，是等待着他們的自身，最後的結果，就是要等他倆互相灌注，互相容受他們各自的真心。若是這愛情的運命有了阻礙，他們只要增加他們各自的本真。這個青年的情郎，爲了他的戀人，無形的消瘦，於是他的戀人爲了使之解脫些苦楚，就勸他出外旅行，他就依了她，那知道不獨無效，反覺較前爲尤甚，並且格外忠實傾心的戀愛她，就容易經過了這種的情愁，他倆才得享其終身之愛；宣了永盟，於是連上天也好像代他們慶祝了。

我母親的兄弟柏娜甲白捏，同我父親的一個姊妹有了愛情；我的姑母就附了一個條件，要等我父親同他的妹妹（我母親）成了約，她才願意。等他們兩下的愛情都到了完滿的時間，於是這雙套頭的結婚，定在一天。如此，我的舅父就是我的姑丈，所以他們的兒女，同我是雙層頭的姑表姊妹，格外的親熱了許多。不到一年滿，雙方方面都抱了子女；不過就此他們又要離別了。

我的舅父本是一個工程師，他就到希臘王治下，及匈牙利的歐讓王子部下去服務了，並且爲了比爾甲德（註）的攻城戰，立了很大的功勞。我父親呢，等生了我的哥哥之後，就被召到君斯坦丁堡去做土耳其宮殿裏的鐘錶師。在他出外的當中，我那良善的母親，因她那天姿（盧騷自註）以及她那才能，就惹了好些人愛慕她。其中最獻殷勤的，要以法國公使克魯梳先生了。這位先生

（註）比爾甲德（Belgrade）是南歐洲一千二百年前古獨立國瀉百里（Serbrie）的首都，被土耳其佔領了，一千七百十七年被匈牙利名將王子歐讓氏克服過來的，不過後來又被土耳其奪回。此中最明確的論證，詳於巴塞荷維施（Pasarovitz）的書中（一千七百十八年）。

（盧自註）我母親的才能完全表現在她的容態上，她父親寵愛她得非常，所以對於她的教育非常注意，她能畫——能歌——能奏古琴——能做古文，並且長於很流暢的詩詞。下面這一段就是她在她良人論與她哥哥出外期間，她與她嫂嫂帶領着她們的孩子們散步的時候，因有人對於她們似有所感，她隨口作成的一點散詩。

這兩位出外的先生

我們親愛那些好模樣。

這是咱們的朋友，咱們的情郎；

Ces deux messieurs qui sont absents

Nous sont chers de bien des manières.

Ce sont nos amis, nos amants;

真可謂繫戀終身，一直到三十年後，等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談話間，還提到我母親；我母親因爲抵抗這種引誘，她的貞操格外堅強，對她良人的愛格外濃摯。後來她就促我父親回來，我父親也就拋棄了一切，即刻回轉了。我就是他回來的一個憂愁果子，經過了十個月，於是生出了既病且弱的我。一下地就換了我母親的生命，這就是我出生的第一不幸的事。(註)

我不知道我父親怎樣能忍耐着這樣的愁慘，不過我是知道他失掉了慰藉。他想到了她，就要看到我，終不能忘却了我是奪了她的她；他抱着我的時候，無一次我不感到他那種歎息，那種抖震，不過總知道他這種苦痛的遺憾，是混合着撫愛的，並且覺得這種撫愛是很溫慈的。有時他對我說：『讓嘉，我們來談談你母親的事罷！』我就對他說：『好呀！父親呀！不過回頭你又要哭出來的呀！』祇說了這一句話，他那眼淚就滾下來了。他就戰威威的說道：『滾！把她還把我！把她的』

~~~~~  
我們的丈夫，咱們的手足，

Ce sont nos maris et nos frères,

又是咱們那些兒子的父族。

Et les pères de nos enfants

(註) 盧騷的母親，剛在伯娜夫人(他的姑母兼舅母)家裏談話的時間，忽然遭了分娩的苦痛。

慰藉給把我！她丟在我心上的殘缺，還要她來填補呀！轉過來對我說：『我歡喜你！怎麼好像我只有你這一個兒子的樣子呀？』我父親雖是在我母親去世的四十年後，他才與他第二個婦人永別，但是前妻的名字總是不斷的掛在口上，就此可知其留在心坎裏的印象了。

像這樣造我生命的主宰，上天給他們一切的秉賦，只有那易動的情感，他們遺傳了我，在他們是幸福，在我就是不幸的永生。

我生出來就瘦弱的不堪，人們對於我發育是十分擔憂。這一條煩惱的根芽，（註一）隨着歲月的伸張，牠現在還繫在這裏的緣故，就是還要使之受其他的痛苦呢。我父親的一個小姊妹，是個很可愛很聰明的女子，她給我的恩惠是大極了，我的生命就是她撫養出來的。時間上我是寫到了這裏，但是她還很健康的存在着呢！現在已經八十歲了，她的丈夫比較的年紀小，不過因其沈於嗜酒，身子非常衰弱。『我的姑母呀！』（註二）我感激你撫養了我的生命，使我難堪的就

（註一）盧騷生來有祕尿病。

（註二）他這一個姑母的名字叫盧騷緒松（Suzon Rousseau），結婚後的姓氏是龔養玉夫人（Goncervé）。



是你給我前半生的恩惠，我不能在你的後半生報答你，還有我那卻克林乳母，她也是很精神強壯的存在。我初生的眼睛是她手開的，還希望她能用她的手來閉了我臨終的眼。

我的感覺是比思想先，這個本能是與人類同樣的，這是我比人格外有經驗的。五六歲的事我不知道了，我也知不到我怎樣去讀書；我只記得我第一次讀書時候的那些情境。從這個時期以後，不斷的自己的意識就發生了。我母親所遺下的一些小說，我父親同我每天一喫過了晚飯，我們很高興的就去讀了。起初本無問題，不過使我借着有趣味的書籍練習讀書；後來不久這裏頭的趣味，就很熱烈了，我們接二連三的繼續，於是通夜的就爲了這一件事了，讀完了一冊又一冊，終是不能停止。有時我父親聽見朝鳥的聲音，他就含着羞愧的說道：『我們睡罷，我簡直比你格外成了小孩子了！』

我在這短時間裏，從這不規則的辦法裏，所得着的一切，讀書固是——聽——讀——都極熟練，並且還得了種奇怪的知識，就是：在我年齡不應有的所謂情慾，實際上雖無所屬意，但是所有的情事是被我了解了，我雖一點不去想像，我會感覺，這種混雜的情緒，我屢屢經驗，牠倒並不

變亂我那未完成的理性。但是牠一點一點的漸漸形成我一種特別的性情，並且給我一種奇幻的人生概念，對於這種現象，雖用我的經驗和反省也絕不能醫好了。

(一七一九—一七三三)那些小說到了一七一九年的夏天都讀完了，到了冬季，又有了別的東西，看盡了我母親的藏書室，於是使用到我外祖父送來的他家圖書室的一部分了。好極了，就中見到許多的好書；他那圖書室是爲牧師以及那些大人物所成立的，因爲這是當時的一般騷人雅士的一種風氣。如素歐氏的教會與帝國史，\*一 波緒氏的世界歷史演講，\*二 布呂達克

\*1 素歐 (Sneur, 1606-1682) 爲法國著名教會史學家，當時爲一般人士所稱贊。他一生所著宗教史甚多，這本教會與帝國史，爲宗教史中之最忠實史書，自耶穌出生至十世紀爲止。書出於瑞士日來佛，時在一六七二年，書分六冊八冊兩種。世評該書之價值曰：「書爲著者真實之證。」其書之誠實可知了。

\*11 波緒 (Bossuet, 1627-1704) 法人，爲當時極有名之政治兼文學家，特長於祭文，故各國帝王之墓誌銘，爲其手著者不可勝數，而尤以此書爲當時馳名之書，衆評之爲「太子師」(Choiis Commne precection du dauphin)。

氏的名人傳記，\*三南立氏的凡利歷史，\*四娥味特氏的變態說，\*五馮得賴兒氏的世界，\*六

莫立愛氏的鬼語，\*七以及其他種種書籍，全送我父親作工的房裏來了，於是我就在我父親作

工的時間讀給他聽，在那個年紀總算是得到無窮的趣味，而尤以布呂達克的名人傳記爲最愛

\*三 布呂達克 (Plustarque, 45-ou 50) 曾求學雅典，旅行亞路埃及，爲羅馬皇阿德汗之師，後回雅典爲管理官，名人傳記一書，爲其特作。

\*四 凡利司爲意大利之名城，其美麗爲世界都邑之冠。南立氏 (Nani, 1616-1678) 爲意大利之史學家，生歿俱於是城，曾爲意特使於巴黎，後爲法國史官，歿於凡利司聖馬圖書館長之職，所謂凡利司歷史者，其年限只自一六一三年至一六七八年間之記事而已。

\*五 娥味特 (Ovide, 48 av.-16 ar.) 是拉丁之詩人，便體詩的專家，是羅馬有名詩人唯爾異爾，何納司等輩之友，在羅馬時代爲最有學識者，後因其理想新奇，不容於官，被逐放九年，逐病歿於放逐期間。

\*六 馮得賴爾 (Fontenelle, 1657-1757) 是法國十七世紀大文學家，是葛里賴依的姪子，葛氏是古代有名的法國戲曲家，馮氏曾爲科學院之永久祕書，世界一書，爲其著作中之名作。

\*七 莫立愛 (Molière, 1622-1673) 爲法國獨一無二的喜劇作劇家，著作極豐，當時之聲譽自不待說，即今日在戲曲界仍有雄厚勢力。

讀，不斷的讀來讀去，那種樂趣也就醫好了些我的小說，轉瞬間又愛讀亞日錫拉， \*八 布呂圖

\*九 亞里士的德， \*十 歐宏德特， \*十一 亞爾達門， \*十二 以及魯巴等人物所著書， \*十三 從這

\*八 亞日錫拉爲古代司霸之王 (roi de Sparte)，其一生征服波斯，以及希臘的仇敵極衆，極有勇氣。

\*九 布呂圖司 (Brutus Lucius Jancius) 是羅馬貴族革命的主腦，推倒王位，創立共和的先鋒。

\*十 亞里士的德 (Aridate) 古雅典的名人極多著述，當時世人固受其德行的薰陶，竟以其名作表正直人的意義。

\*十一 歐宏德特 (Orondate) 是一羅馬的名人。

\*十二 亞爾達門 (Artamène on grand Cyrus) 是法國女文學家史曲德系 (Madelaine de Scudery, 1667-1707) 所著的一部有名的長篇小說，現在雖無多人愛讀，然其大概而言，這書是一部研究十七世紀的婦女界的絕妙的作品，因爲書中對於婦女的情緒，婦女的德行，婦女的操切，一切皆無絲毫造作的盡情描寫出來的。

\*十三 魯巴[第二] (Jubu 2, 52 av-18 ar.) 是非洲漢溪塘王，他在那時是個極有學問的人，他最可敬的功績，就是介紹了他所管轄的野蠻民族的文化，他著了很多的歷史，哲學，古物學，自然史等等的書籍，古代的文人，以讀他的書籍，爲唯一職務。

些有興味的書籍裏，我們父子間爲着這些東西發生了許多的談論，自此便養成愛自由愛共和的精神。我那倔強自尊的性質，耐不得壓迫，因之我一生的苦惱，就在這種心地裏頭，不過最少對於我一生也加增了些奮發氣，不斷的從事於羅馬雅典的一切。說有趣一點，就是與偉人們接觸，可說我是個生成的共和的人民，加之又是個極有情於國家的父親所生的體，如是焉有不受薰陶得成了他的一個模範呢。那時我自己好像成了羅馬同希臘人的樣子；我因爲讀了那些傳記，自己簡直就好像變成那些主人翁了：談到那些堅忍勇敢的激語，自己的眼睛都被激的發了光，聲音也就壯起來了。有一天我與大家議論謝無難（註）的奇事，大家這時被我嚇壞了，因爲看見我爲着表現他那種勇敢的舉動，大意把手放在火爐上去了。

~~~~~  
（註）謝無難（Mucius Scaevola）聖賢傳上說他是羅馬的市民，當到埃特魯奇民族（Etruria）第五〇七次侵

占羅馬的時候，他去謀刺埃特魯奇王，因爲認錯了，將他的祕書刺死，後來他被審問於王前的時候，他不怕苦痛死亡，他就將手放在火盆燒，雖一聲也不響，自此便傳出謝無難的名。今人叫「左手上前的人」就呼之爲謝無難。

我哥哥的年紀只比我大七歲，學我父親的職業。大家對我愛的重些，他便覺得失歡了一點，我不贊成有這樣的現象。這種失歡，是由教育上來的，他因為沾染墮落的影響，依歲月的增進，於是就成功了真實的墮落人了。後來送到別的師傅家去學，還是同在家裏的時候一樣的躲避。我差不多總看不見他，即或會見了的時候，我也同他講些趣味的事，但是我不願意他那樣愛我，因為他那種的愛，好像那頑童歡喜什麼東西的愛。我記得有一次，我父親發怒，嚴酷的責罰我哥哥，我自己拼命的站在他們中間，出力的靠住我哥哥，並且把自己的身子遮着他，替他挨打。我用這種很情急的樣子，想我父親容赦他，那時因為我又哭又叫，他又怕打壞了我，才算停止了。後來我哥哥格外壞了，他逃遁的完全看不見，過些時候有人在德國看見他，雖一次信都未來過，從那時起再也見不到他了；因為這個緣故，我父親只剩我一個單獨的兒子。

這個可憐的青年，是被教養荒疏了的，他不能如他的兄弟一樣了；我幼年時代的待遇，恐怕雖是王侯公子也沒有那種的精心撫育，無處不受人環繞寵愛，並且總是受極濃厚的待遇，從未受過冷淡的，即或到家門口去的時候，總不讓我單獨去過，也不肯讓我單獨到街上去同別的小

孩子們玩耍。對於我的古怪脾氣，絕不加以壓迫，也不要我認錯，總是消滅於無形，所以我的性格，全是由單獨的教育發生出來的。年齡相應的缺點，我也有過；如饒舌，貪食，以及虛偽等等。我也曾偷藏水果哪，糖哪，及其他食物；但是極不歡喜使壞——損害——加罪於別人，也不願逼迫畜牲。我記得有一次，我撒了一次小便在那個鄰居的鍋裏，這位婆婆叫做克羅，因為她到教堂做禱告去了。我懺悔到這裏，我自己都覺得好笑；因為那個老婆婆的爲人，是再好沒有的，不過口上老是咕哩咕嚕，所以我總懷恨着她。完了，這就是我小時的一點點實在壞事的歷史。

我的環境是頂好的社會，目所見的全是很和愛的週圍，試問我怎樣會成不好的人呢？我的父親，姑母，乳母，親戚，朋友，鄰里，以及所有的週圍，簡單的說，雖不是順從我，但是圍歡我，總是愛我；我呢，也是同樣的歡喜他們，我的意志上是很少刺激的，也很少有反感的，所以我精神上向無苦楚，我能發誓的說：我一直到在教師的管轄之下的時候，我簡直不知道什麼叫做肆意行爲。我除了在我父親旁邊讀書寫字以外，或者是我乳母帶我去散步；餘下我同我姑母在一處，看她刺繡，聽她唱歌，或在她旁邊站站坐坐；我是非常快樂的。她那種爽快——慈和——愉悅的形容，使我

印像得很深，她那模樣，以及那凝視的態度，此刻還像顯在我眼前似的：我還記得她那溫和的說話；我說到她的裝束，我總忘不了那掛在她兩頰上的兩鬢烏滴滴的頭髮，那種形式，在那時也算是最流行的時裝。

我要推想起來，我對於音樂的嗜好，同愛音樂的熱心，應該從她那時就開始了。然而實際一直到了很久很久的時候，才發現出來。我姑母曉得很多絕妙歌曲的調子，她用那極和緩的仄音唱奏。這樣雅潔的女子，生了一種極爽快的性情，所有她自身的以及別人的憂鬱氣像，都能被牠溶化於無形，她唱奏的趣味不獨使我愉樂，並且永遠存留在記憶中間，當時所有的事物，現在雖完全消失了，但是這一件事，從小一直到現在，總忘却不了，自己回想一下，我已經老到如此，還有這樣一種興味，我自己都解釋不了。我自己有時莫明其妙的好像小孩子一樣的流下淚來，暗地裏用這微弱顫威的聲音，背誦一個曲子，人家知不到原由，說我這樣衰老的人，還煩惱苦楚些什麼？這些歌裏，只有一個，我完全記得牠的調子，不過第二段的詞句，因為我拼命的追想那曲趣，所以想不起詞句了，並且連韻也記混亂了！好！雖然韻是混亂了，也把牠寫出來，可惜記憶不完全了。

Tircis, je n'ose

Ecouter ton chalumeau

Sous l'ormeau;

Car on en cause

Déjà dans notre hameau

.....

.....un berger

.....s'engager

.....sans danger;

Et toujours l'épine est sous la rose.

我自己思索，這個歌究竟在什麼地方使我發生這種興趣：這不過因爲是一個衝動，但是這個衝動，我完全解釋不了；其實就是因爲這些歌曲，使我一點也思索不出來，所以到後來，沒有東

西能阻得住我的眼淚了。爲了這件事，何止寄了數百次信到巴黎，要想搜索那殘餘的詞句，希望還有什麼人能令我滿足了這望想。我簡直敢決定，假使就有人能唱這個歌曲，但是那趣味，一定比較我那可愛的姑母要少了一半。

（註）盧騷所記憶不出的那段歌詞後人代他補全了，這曲是十七世紀的一個不知名的文學家作的求婚歌。

Tircis, je n'ose

Un coeur S'expose

Ecouter ton chalumau

A trop S'engager

Sous l'orneau;

Car on en cause

Avec un berger;

Déjà dans notre hameau.

Et toujours l'épine est Sous la rose.

（註釋）狄孩細，我不敢無心無意的

來諦聽你的悠揚短笛；

一顆心兒是傾露出

太多的纏綿相許

因爲我們的村中

同着一個牧童兒；

早有人談說這事體。

時常的有刺兒長在薔薇花底。

如此，這就是我入世的最初的情感了。於是我的心，在我的裏面開始表現，以及養成牠那種一時尊大，一時溫和的狀態。我那懦弱的性格，有時也會剛強，總之是浮沈於柔弱——果敢——放蕩——節操的中間，始終使我成了一個矛盾的自我，同時那節慾——貪享——愉樂——謹慎等等的心理同樣的湧現出來。

我教育的進程中，因了一件不測的事情，就終斷了，所以我一生受了很大的影響。就是因為我父親與一個姓過第埃的發生了一件糾葛，這個人是法國的軍官，並且與議會裏的一個什麼人有親戚的，他是很無禮放蕩的一個人，報我父親的仇，訴我父親白晝在大路持刀的罪，要把他送到監裏去。我父親就反訴了他，要依照法律手續原告也應當一同監禁。後來終究無效，他也很願意離開日來佛的，爲了他的名譽與自由，退讓的解決，他就到異域去度他的殘年了。

那時我就在舅父柏娜教導之下了。他當時服務在日來佛的築城工事，他的長女死了，還有一個與我同年的兒子，他把我們倆一齊送到波賽（註）去，寄宿在牧師蘭柏錫先生家裏，學習拉

（註）波賽（Bossey）是高沙佛霍縣的一個村子。

丁文及種種煩雜的東西，因為這都是教育所不可少的課程。

在這村上過了兩年，倒使我染了些羅馬的粗暴習氣，好像恢復到兒童的狀態。在日來佛無人壓迫我，我倒很愛用功讀書；就好像我個人的樂趣一樣：在波賽這種功課使我願遊戲，於是就想頑皮了。田野是這樣的對我有趣，我也不忍把這種享受丟開，我對田野的趣味是這麼樣的濃厚，所以那趣味也不能自消，我過去的一切幸福日子的紀念，令我追憶牠存留在一切年齡上的樂趣，簡直令我希望牠還能現出來的樣子。蘭柏錫先生是一個很有知識的人，他總不懈怠我們的教育，也不使我們功課過重。他是很有點道理，像我這樣最反對壓迫的人，我從來想到求學時，間發生有惡感，雖然在他那裏並未學到什麼東西，但是我從他所學到的卻絲毫不覺其苦，並且也一點沒有忘記，這就是一個證據。

在這種簡單的田野生活，使我對於友誼的胸襟開了不少，這種益處真是無窮盡。到了這個時期，我只知道這種感情是高尙的，然仍不過是在想像中而已。這種共同生活的習慣，是聯結我與我表兄一齊在一種安靜的狀態之下，不多時，我同他互相的感情，比較我們親兄弟間的親熱

還要厚得多，並且那種愛力，也永不減退的。我表兄是很瘦很長的柔弱的身體，是一個很意軟的青年，在房間內的時間，他不喜歡人對他嬉戲，消耗他的正事，倒真是像我教導人的兒子。我們的做事，我們的愉樂，連我們的嗜好，都是相同的：加之我們兩個人，年紀又相同，剛剛我們又互相很熱望的要得個朋友；假使我們離開一刻，我們就覺得無所是從了。我同他的親熱的情感，雖沒有什麼機會特別表現，但是很熱切的；並且不獨一刻不能離開，我們心上也絕對的想不到我們要離開的事情，我們倆都有一種禮讓的精神，雖在遊樂的時間，若是誰不願意了，決意不勉強一點的，所以總是始終如一的。因此兩下因為這種互相的關係，就維繫住我們了，在外面看起來是我表兄比我占先一點，但是單獨我們兩人的時候，我又比他強一點，剛剛可以保持平衡。在我們用功的中間，他默書的時候，我在旁邊提着他，我作好我的課題，我就幫他作他的；在遊戲的時候，我的興味比他活潑些，常常是我主動的。始終我們的性情是非常相得，我們的友愛，維繫我們非常誠實，在波賽與日來佛的五年中間，我們幾乎不能分離，我自認也時常會打架，但絕沒有發生分離的心理，也絕沒有爭鬪過了一刻鐘的長久，也沒有過互相因反對就出言譏謗那一個的，這些

雖是一點小事，抑或是兒童生活中的一個特別例。

在波賽的生活狀況，如此的適宜，只要再過長久一點，就會無形的固定了我的性質，所有那溫和——親熱——安靜的情感，牠是一直貫徹到底的。我相信我們同類中的個體，沒有一個，他生來的虛榮心，就比我是輕些的。我爲這種勢力所驅，興奮得我一刻很高尚，一刻又復到我素性頹衰的氣像，我能得愛於親近我的人們，是我生平熱望中之最高的心願。我是很溫和的，我表兄也是的；教導我們的人也是很和藹的，在這完全的兩年中間，我沒有見到一個暴怒情感的對象，我心上一切的氣像，皆從自然上得來的。我見得人們歡愛我，同歡愛一切的事物，我分別不出那一種是有趣些。我常常記得在禮拜堂裏，問答教義的時候，當到我遇着了躊躇的地方，對着蘭柏錫女士的面上看着，顯出那種不安的苦惱的樣子，是使我再難受沒有的了。這種苦楚比在大衆面前受羞恥，還要難堪，當其時我是非常受感觸的；因爲誇獎的事，是覺不了什麼。但是羞辱令我特別的感動，我在這兒可以說一句，我只求蘭柏錫女士的譴責，寧願其多使我苦楚，少令我恐怖。蘭柏錫女士雖也是用的嚴緊，卻不比她兄弟的方法加甚，這種嚴緊雖很厲害，然總是很正

常的，沒有一點意氣用事，我雖覺其苦惱，但是總不生一點反抗的念頭，我寧願受責罰，卻受不起那種厭棄不滿意的冷淡，這種對待比死刑的苦痛，還要難受，雖然凡事對我須明白教正，是件難事，但是一定要如此才好。人們若是對於這種絕不明顯的，粗劣懲戒的惡影響，已經覺得是不對，就應當於青年教育上，要改變方法呀！人們對於我所受的那種普通有害的先例，也應當把牠消除了才是，因為這就是一個大大的教訓。

蘭柏錫女士對於我們的親切，同一個母親一樣，她也曾用威權，她使用的時候，就是在我們弄出當受那種小孩子的處罰的時間，她用恫嚇方法，是够長久的時期，而這種懲戒的恫嚇，對我總是一些新花樣的，使人非常惶恐，不過及至執行了之後，倒不覺得有如在那兒希望其不執行的那種惶恐的苦痛；最奇怪的，就是這種懲戒只要經久一點，牠就使我對牠忘卻了，這就是因為她那真實的熱誠，同我的氣質和靄的原因，抑制着對於這種誠實的教導，不發生反抗。加之我凡在苦痛的中間，以及在羞恥的時候，都有一種妄念含在裏頭，因為這種妄念，比懼怕及苦痛還要強，所以使我願受這種樣的手的責罰。這個原因無須說的，就因我含着早熟性的衝動在裏頭，所以

雖是同樣的責罰，受她兄弟的時候，令我一點也不發生趣味，從氣質上，牠既如此，變易了方式，就無十分的怕懼心；因此，使我能制止我應矯正的事，除了恐怕蘭柏錫女士動氣的一條，沒有他法了；推原其故，就是這種親切的勢力維護住我，並且所有的情慾，就是從牠發生的，從此我心上就有了這情慾發生的原則。

重復犯過，是我無可避免的事，每爲無罪而罰的，質言之，並不是我有意而犯的。不過我也能心氣平和的領受，這種反復的懲戒，後來也就不用了，因爲蘭柏錫女士好像對於懲戒的一點，已經覺察了，於她的教育不是要點，已經表示廢止了，因爲責罰的時候，也使她太辛苦。我們後來居然得在她房裏睡，到冬天時就在她牀上睡過了幾天，她又把我們放到一間別的房子去睡，現在我是很榮幸的，已由她保育到成了個人了。

誰能相信得過，這種上三十歲女子的手，打到八歲孩子身上的懲戒，就能決定我的趣旨，我的願望，我的情緒，一直到我的終身，於是就能把這自然生成的情感，做成一個正反對的結果麼？在那個時間，我所有的感覺都發動了，我的一切望想也就完全因之變換，不過這種望想是限於

自己所經驗過的裏面，總沒有思索到其他的事上去。混合在熱血中的慾念，也可說是與生俱來。我的體質雖是顯現得很冷淡很遲緩的發育，但是在年齡上應有的一切污點，我是完全保有的。無緣故的苦痛了很久，從我那火樣的眼睛上貪愛那些美人，想像中不斷的描寫，在我理想中作爲對像的，偏偏是蘭柏錫女士可以替代了一切。

後來雖是過了發育時期，這種奇怪的意趣，牠仍是固結着引導我亂性，甚至於起異常的狀態，並且好像勢必要剝奪我所保持着的純潔品行。假使要說世間的教導是禮讓的，是貞操的，這樣的確確的是我所感受着的。我的三個姑母，在女人中不獨要算是一個賢德的模範，但這種賢德的美德，在婦女們已老早不識其爲何物了。我的父親是一個很有興味的人，但是有些守舊，在他所愛的婦人的面前，都不能自由的談話，只要一開口，就如個處女般的羞赤了面，也不要舉遠例，就以在家的時候，雖在我的面前，也一定有對小孩子的一種禮讓。在蘭柏錫先生家裏，對於這一點我覺得也是不差分毫，有一次，一個很能做事的女工，因她在我們面前說出了一句帶嬉笑的話，就被停了工。我一直到了相當的年齡，對於兩性結合，不獨沒有存一種明瞭的意念，並且

這種混雜的意念，總令我對之發生一種厭惡的，無興味的想像，我見到公娼的一次醜事，那種印像是永不能消滅的。可謂無可輕視的——無廉恥的——一種不堪看的——放蕩行爲，我所以覺觸如此之甚的道理，就是因爲我的厭棄的心理，所以會覺得如此的。有一天，到一條叫做沙連街的背街，見兩邊有小地洞，有人對我說：是有人在那兒亂雜的。我所見的一切，每一想及，就覺得那些禽獸的印象，常在我的精神上，並且很受刺激的。

這先入的教訓，本來是第一帶有猛烈的刺激性，如我前面說過的，我是最易被慾感牽動的，這可算是加上一層助力了。我心裏雖是熱血奔騰的煩擾，在我所感觸的裏頭揣想，但我實際上并無若何的望想，要求那揣想的實現，也決未去過這種像人家告訴我所討厭的場所，不過我也決沒有留神到這種念頭，是有這麼大的牽引力。在這種可笑的夢景裏，在這種戀愛的熱狂當中，雖有時也使我發生一種無理解的行爲，精神射到一種異性的安慰，但決沒有想到一個誰何，是適合我所熱望的。

如上所說的種種，我雖是一個極熱烈的，極放蕩的，極早熟的一種體質，然我不獨過了發育

的年齡之後，沒有慾情的望想，並且覺得除掉從蘭柏錫女士發生的那種極無意義的感想之外，覺不出一點其他的趣味，到後來，年歲的進行把我成了一個大人的時候，這種兒童的興趣，表面上好像消滅了，其實一方面又聯合了其他的趣味了。總之，不能因感觸就散失我的一切熱烈的望想。這種的僻性，是天生來的薄弱，這種薄弱，就使我缺乏了一種敢說敢爲的勇氣，總常常令我不大敢去接近異性的心理。這種僻性，並不是只望借其他享樂的表面，就算終極，即使獲得了，還奪不了牠的志願，因爲表面與實質是不能一致的。所以我最喜歡在那些我所愛的人們旁邊，使我含蓄住渴望，在那裏過生涯，是最有趣了。口裏頭不敢說出自己的念頭，但是爲着這念頭，至少就是樂於交際的，這交際裏就令我含住這種意思了。我最快樂的事就是屈膝於不可抗的情人面前，順從她的命令，受她詰問的原諒，我那活潑的念想，牠激刺我的心血愈厲害，我愈現出那柔情的樣子出來，在他人以爲這樣的垂情，不獨無十分的效力，並且也轉移不動對方的本真，在我並不是一定要在我的方法上求樂，不過要保存這種精神的印像就是了。就以上的種種，像我這種薄弱的氣質，空幻的精神，再加以純粹的情感，以及相當的習慣，所感覺的已是如此，若是再要

不顧所謂顏面，恐怕一定要沈淪於極不堪的狀況了。

我已在我懺悔錄中的一切卑污的暗室中間，走出了一條路徑。是難發表的事不在萬惡無道的罪惡，是在被人嘲笑羞辱的事，從起頭一直到現在，完全是我自己的一切；向後去，我格外敢說了，一點沒有阻礙了。人們都知道的，對於其他同樣的表白，是有多麼困苦呵！例如對於我一生的經過，有時遇到我所親愛的人事，被那種感情的情慾遮沒了許多，並且被這種情慾，激刺我的眼睛都減少了視力，耳朵都減少了聽力，知覺都失了，並且連週身各部分的肌肉也收縮的抖戰起來。我在那極親密的時候，以及在從她們身上有所歎息的時候，都沒有法子能得到可以表白的材料，所以我只有一個唯一的機會，就是失寵於別人的時候，這種機會，除了我在兒童時代的，有一位同年的女友，她總算做成了第一次的破題兒。

回想到這種可愛的最初期的事跡，我覺得所有那裏面的分子，好像總覺有些矛盾，因為牠不是由簡單唯一的結果力所集成；並且我又從其他方面的覺察，還有些事實的表面是相同的，集合亦有一個一定的情況，但其成立是從極差別的組織來的，在這種的事實裏，決想不出有個

能相同的證明。譬如我這最強烈的精神原動力，與那循環於血裏的淫佚——懦弱，皆是浸溶於同一源泉，這是誰能相信呢！人們不要離開了我說到這裏來的主旨，大家自然會看出一個很有分別的感想出來的。

一天我在一個靠近廚房的房間裏讀書，一個傭人就把蘭柏錫女士裝飾的梳子，放在暖爐板上來烘乾，等她來收的時候，那裏知道，內中有一把，一邊的齒完全都斷了，這事對誰去問這個損失呢？剛剛除我之外沒有別人進這間房，所以大家來質問我，我就否認我去摸過那把梳子。蘭柏錫兄妹兩個，一致的來詰問我，誘說——脅迫——恫嚇我，我絕對的堅決否認，這次譴責是非常嚴重，因為蘭柏錫女士以為這事雖是第一次的過失，但不應如此強硬的抵抗，並且如此大膽偽言，這事所以重大了，她要論事體的質量來處置我。照理說起來，調乖，偽言，偏執，其實均應得同等處罰；但是這次的責罰，蘭柏錫女士她自己不執行了，不知誰寫了一封信給我舅父，他就來了，於是我那可憐的表兄也受到一頓別的不輕於我的責罰，我們倆就受了這樣的冤枉。這位蘭柏錫女士是個非常的人物，於是在我們這掃興的中間，想搜尋一點慰藉，豈知在我這變態的感情

中，完全生不出效力，所以他們也就任我們休息了很久的時間。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棄不了他們所要求我的供狀，後來我又經過好多回底艱苦的狀態，但是我始終是堅決不撓，我對於這件事已經決定，雖至死也不移動的，這種壓力，究竟還是屈服於這個兒童底魔力的頑強之下，因為他們沒有方法能移動我的堅忍。到後來，我才出了這種片段不幸的苦況，還是我得了勝利。

這件事，已是去今將近五十年的一件荒唐事，現在我再也不怕有這種同樣的處罰了，不過我對天也可以表白我是無罪，因為我絕沒有去弄壞，以及摸到那把梳子，我也沒有近到那暖爐去，所以我再也不抱這種積悶了。人們豈不要問我這件損害的事，究竟是怎樣的？我只好說是不知道，並且連這事的原因，也不知道；我所絕對曉得的，我是對於這件事無罪就是了。

在一個生性有一種溫和的，以及愛羞恥的性格，不過在感情裏帶着一點熱烈，倔強，傲慢的一個小孩子，一直是被理性壓制着，被溫和處理着，所謂公正，所謂世事；他還沒有一個正確的辨別理想，於是他倒飽嘗了他最初所親愛的，所尊敬的一部分人的這樣恐嚇，在理想上是有多麼

顛倒在感想上是有多麼混亂！在他的心裏，在他的腦裏，以及在他這可憐的智識生活裏，道德生活裏，是有怎樣的混亂顛倒呵！我所說的一切人們，假使以為對於矯正兒童還認是可能的，在我就覺得不適當，因為我是受過的，所以這一點極微的印象，在我身上，還是與時俱續的存在呢。

我當時對於感想外界如何加罪於我，以及如何就客觀的處理我自己，諸如這種理想，我還不够程度，我只據守我的主觀，於是我所感觸最甚的，要以那未犯而獲罪的，可怕的懲戒的殘酷情形。身體的痛苦，雖然很重，倒並不覺得甚麼，而感想上全覺得些反感，以及憤怒絕望的心理。我的表兄幾乎也與我同樣的情況，他有時受到一種似故意而實是忽略的責罰，他那種憤恨也是同我一樣的，有時激發的也是與我一致的調頭，我們兩人睡在一張牀上，兩個人抱着頸子，好像抽筋的震動，我們鬱悶得厲害的時候，於是我們那幼小的心，牠就會吐出那憤氣來，作一點舒服了。我們倆站在牀上，盡我們的力量之所有，拼命叫數百聲的劊子手！劊子手！劊子手！

我寫到這裏，我的血脈好像還向上湧着似的，這種的狀況，我雖活到千萬年，牠恐怕還是存在的，這個激烈不正的初期感覺，在我的精神上，因之所有的觀念，總是引誘我向這最初的情緒

上走，並且這種感覺既在牠的根原上與我有了關聯，於是牠的自身也格外的堅固了。所以牠就如此消散我爲人的一切興趣，因之我心上的想像底傾向，總是向到所有這樣不正當舉動底趣味上跑，牠奔放在任何目標，或是任何場所，其結果還是好像權在我身上一樣。我讀書讀到那兇悍君主的殘酷情形，以及那機巧奸惡的教士做偽的地方，我的感情，因爲對於這種惡劣感覺受刺激的，何止幾千百次。我時常見到一種畜牲被人家逼迫的情狀：如一個雞，一匹牛，或是一隻狗被人家衝了一塊石頭，或是被追逐的苦況，我自己就會代牠當心的，發出了汗，這種情況特別的容易感觸些。這種行爲我想恐怕是我天生的性情。不過這種初期的深感能令我這樣深刻的紀念，而這麼長的時間，竟這麼堅實的聯結着，牠的力量不能說是不大了。

這上面的就是我完全兒童時代生活的終極，過此我再也享不到這種純潔的幸福了。就是到現在我還追想着那不能再來的兒童時代的可羨慕的紀念。後來我們又到波賽住了幾個月，他們招待我們，雖像對待人祖第一人，還在天堂裏的一樣，只有享福就是了。在表面上的態度好像還是一樣，但實際上完全變了方式了，我們相互間的感情，尊敬心，親密的感覺，以及信仰心等，

已經不能聯繫在我們師生之間了，我們心裏也沒有像從前視他們如神聖的心理了。我們也減少了作錯事的羞恥心，對於受指責的事，格外的怕懼，從此我們就開始會遮蓋，會反抗，以及做偽等等的行爲。各種應年齡的缺點，都來損害我們純潔的素質，對於遊戲也覺得害羞了。同樣的田園，在我們眼睛裏，也失却了牠那種樸素甘甜的引誘力，也不如前此的向我們心上透入了，牠對於我們好像現一種荒蕪幽空的樣子，好像有了一層幕子對我們遮住了。牠那種優美了。我們也停止了耕種那小園子的花兒，草兒，也不再不去扒一扒地，也不嘈雜的叫着；我們種的稻子就要出來了。我們自己固然是無意這種生活，人家也不願意我們了，我舅父就把我們帶回家，於是我們就與蘭柏錫兄妹分別了，雙方面都覺有厭倦的態度，所以大家離開，也不覺得十分難捨的樣子。

自從我離開波賽到現在，雖已將近三十年，但總沒有回想到那地方有覺得快感的。不過自從壯年過去，逐漸向老年裏進行，別的事跡雖都消失了，但是有一點紀念倒在我感想中復蘇起來了，並且這種怪事，牠在我的記憶裏，一天一天的增加，牠那不可思議的勢力，像這樣已過的生

活感情，好像我又從新把牠從頭轉了回來的樣子，在當時發生的那些極小的事件，其所以能令

我發生興味的，就是因為牠出於那個時候的道理，空間時間以及人事的種種狀態，現在我統統的想了起來。如想到那男的或是女的僕人在屋子裏打掃，忽然的有個燕子從窗子口飛了進來，還有我在那裏默着我的功課的時候，一個蒼蠅歇在我手上來的等等情形，就同在我眼前一樣。那房子裏的一切的裝飾，以及我們在那裏的狀況，現在我還同置身其間的一樣。在右邊的蘭柏錫先生的那間書房裏，有張木板畫，上面畫的盡是些歷代法王，那個晴雨表，以及那個大日曆，一都好像在我的眼睛裏。滿園子的覆盆子樹，這座房子就在園子的後面，有太陽的時候，那些覆盆子樹就把窗子遮在牠蔭子裏去，有時那些影子簡直就跑到屋子裏來了。我很知道讀者諸君，無甚必要，要知道這些事，但是我爲着些事的要求，一定要對諸君說的，既是如此，爲何不敢對諸讀者說出這幸福時間的種種逸事，並且我想那時的情形，禁不住的快樂得週身都震動！譬如有五六件特別的，去了五件，只說一件，看起來人們總能容許我慢慢兒說的，其實就是一件，也就可以舒慰我的情趣了。

設使專爲滿意諸位起見，我當說見到蘭柏錫女士的一件事，作起頭，有一次她因不小心，翻

了個筋斗跌在牧場的地下，剛剛直條條的倒在那掛沙田野（Sardaigne 古時意大利王）王的像的廊簷下。不過這個筋斗，要讓我在那土堆上胡桃樹下翻的話，也不知道要有多麼有趣呢！可惜這樣一來，我只好做了個旁觀的人物。但是我可憑良心的說，我絲毫不曾覺得有好笑的意思，即或這事本是可笑，因為這樣意外的事，出於我愛之如母親的，或者還要更甚一籌的人身上，使我驚嚇的也來不及，怎樣會發笑罷！

咳！諸君！你們一定要爲這句胡桃樹的說話，引出了好奇心呀！但是後來諸位聽了這件可怕的慘事，看看能不能禁得住你們自己的戰慄呵。

在園門外，近門的右手，有一個土堆，大家到了下午，常常到那上面去坐坐，不過那上面一點樹蔭也沒有，因此蘭柏錫先生就種一棵胡桃樹在那裏。這一個植樹也有典禮，於是我們兩個住宿生，就做了主禮人，當人家在那裏擁土的時候，我們兩人各用一個手撐住那棵樹，口裏唱着凱旋歌，爲着要便於澆水的緣故，把那樹根的周圍，做成一種戲盤的形式，我們每天很熱心的去看澆水，我們兩人就從一種很自然的意志裏想定了一件事體，就是要在這出路的地方插一個

旗子，覺得比在土堆上栽棵樹是格外的好看，並且我們定奪了這種的榮譽，決無別人能分享的。爲了這個原故，我們先就折了一條小柳樹的嫩枝，我就把牠種在這土堆上，離開那棵神聖不可侵犯的胡桃樹有十步八步的樣子。我們也不遺忘的，把我們的樹根做一個凹塘，不過要灌溉牠，就有了一個困難，因爲水要從很遠的地方才拿得來，並且大人也不許我們跑去拿。但是我們的這棵樹，無論何時一定是要澆水的，於是我們用盡偷天換日的方法，就澆了好些日子。用這樣的辦法，倒也弄得很好，不覺得的也就把牠弄活了，並且也長出小葉子來了，從此我們時時去量牠的增長，我們這兩個癡人，樹還沒到一尺高，就想着牠不久就會替我們遮蔭了。

假使爲着這棵樹，我們專心去栽培牠，就要把我們所操練的，所學習的一齊都要忘却，竟會弄到同沒有讀書的時候一樣了，到此時任誰還不知道我們做了這件事，設使一天發覺，就要監督我們格外比從前嚴密了。但是我們眼看着牠即時就要乾死，到後來究竟還是發生工事的母——「需要」促醒了我們發明一個保險這樹不得死的方法，這個法子就是在地下做一條暗溝，由這條溝暗暗的導水到這條小柳樹下面來，這水的來源，就是接到那胡桃樹，人家澆水的

時候，我們的樹就從此也可以得到一部分。這一件發明的事業，雖是熱心的實行，第一次也未得成功，因為我們做壞了那條槽子，水一點也不流，兩邊的土自己滾下來塞閉了道子，入口的地方又填滿拉雜，水完全流到別處去了。雖是如此，但我們一點也不灰心，所謂堅忍的努力，戰勝一切，（註）於是我們就把地面同樹根的池子，格外掘深些，便於流水，另外再把些木箱底劈成小窄板子，於是把牠一塊一塊的次第平放起來，再用別的板子搭成尖角，作為兩邊的牆子，架在已鋪好的平板上，就成一個三角形的水溝了。再用薄木片插在那溝口，做成柵欄的樣子，防住泥沙，使牠不致把水道汙滯了，然後很注意的把土再蓋上，並且拿腳把牠踏的很緊，在一天裏完全做好了，那時我們在一種希望的憂慮狀態中間，等待着澆水的時間。在這時候，就好像經過了一百年似的，好容易澆水的時候到了；蘭柏錫先生來到做他例行的工事，這時候我們跟在他的後邊，因為

（註）堅忍的努力，戰勝一切（*Labor omnia vincit improbus*）是拉丁斐日爾（*Virgile*）詩人所作的『農事勞動』（*Georgique*）的四言專門詩，第一章第一百七十五首。

要遮住我們的這棵樹，不使他看見，總算萬幸，他剛剛到了那裏，就回轉頭背向着這棵樹。

只有澆第一桶水的時候，是大告成功。那時我們最初看到水流在我們樹根的池子裏去，在這情形裏的時候，謹慎就不在我們心上了；不知不覺的因為得意的踴躍，就叫喚起來，因之就把蘭柏錫先生引回了頭，於是出了一件大事。因為他正在那裏高興的看那胡桃樹下的地是怎樣的好，怎樣的乾涸吸收着水。忽然觸到視線看見那水分到兩個樹根下去了，他就叫起來，看見一件竊案，即刻去拿了一把鋤頭，就鋤了一下，把我們鋪的木板打飛了兩三塊，並且滿口的叫着，一條水溝！一條水溝！他用那無情的鋤頭一齊鋤得精光，這個印像我同我表兄的心上都感覺得很深刻。在這時候所有的板子，溝，樹下的池子，小柳樹，一齊都破壞完了，都掘光了，一點也沒有了，在這樣可怕的掃興的當中，沒有一個人說出一句別的話來，只有他不停口的說來說去的叫着——一條水溝！已經破壞完了，他還叫着——一條水溝！一條水溝！

大家以為這件事發生了，這兩個小工程師一定要遭到很厲害的痛苦了，誰知道，就是這樣，就算了終結。蘭柏錫先生絕沒有說過一句責罰的話，也沒有對我們放出那難堪的顏色；並且永

不提到這件事了。隔了沒有多時，我們聽見蘭柏錫先生在他妹子的面前大笑，不過這個笑聲覺得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於是這件事我們也就不再去驚心吊魄了，總算是經過第一次的了解的過程，我們也就不像最初那樣愁悶了。我們後來就是種到別的樹的時候，我們總是回想到從前的那個慘劇，令我們記念最深的，就是那……一條水溝！一條水溝！一直到我發生那自尊心的。一刻好像是亞里士的德一刻又像布呂圖司的時候。這種最初期的虛榮舉動，還很顯著的。我會親手造了一條水溝，插一條小枝使牠同一棵大樹競生存，都令我生出極高度的名譽心，關於這一點，在十歲上要比三十歲細哨（帝王名）時代分明了許多。

這一點胡桃樹的觀念，及這一段小逸事，使我記念得如是堅深，如是的討人思索，於是這件事，在我一七五四年到日來佛旅行裏又成了最有趣味的計劃事之一了，因之會經過波賽，復見我兒童時代玩物紀念品，而其中尤以我那可愛的胡桃樹（註）爲最，牠是已經有了一世紀

（註）這棵有名的胡桃樹，是經盧騷幫種起來的，在一千八百二十六年已經枯敗了，加之又經了一次暴風雨，所以格外底受打擊。

三分一的年齡，我還是這樣繼續的煩惱，還是這樣的自己主不了自己，連滿足自己意志的時間都不能找得出來。現在就大勢看起來，好像將來決沒再見牠的機會，但是我希望上的奢望總會失；並且我絕對的相信總不會失的，總是要再來到我親愛的場所的，假使我還能看得見我這可愛的胡桃樹，牠還生存着的時候，我一定要用我的熱淚去澆灌牠。

後來從波賽回到日來佛，就住在我舅父家裏過了二三年，在那裏等大家代我決定將來的一切，剛剛我舅父在那裏教他兒子準備工學，他教繪圖，用歐克立德（註）的幾何原理做教材。於是我就跟到一同學起來，並且我對於繪圖特別的喜歡。不過他們代我決定去學鐘錶師，或是教會裏的會計，或是做牧師等等。我呢，最願意的是牧師，因為覺得說教是最有趣的緣故；不過我母親所遺下的一點遺產的收入，要分給我哥哥同我兩個人，連學費也不够支付，所以到了這種年齡，也是刻不容緩的要選擇職業了。加以我在舅父的家裏住着，差不多是坐誤光陰，況且他爲人

（註）歐克立德，是希臘的有名幾何學家，生於紀元前二百八十五年，數學中的幾何學理爲他所獨創，中國明朝徐

耿直，也不要我付足我的房飯錢，所以格外的不安。

我舅父的爲人，也同我父親是差不多的有與致的人，也是對他自己應分的事不大理的，並且對於我們也是不分管的。但我舅母倒是個熱心而誠懇的人，她很歡喜唱讚美歌，對於我們的教導是很勤勞的。令我們完全自由，不過我們也絕沒有放肆過，我們表兄弟兩人總不願分開，兩下都很滿足的；也總沒有個念頭想去結交些年齡相等的頑皮的小朋友，也並沒有什麼惡習，致我們懶惰，這種事我自己是莫說事實上沒有，就連這種擬似的行爲也沒有。因爲從來我們很少這種事情的原因，試想我們是有多麼幸福罷，所有的餘樂，可以令我們在屋子裏把我們的情緒舒展，所以也沒有奢望要到外邊去了。我們就做些雀籠，笛子，弓箭，大鼓，小炮，就亂弄我外祖父的器具學他做錶的那種架子。我們還特別的有個嗜好，在紙上亂塗，畫圖啦，描水彩啦，着色啦，亂糟顏色罷了。有一次一個意大利的走方郎中，來到日來佛，名字叫做剛霸哥打，我們去看過一次，後來我總不想去了。不過他有些木人人，於是我們就學他作木人人了；他的木人人做起戲來令人發笑，我們也依照他的法子來演我們所作的，不用說我們沒有練習過，所以只學到那種耍

木人的喇叭聲，其實就是叫我們這兩位慈愛的上人，眼睛裏，耳朵裏受我們的嘈雜就是了。有一天我舅父叫了我們去，說了一段他自己作的很有趣味的小演講，於是我們就把演戲丟下，把他的話抄下來。這一點事雖是很小，但是趣味可說是再也沒有濃厚過牠的了。此刻我可以說出來，就是他對於我們從前有些什麼地方特別指導過的，在那一年裏頭指出些什麼事是好的，以及那些事並沒有放蕩，在我們的年齡裏，並不需什麼交友，不要把光陰亂費了。當到我們出去的時，看見人家在那裏頑耍，不要去貪好牠，也不要想在裏頭去占一分子等等的話，有這樣的親情，充滿了我們的精神，很簡單的趣味，也就能發生我們那很高度的快樂。

因為我們兩人的同來同往，就惹動了人家的注意，我表兄是很長，我呢是一點點，是有多麼不稱罷，這種樣子就剛好配成了一對。他那瘦而長的身幹，同那像熟蘋果的小臉，再加上無氣力的形容，舉起步來好像沒有吃飯似的，所以就招那些小孩子們來嘲笑他，因為他常會說出一句『拔納，布黑當拉』(Barnà Bredanna)的土語，於是他們就拿這個土音代他起了一個綽號。我們一走出去，只聽見他們圍住了我們，叫『拔納，布黑當拉』。我表兄對於這種事的處置比我

和平了許多，我氣極了，就想同他們打一架；那裏知道正是他們的得計，我一動手就被打了，我這可憐的表兄就拚命的代我撐持，他本來無力，就被一拳打跌倒了。這時我憤極了，雖然我是預備同那班東西拚一個死活，誰知道他們總不對我上，專對着『拔納，布黑當拉』打；後來我愈氣愈不成功了，從此我們總不敢在他們上課的時間出去，因為怕這班學生追趕同譏笑我們。

好了，就這樣一來，我倒做成個打抱不平的俠客。既是要造成功個義俠，就不能少一個佳人呀；但是我已經有了兩個了。我父親住在埠縣的一個小村子叫做立雍，我因為常去看他，他固然是非常痛愛我，而我爲子的，也很感觸他這種慈愛的，所以在他面前的短促時間裏，可說任誰也沒有我那麼快樂。在那裏有一位威爾遜夫人，她也是特別的愛我；還有一個極點愛我的，就是她的女兒，把我愛的如她的情人一樣。不過人們要知道的，這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做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子的情人。雖然一般輕薄的人愛用小傀儡欺瞞大傀儡，利用其知爲玩物，而以玩物惑之的手段是世所常有的，但是我呢，簡直看了她同我沒有什麼不適合，我倒認爲正正經經的一件事；可以說是充滿了我臟腑，填滿了我的精神，因爲我至此並未經過什麼情事的緣故，不過我雖

到了這種熱情的狀態，其實我這所有的感動，煩悶，激急，皆是一場要笑到絕倒的戲劇。

我認識了有兩種的情操，是很分明，很實在的，並且是一點不相同，雖然皆是很親切的，但是兩種親切的情是不同。我一生所有的時間，就算分給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情了，並且我對於這件事，曾經歷過在同時裏的兩件事；例如有時我同威爾遜女士談話，我很公然的有一種專占了她的意思，同時我就忍耐不了一個別人到她的旁邊來。至於我同那位葛旦小女子頭靠頭的談兩句話，時間雖短，趣味也較濃了，她雖然裝得像個學校的小先生派頭，而我也就較滿意了。事實只有這一點，但是就是這一點，已經令我無上的快樂；就此已可得知其神祕的價值了，雖然，我是只知其是兒童的親愛，但是我回到威爾遜女士面前來的時間，她雖無甚懷疑，然總注意着我對她隱瞞着一件別的爱情，到後來演出個大遺憾，就是我的隱密曝露了，我這位學校的小先生方面，不願意了，就不遲疑的大家分散了。

這一位葛旦小女士，真可以說是個奇怪的女子，人也並不美，她那副面貌，不斷的使我這老呆子很難忘却的，所以現在我還記憶着呢。最妙的是她那雙眼睛，絕對的與她那年齡同那身材

是不稱。但是她那種威嚴專重的小姿式，倒是很適合她的舉止動靜，就是因了這些原因，才把她的印像，印到我的腦子裏來，不過，她有種莫明其妙的勢力，令人難以想像其果敢的含蓄精神。至於她對我呢，可說是無第二人所能對她的隨便，但她完全是當小孩子的看待我，我可相信。她若不是已過了兒童時期，那末，她自己就仍是個完全的兒童，因為她關於那種危險事的表示，只見其是種嬉戲的樣子。

我可以說對於她兩個人，是無所分別，不過雖是一樣的相好，假使我同了其中的誰在一處的時候，那時我就不再想第二個了。還有，她們兩人所對於我的情形是完全不同趣味，我對威爾遜女士的心理，恨不能同她永世不離開，我只要一近了她的面前，我的性情就安靜得不暴躁了。我尤願同她在一個公共遊戲的場所，她那種談諧猜忌的情形，使我就聯繫住了。並且自己覺得受她那種寵愛的欺凌，尤所得意，有時雖受到點苦楚，其實我就是愛這種苦楚，那些拍手喝采的聲音，以及那激勵嬉笑的聲調，格外使我奮發，格外高興。我自己簡直就好像發了燒一樣，自己作不了主，在這愉快的範圍裏，一任情感之所之了。兩人對坐的時間，我就要覺得拘束，冷淡，甚而至

於煩悶起來。不過我還是很和靄底聯繫着她；我最苦痛的，當她有病的時間，我恨不能將自己的身子去替代她才好。於此諸位要知道，我已識得，怎麼樣是有病，怎麼樣是康健。她若是離開了，我立刻就覺得令我心上失了她那種撫愛我的溫和了。其實無別的念想，我對於她可告無罪的，就是一種倫理的愛；況且我精神上也只求其同我一致，我也就滿足了；不過我若看見了她，也用這同樣的情形對於一個別人，我就覺得不耐煩了。我愛她好像手足一樣，但是我對她的嫉妬心，却是情人的樣子。

假使我要想到那位葛旦女士，她若是能對於別人，也用對待我的一樣，我簡直當她是土耳其人（歐洲人表示憎惡語）——惡魔——老虎——等等的心理看她了，因為得到她的一點榮譽，簡直是用磕頭禮拜的求得的緣故。我最初認識威爾遜女士的時候，一點也不麻煩，並且非常容易的，但是回過來說到葛旦女士的時候，我也不知什麼緣故，一見了她，就好像什麼都忘失似的，所有的感覺都顛倒了。我對於前一個的親熱，還沒有什麼深刻的情緒在裏頭；但是後一個呢，雖是看到就要戰慄起來，反而發生很深厚的情義。我想若是同葛旦再要住長久一點，恐怕連性

命也要沒有了，不講別的，就是那種心裏的震悸，也就可以抑殺我了。我還怕她的那種使人沒趣的舉動；我對於前一個是求歡，後一個是服從。總之兩個皆是一點沒有什麼，不過我不怕威爾遜女士的發怒；一方假使葛旦女士要發一個令叫我赴湯蹈火，我想恐怕只有即刻去服從她。

我同葛旦女士的感情，實言之，就是我與她的約會很少，真可說是我們兩方面的幸福。我與威爾遜女士的關係固不像如是的險惡，後來雖是比較的繼續了些時間，也沒有什麼惡感的紀念。不過到了收尾，一變而為奇幻的情景，落了一場嗟嘆。我最初同威爾遜女士的感情，雖不十分了不得，但是很親近的，我們別離的時間沒有一次不流淚的，並且自從同她分開之後，我總覺得好像在一種奇怪的夢景裏一樣。談話也不能提到她，想像也不敢射及到她：這一種的愁悶真是厲害極了；深一層想，這種悲壯的愁悶，好像並不是單單的爲了她個人身上的緣故，其實是因爲我自己無知，以爲所經過的一切，就是她給我的慰藉，所以格外苦痛。我們爲了要安慰這離別的苦痛，於是互相通那種頑石都要點頭的書信。後於居然得到一個效果。她爲了想念太切了，就到日來佛於看我。當時我的腦袋簡直昏了。她在那裏的兩天，我好像癡呆了一樣。她回去的時候，我

恨不得跳下水去追她，我鬧天動地哭叫了好久。過了八天，她寄了些糖果同手套來給我；假使那時我若不知道她已經同別人去結婚，這件事又要使我增了許多感慨。那裏知道她來日來佛的原因，是爲辦她結婚的禮服，不過順帶一個人情來看我一下，用不着說當時的奮怒，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那奮恨當中，就發一個誓，永世不會這無情義的東西了。這樣對付她，可說是再也無可想的重大的處罰了。這個女子經了好些年，居然沒有死；後來過了二十年光景，有一次也是去看我父親，我同父親在那裏游湖，遇到一隻船，我問我父親一聲；離了不遠的那隻船上的婦人們，是些什麼人。父親對我笑笑的說：『怎麼！你心裏還沒有知道麼？就是你從前的情人，克立司旦夫人，就是威爾遜女士。』我聽了這個幾乎要忘却的名字，不由得吃了一驚，於是我對舟子說，改一條路走；免掉麻煩。因爲我有了這樣的一個暢遊，於是就得了這一個報復，最討厭的是令我毀壞了我的誓言，還在這四十多歲的婦人身上，引起了二十年前的無聊事跡。

(一七二三—一七二八)因此，在他們沒有代我決定目的之前，把我的寶貴光陰一齊消磨在兒戲上了，爲着我的性情的關係，經了好久，最後他們替我定了一件並不合我性質的事，把我

送到馬謝洪先生家去，跟他學市政會計的職業，就是我舅父常說的有益的吝嗇職業。（註）這一個綽號已經令我十分掃興，並且這種想從下賤路徑去發財的思想，就不能令我那自尊的心地有興味了；那種事務令人見了就發生厭惡不耐煩的心思；那事務上的束縛，促成你不得不討厭就是了，因之我到事務所去的時候，沒有一次不是帶着一種恐懼心，於是這種心理就一天甚似一天。一到了馬謝洪先生的旁邊，我就不得安樂了，加之他待遇我總是一種輕蔑的態度，不停口的責備我懶惰，蠢笨，天天對到我囉唆，但是我舅父極力的對他說我是很知道，很能了解的，其實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舅父本來從前許過他的，說我是個很好的孩子。及至未滿一年卒之很無味的被他說我無能，辭退了出來，並且我的先生對他的下屬說：我只好在市政廳裏做一個送文書的人。

後來又另定了我的職業，也並不把我去學鐘錶師，却是到一個雕刻師家去了。市政廳裏的那種氣焰，特別的抑制住我，倒是使我一點也不敢倔強的有服從性了。我的這位師傅，杜公茂先

（註）這個吝嗇職業的綽號是人家向來代會計員起的混名。

生，是個粗暴野鄙的少年，他一刻不停的注意我，把我兒童時代的精神都奪盡了，把我的很活潑可愛的性質都弄愚蠢了，無論精神與物質上都抑制住了，完全是個小學徒的樣子。我所讀的拉丁文，墓誌銘，歷史等等都久已忘記了；我也總想不起世間還有所謂甚麼羅馬人。那時我的父親，我去看的時候，也看不出他對我特別當我是他心上的一件寵物了；我自己也覺得不是像從前的那些婦人們所親愛的讓嘉了，並且我很覺得我自己的樣子，恐怕蘭柏錫先生與他妹子再也認不得我是他們的學生了，固然我也不好意思去見他們，却也無再見他們的機會了。這種的惡劣意趣，以及些極卑下的頑皮，就替換了我那可愛的興趣，並且令我一點意志也發展不出來。若是想矯正這種種惡習慣，教育固是最要緊的條件，但是也要我有個極大的改變才行；因為以上的那些惡習慣，牠進行的很速，並無絲毫的困難，總之沒有個像這早熟的「細哨」不變成那極易生育的「拉拔東」的。（註）

（註）細哨（Cesar）同拉拔東（Taridon）的來歷是出在十七世紀的文學家方田（Fontain）著的伊索（Esopé）

寓言詩裏的教育篇，他用這兩名字說明兩個天地元生的狗，後來因了各個施教不同，細哨跟了個主人在野

技藝的本身倒不令我嫌棄牠；我對於製圖尤爲樂意，運用那鑿子的時候也就够有趣了；假使用雕刻的技能去製造鐘錶的細工，那定可容易了許多，我的意思本想學到十分成就，所以無論我師傅的野蠻，以及那過度的束縛，也沒有使我厭棄，本來或者可以達到希望的。在我工作的時間裏，我最怕我師傅叫我作那經久不變的工作，我總想作我所願意的事，我雕出種種供我同我朋友們玩的騎士的勳章，我師傅發見我做這種私下的功夫，就打了我一頓，並且說我是要造僞幣，因爲我作的那幾個東西，皆有共和國的章紋在上面的緣故。我簡直完全連僞幣的一個意義也不明白，況且連真的物件也不明瞭：我現在才知道怎樣用我們的三個蘇的價值，造成羅馬的一個阿司（錢名）。

外打獵，於是就成了個很勤快的性質，人們因保養牠太過，不令牠生育，恐怕變壞了牠的種。拉拔東（拉丁字原義是豬）就跟了個廚子，常在廚房裏，甚事都不問，又拚命的生育，因此一天一天的細咱減少，都變成拉拔東了。其意就是示人以教育小孩子，不能只養成個會吃會生育的人，也不能保養他成個衰弱的人。（見方田註）

其實我師傅的那種威嚇，倒反把我本來願意做的工作，令我無興味了，使我勢必要怨恨，如說假話——怠惰——偷盜等等的行爲都弄出來。回想那個時期裏的那些遷變的記憶，就算完全令我學到一個無絲毫親情的奴性的奴隸就是了。固然我這種薄弱無能的人，絕不能爲了一件缺憾，或是一個羞辱，就敢有所躲避。不過我所有的真實的自由，已是降到極低的限度，也可算是完全沒有了。想起我在我父親那裏的時候，是很有勇氣的一個人，在蘭柏錫先生那裏呢，是很自由的，在舅父那裏是很謹慎的；到了師傅這裏，成了個恐慌的人了，並且從此就成了個無聊賴的小孩子。循自然的慣例，也同我先輩們生長的原則完全一樣，對於自己所不識的娛樂，也就不去弄，非分的食物也就不去看，見到達不到希望的就不說出口，把所有的天真一齊收藏了，人們要知道我在屋子裏頭的時候，已成了一種什麼情形罷；在大家面前總不敢開口，吃飯的時候，出席後，還要在那兒做個陪座人，在工作房間裏的時候，只要有了一刻無事做的時間，隨即就有別的事來了，那時若從別人來看我，已是個他人的隨心所欲的物件，在我呢，簡直就是個被征服的東西；在那兒只算是任我師傅同他同事們的高興，增添我的辛苦罷了；就是有了我十分知道能

辯論的事，我也不敢開口，要之，我在那兒所見的一切，皆是我心裏貪望的對像，因為實際上我已被這一切所征服了，所有的安逸啦，快樂啦，不敢再想了！總之所有幸福的字眼，皆是我曾經爲着牠屢犯責罰而不敢回想的東西。有一天晚上，在我父親那裏，現在想起來不能不發笑的，因了一件頑皮的事，被責罰了沒有飯吃，要我去睡覺，那時我經過廚房的時候，拿了一塊很淒慘的麵包，我鼻上嗅着，眼上見到有塊烤肉捲在那叉子上，大家圍着爐子，我經過那裏一定要對他們行禮，那時剛剛那塊肉已經成功了，我就用眼角偷看了一下，那肉是很好看，也很好聞的，於是自己禁止不住，也對牠行了一個禮，並且用那很悲哀的聲音對牠說了一聲：燒肉呀，再會罷！這樣愚直的頓智弄得這樣有趣，後來他們就讓我吃了晚飯。不過這樣的事，就是在我師傅家做了，或者也會得到這同樣的好處，但是在那裏一定使我發不出這樣興味來，卽或是有，也不敢做出來。

因之也不知怎樣的，我就學會了把貪念弄到陰沈下去，於是就把趨避——裝佯——虛僞等等行爲都學會了。甚至於於偷盜都做了，這種惡癖，在當時一點也自覺不到，就從這時起，我自己就矯正不好了。這種貪念，以及這不振之氣，無日不作弄我，因為這緣故，所以凡是作僕役的總

會做掏摸，難怪所有的徒弟們一定要做偷偷摸摸的事；及至他們年長了，到了一種與衆人一樣的狀態的時候，他們的欲望也能得到了，那時這種羞恥的行爲，就自會消失了。我因爲也沒有遇到這同樣的好事，所以也未能享到這同樣的利益。

如上所說的這些事，差不多盡是些很好的情感，不過沒有調度得好，於是就成了使兒童向壞處去的第一步。雖有這樣的剝奪同牽引的事情，我在師傅家住了一年多，而沒有拿過一點東西，連吃食也未偷吃過，後來我第一次偷盜的事，是件爲了好意的事情，但是所有其他不名譽的門徑，從此就打開了。

在我師傅家裏，有一個夥計，叫做魏海，他家有一個園子，離家不遠的，那裏面長出些很好的天門冬樹，因之魏海就起了念頭，因爲他是沒有什麼錢，於是想背着他母親把那初生出來的天門冬偷出來賣了買些好點心吃，他自己因爲不十分靈敏，不想他自己出馬，他就選到我去辦這件差事，還用了許多引誘的手段，使我心上在未實行之先，已覺到成功的感覺，他對我所說的計劃，全是些在他腦中盤算的空像。我雖十分懷疑，被他極力的哀求，我是經不起人家說哀憐話的

人，我就答應了他。每天早晨我去收獲些頂好的天門冬；並且拿到著賴得街，到那個婦人的店家去賣，她好像已經知道我是偷得來的，對我說：她出的價目，已經是很大了。在我一方面驚心吊膽的只求其要，隨便把幾個錢就好了；我把錢交給魏海，於是他隨即就換了早點心來了。如是我就成個早點心的供給人了，並且他還分給他的一個別朋友吃；對於我呢，只要有幾塊麵包就滿足極了；他的酒我一點也不要嘗的。

這種小偷竊，經了好些時日，牠在我精神上一點也不覺得是偷盜的舉動，並且也不覺得是在魏海份上抽他那可憐的稅。我做這件事，並且是非常誠懇的；對於這件事的唯一動機，就是因為要得那使我去做的人的歡心。不過回想一下，假使被人發見了，要怎樣的打，要怎樣的辱罵，不知要受到怎樣的一種極難堪的待遇了，那時他一定要反說：他不過是說耍笑的，我竟敢大膽去做，那我就受到雙倍責罰，其原因，就是他個夥計，我只是個徒弟，吓！無論在什麼狀態之下，皆是罪惡的強漢，拿到無辜的弱佬做他的犧牲就是了。

漸漸的我也就覺得偷東西這件事，沒有像我想像的那樣可怕了，況且沒有許久，我就有了

經驗，無論什麼只要是我所願意的我手一到就有點靠不住了，在我師傅家的飲食，不能算不好，其實少喫倒不要緊，最難堪的是看到喫不着。還有人們常有等孩子們喫過了，然後再拿出別的東西喫，那時令他們心想着，這種時候，我覺得很清楚，其實這就是令孩子們好喫同做賊的起因。沒有好久，我就成了這兩種的脾氣，既好喫又偷東西。並且我自己很記得的大半都是達到目的，也有些時候被驚慌了沒有結果的。

我還有一個記念，到現在每想起來，又寒心又好笑，就是爲鈎取蘋果的事，那次真是令我費了很大的代價，因爲有些蘋果貯在一個堆食物房間的底下，要從一個高窗格子，借着廚房窗子的光線，才看得見。一天，我一個人在家，我就扒在揉麵包的案子上，去看這愛斯百喜得（註）花園的寶貴果子，可惜又拿不到。我就去找了一個鐵叉子來試試看能不能達得到，那裏知道這東西

（註）愛斯百喜得（Le jardin des Hespérides）是希臘神話上的三神女所設的一個花園，這花園裏結些金蘋

果出來，就叫一個守衛的，看着後來被一個大英雄把這些金蘋果都奪去了，把這花園也移掉了。虛騷不過引牠做個貴重比譬的意思。

太短了，還是不行。我師傅是個愛打獵的，於是我就用一個小鐵叉子來接長了，就用牠來打這個小小的獵，不知啄了多少下，一個也沒有弄到；最後覺得這叉子尖上有一點抵觸，知道已經有了一個蘋果了，我就慢慢的提上來，那蘋果已經靠近窗格了。我正去拿牠，誰能知道我的難受罷？因為蘋果太大了，過不來那窗格的洞子，爲到要拿牠出來，任憑甚麼方法我還不變到罷！在那個情形裏頭，勢必要找東西來支持着這個叉子，還要用一把很長的刀來把蘋果切開，又要一條狹板子墊着牠才好切。好容易用了許多法子，費了許久時間，我才達到來切牠，正在希望着要來抽進一邊，再拿那邊的時候，剛剛切到兩片分開來，隨即兩個半塊的蘋果，就滾到貯藏室底下去了。慈悲的讀者諸君！你們想一想我的苦痛罷！

我的勇氣是沒有失，不過是白費了許多功夫就是了，我只希望着第二天再得一個好結果，那時怕到被發覺，於是把我所做的工程平心靜氣的都歸理清楚，好像一點事也沒有做的樣子，一點也想不到那兩塊不慎重的證據，會在那貯藏室底下證明着攻擊我呢。

第二天又遇到好機會，心裏癡望着從新試驗的方法，又立上那張檯子，把叉子接好了，正在

那裏預備動手去……真是倒霉，那裏知道，那條生龍還沒有睡呢！即時貯藏室的門自己開起來，我師傅從那裏走出來，抱到兩個手臂子，對我看到說：膽子大極了……那時他用身上的筆，卻是拳頭了。

沒有多少時間，這一頓虐待的影響，就完全消失了，我對之也就沒有什麼感觸。這件事總算是我對我做賊的一種代價，不過就這麼一來，倒給了我一個繼續做下去的方法，我把這種令我向後去應當要悔改的懲戒，不但不能了解，反而把牠看做當前的復仇，在我理想裏認那打我的人同盜賊一樣，這固然因為對我用權的原因，然我心理上只覺得打人同做賊好像成了一件事，並且無形中就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境遇，這種境遇也就不斷的同我生了關係，就此我竟能將師傅的一切其他的注意都放棄了，就從這種意志上起首，我做賊的方法格外比從前穩健了。我自己問我自己的想道：究竟到後來怎麼樣呢？我自己答道：不過是一打，既然如此，我就索性做下去罷！

我是很好吃的，但是沒有那一件是絕對喜歡的東西；我是個貪食者，但不是個喫食戶。因為

別種的趣味太多了，所以就將這種要求分散了，我心中縱或有了閒空，但從未想到口上幸福的；因為我一生裏很少有時間，想到點什麼好東西要喫的，也不知道什麼道理，不到很久，我就不獨對於食物上偷竊了，逐漸的擴張，所有的東西都會令我羨慕；我之所以沒有成功正式偷竊的原因，就是我不十分愛錢的道理。我師傅除了我們公共工作房間以外，還有個別的屋子，總是鎖到的。我後來想了法子可以自由開關那扇房門，並且無人可以看得出，那時我不客氣的自由處置他的那些頂好的器械——最好的圖樣——以及那些印章，這些東西都使我非常眼熱，不過總是令我戰兢的不敢近他。到底這種偷竊是沒有罪的，因為這些東西是為到工作上所需要的，而況我能得見到這些好玩的東西，只知道有趣就是了，我本來的意思是想偷他的作品上的技倆。那兒還有一個盒子，裏面盛到好些金銀的塊子，小寶石，獎牌，以及許多的錢，那時因為我口袋裏有了四五個蘇，（一個蘇等於一個佛郎的二十分之一，合中國一銅元左右）我覺得已經很富足了，所以對於牠連一點都沒有摸到。我此刻也記不很清楚，後來究竟不知怎麼樣才放棄了那一回的熱切的眼福；不過我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恐懼的心理要比快樂多。我很相信，這種偷銀

錢的怕懼，大都是教育上的功勞，其所以有如是的是勢力的原因，就是因為含着一切不名譽，監牢，刑罰，絞罪等等暗示的道理；就是這些潛伏觀念，無形中好像禁止我不敢去貪愛的；況且在我心上只覺得這些事不過是鬧玩笑，實際上並不見得是什麼了不得的事的樣子。最後總算是被教師傅責罰的糾正了不少，從此我自己也極力的悔改了。

另外還有一回事，爲了一張好畫圖紙，這張紙在我心上比什麼東西還要有價值似的，我說出來的原因，並不是表示特別抑己，也非因有所憤恨的原因，不過這種怪癖也是我性質裏的特性之一種；我說明了，是要看他在我行爲上究有如何的影響的原因。

我這個人有十分熱烈的感情，當他發動的時間，可說任什麼東西都比不上我的急烈；那時，我就不認識什麼是客氣，什麼是尊敬，什麼是恐懼，什麼是禮貌；我就成了個非禮的，破廉恥的亂暴的，凶悍的一種人了；沒有什麼羞恥能阻止住我了，也沒有危險能令我恐懼了；除了那唯一的目標支配我外，這個宇宙對於我簡直就是沒有東西了。不過這樣的情形所經的時間是很短的，這一時經過了，隨即就消失。我只要一回復了平和，我就成了又懦弱又無能的一種人了。什麼都

令我嚇怕，什麼都使我難堪；雖是一個蒼蠅飛過也使我害怕；說一個字，舉一下手，都好像驚動了我的懶散，恐慌同羞恥的勢力，把我抑制到這種程度的時候，我就希望躲藏起來，避去衆人的目光。假使有一定要動的事，我只有去做；有非說不可的話，我只好說；若是有人看到我，我就非常不安了。我在感情發動的時候，我倒有時知道說一點話，但是在平常閑談的時間，我一點也不會說了，簡直可說絕對說不出來，就是因為迫住了我要說話，是在那時間裏使我耐煩不了的原因。

其餘我還有一種特別意趣，就是最不願意一切用金錢可買的事物。一定要純粹興味的事物，才使我生得趣味來，因為金錢是抹殺一切興味的東西。有時想到出去喫一點東西的時間，我却受不了那拘束不安的宴會，以及那嘈雜的酒館，我只有同一個朋友在一處才成。獨自的時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個人的時候，意思只為別的事物去想像，便沒有興味去想像喫的事了。假使我的熱血，要求婦女的時候，我那震動的心，使我求戀愛的心切。但是所有以金錢為價的婦女，她們在我面前就失去了她們的秀氣；不過我若設身處地的時候，究竟是怎樣，我是不敢決。從這上面也是對於我的意趣中的一種。除了無代價的一切，我總覺得是沒有趣味。我所愛的，只有那種

任誰都認爲是初次的東西，那才是真趣味。

金錢這東西，在我是絕不像別人看了他那樣的寶貴。進一步說，我也覺不出他有怎樣的方便，本來金錢的本身毫無有什麼了不得，不過是要他做個享樂的傳導就是了；至於說到用牠買賣匯兌總是要受欺騙的，給了很大的價，常受到惡待遇。假使我想得一好質地的物件：用了我的金錢，一定是沒有好結果；我出了很大的價，買的是新鮮雞蛋，結果一定是陳貨；買的是好水果，得到的總是生的；可以用錢得的女子，一定被辱的。我是很愛美酒的，但是在那裏可以得到酒店裏麼？那就要如我所說的，就要弄到有害我的身體。若是我絕對的想得到好東西，只有用心機去週旋！有些朋友們，同事們，送點酒錢給他們；請他們代抄寫點東西，代向各處來往，或者替代等候人，雖這樣的事，最初常常會被欺瞞。金錢之爲物，是有多麼討厭罷！我因恐懼牠連美酒都不敢愛了。

在學徒的時代，以及從那時間起，我常在計畫中，想出去買好東西喫，而總未成行的，真可說有幾千回，我就要一進到糖果鋪的店門前，我就覺得有些婦人們站在櫃檯那裏，就已經想到她

們看到我好笑，於是自己就不敢進去做個小喫食戶了。有時我經過水果店門前，眼角瞬到那頂好的梨子，他那種香味就令我羨慕起來了；但是即刻又覺得有二三個青年靠在那裏注意我呢，又好像有個認識我的人立在那店門口；又遠遠的見到有個女子來了；懷疑到恐怕是家裏的用人罷？我的近視眼，不知使我受了多少回的錯誤。我所想的一切，都爲旁人移轉了我的興致；無論什麼地方，我都是膽小，總有障礙阻撓我；我的意志總是隨到我羞恥心轉移，及至臨了回到家裏的時候，同呆子一樣了，只有忍住了慾望，我的口袋裏有什麼能滿足罷，因爲什麼也沒有敢買。我就是進到那種極無味的小鋪子裏去的時候，假使我在那裏使用我的金錢，無論是爲我自己也好，或是爲別人也好，我總是在一種艱難，羞恥，討厭，以及種種不如式，無聊耐的狀態中間，這是屢所經驗的。準此以推，我一生的情境，讀者當可得到我氣質的意旨，無容我再加重述了。

既了解了上述，人們就不難知道我的這件要求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點，是繫在一種幾近卑污的吝嗇，與一種極端邈視金錢的心理上頭，這件東西於我是件極不方便的器具，我也說不出我沒有他的時候，如何的想望他。有了的時候，又要保存他很長久的，不敢濫費，有時不留心的，因

嗜好的關係，就費用了：豈知嗜好發生的機會，是很容易很方便的，只要隨便使用一下；我還未覺得呢，而我的錢包兒就空了。還有一層，諸位可不用對我追索那吝嗇的癖性，以爲我是花費到張揚的方面去的原因麼？那就完全相反了，我是秘密的濫費，並且是爲興趣而花的：很少能令我使錢在光明上的，我是躲躲藏藏的使用。我這樣的覺得金錢不如我的意，並且差不多以爲有了牠是羞恥，一方面又覺得他對於我爲有用。假使我不是爲了方便生活，定要有一種應得的收入，恐怕我總不會被他引誘到成了這樣的一個吝嗇之徒，我想這是一定的道理；雖然我的不安的境界令我總是在恐慌之中，但是我使用我的進項總不求其增加，我尊重我的自由：我是嫌棄一切束縛，壓制，不自由。我錢包裏有錢的時間，是有多麼雄壯，他的確能保持我的獨立不撓，他也使我無心去圖謀別的事，窮乏的時間我就起恐慌；因爲怕見到他完了，我就愛護他。金錢一物，人們以爲牠是自由的器械；人們追求他，就成爲他的奴隸，所以我得到就不肯放，而又不敢貪圖牠的原因，正是爲此。

我無慾的時間，不外乎是懶惰；興味之來，用不着什麼艱苦去要求牠；至於我的所謂消遣，也

不過是懶惰而已；即使有了很有趣可乘的機會出來，也不易得到恰好的趣味，我愛錢的心，沒有愛物件的那麼熱，因為在金錢與意志的占有中間，總是有件媒介的東西；反過來說，在物件同享樂的中間，是沒有一點別的東西在裏頭的。我一見了物件，他就引誘我，我只要想到如何得到牠的方法，隨即令我不貪圖牠了。我還做一回賊，是爲一些好玩的東西，實在令我喜歡他，加以我是只喜歡手拿，而不願意口問的；不過此刻我也記不清楚是大是小，只曉得是個無人的，一個古錢就是了，除了這次以外，在未到十五年前，我偷了七法郎十個蘇，這一件險事，講起來都很費神的。因爲這件事，是在一個很高貴的會場上，做出這種無廉恥的，極卑污的事，我自己想起來都寒心，設使被一個別人注意到的話，便要怎樣呢！

這件事是在巴里，我同一個朋友法蘭沙居義（註在皇宮前散步，那時是下午五點鐘了。他就拿出錶來一看，對我說：我們到大戲院去罷。我說：我也很想去，我們去罷。他就取出兩張戲票子，給了我一張，於是到了那裏，他就把那張交給了一個人，我也交掉了，他就進去。進去的時候，我

（註）法蘭沙居義，是杜松夫人的外甥，在第七章上還有述及他。

跟到他後面，看見一道雙開的門。我就注意起來，看到大家都立着，我想起我在這個羣衆裏很容易失掉我自己的。或是稍爲離開一下法蘭沙居義君，我即刻就在這裏失落了。我出去罷，隨即拿起那張場內出入票，就順帶了旁邊的錢，於是我就從那裏走，那時絕想不到大家都坐下了，我怎樣能達到大門，以及法蘭沙居義君明明的見到我怎麼不在那裏的一切事。

這件事好像與我的僻性絕無甚麼差別之處，我要說出來的意思，就是要表明凡人皆會遇到一種精神錯亂的狀態；在這種時候，人們不好斷定人的舉動的原因。這回事，不能算做切切實實的偷錢；只好說是爲着要使用而偷；但是做賊的事倒還小，卑鄙才是大事。

我若是願意順到這瑣碎事去說明，那末，我就沒有時候可以說得了，我在學徒的時間，把那種偉大的高尚氣概都丟掉了，傾向到無聊的卑劣上去。不過如這種從境遇上得來的缺點，若想連那種意味都要除掉的話，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後來雖是同學間的樂趣我也厭倦了；當到有極大的壓迫的時間，工作我也不願意了，無論什麼一切都厭惡。就因這些事，倒令我恢復了放棄掉很久的讀書趣味。不必說書物是要阻礙工作的，因而又成了件責罰我的新罪狀了。這種從束縛

上來底一點激刺的影響，就成了情感；很快的就變成偏癲了。有個特立布，是間有名的借書店，他無論什麼時候都借給我。我就好壞都看；毫不檢選，讀的時候一樣的貪好。我有空了就讀，出去做事的時候也讀，連到廁所去也讀，簡直什麼時間都忘卻了；腦袋裏轉來轉去盡是書了，我除了看書以外，什麼也不做，我師傅暗地偵察我，嚇詐我，打我，拿掉我的書。多少書被他撕了，燒了，丟到牆外去！在特立布那裏，有好多大著作都弄成殘缺不完了！我沒有錢付賬的時候，我把我的襯衣，領帶，一切的衣服，給他作抵押；每個禮拜，照例的送三個蘇到他那裏去。

看罷，人們要對我說：金錢又到急需了。誠然，不過這是要等到看書看到把我一切的活動力奪掉的時候的事。我的精神完全移到另一興味上去了，我看書以外什麼都不問，我一點也不想偷東西了，就此也是我特性中的異點。有時爲了日常生活的一件極無所謂的事體，弄到我分心，使我轉移，令我繫念，到臨了弄到我情急爲止；到這種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了，只夢想着這件唯一的新目標。心裏只是激刺着想翻看我口袋裏的新書，我只要是一個人的時候，我即刻就把書拿出來，絕不想到我師傅房裏去做工了。我若是有了件辦法，心裏還想到去偷的事，我不大相

信我有這種事；因爲一直頂到此刻，我對於未來的事，我頭腦裏總沒有一點安排的。特立布書鋪，因爲信用了我，只要預先付了有限的錢，我隨便袋了書就走了，我什麼也不想。我只要一有了錢，隨即就交給書鋪的婦人了；不過一到她來催逼的時間，除了手面前的實物送去之外，沒有別的办法。若是預先偷好了錢等呢，不獨太嫌有打算，並且爲付賬而偷，又非心中所願。

經了多少次數的噪鬧，被打了多少回，奪掉多少書籍，受了多少冷淡的待遇，我的性質就變成隱默的，野蠻的了；我的想像也變動了，那時我真實生存在癡狂的狀況中間。另外還有一層，譬如那種平凡淡泊的書籍，維持不住我的興味的時間，我的樂趣就被些不正當的放蕩的書籍包圍住了。特立布那個婦人真是很少有的，無論什麼事都好通容，她借書把我的時間，非常週到；不過她把書價算得太貴了，她對我說的時候，還現出一種說不出來的奇妙的樣子，就因這個緣故逼得我厭棄了，那時覺得非常沒趣，非常羞恥，那知就因這件想不到的事情，使我竟如此的有氣節，從此我有三十年的光景，沒有把眼睛放在那種危險的書籍上去，不過爲了一個婦人感覺不方便的原因，也就沒有把這種書讀了下去。

不到一年，我就將特立布小鋪裏的書讀完了，後來在閑暇的時間倒很覺得無事做的不舒服。我的孩子氣頑皮是被醫好了，書固然是有力量，一方也是因為我讀書，將時間替換了的原因，我所讀的書籍，完全不選擇的，並且多數是壞書。這種書籍，雖然有種牽引的力量，令我的心境超出我當時狀況的一種高貴的情勢，可惜在我自己却是反其趣味，並且覺得其牽引我的一切，與我相去太遠了，所以看了什麼東西，總沒有一件是令我的心意能發生興味的。我活動的官能，已很久的，覺得到有一件享樂，但想像不出牠附着的對像，我雖對於性慾的問題，好像是若無其事，但實質上已成熟發動了，並且有時在熱烈中也想得到，只是事實上，不見得有一點事情。在這種奇怪的狀態中間，我那安靜的想像，牠倒也有一點是救助了我自己，並且平靜了我那有生無已的慾望；這一點在那裏呢？就是那境遇上滋生出來的令我有興味，書籍中的觀念，以及如回想那中間的趣味，跟到書中變動，同牠溶合在一處。在這些想像中，我自己簡直就成了書中的一個人物似的，我自身完全深入在那想像中的快樂境界了，最後就是這種玄妙的狀態，把我自己的嫌棄戰勝了，完全令我忘却了實際上的一切不滿足。這種想像的情緒，以及從那一切無興會

中的一點滿足，就被牠包圍了我，於是就惹起一種孤獨的觀念，從這時起，牠總不與我分離了。人們還可以在這程序上看出這一切的奇怪的結果，在表面上是這樣的厭世，這樣的幽鬱，其實就是因爲心裏過於熱心一切，愛護一切，溫和過度的原因，加之因爲沒有事物能接受這種心情，所以牠只有走到玄妙上的一途。至於這種傾向的結果，以後再述，現在只記一點根源，以及他如何變更我一切的情緒的道理，如何能抑制牠自己的主因；並且這種傾向，總是令我懶於事事，勇於妄想就是了。

我到了十六歲的時候，莫明其妙的對於自身以及一切都覺得非常的不滿足，不安靜，覺得我的境遇非常無情趣，在我年齡上應有的樂趣也發生不出來，無目的的氣悶，不知流了多少無緣故的悲淚，不知所以然的嗟嘆，結果還是喜歡我自己的空想，並且覺得我週圍的一切，總沒有我那種空想的價值。每禮拜日，朋友們出了禮拜堂就來找我，同他們出去遊玩。我那時的意志，若能做得到，恨不得要逃避的樣子；有一次在他們遊戲的中間，我非常的急躁起來，於是自己止不住自己的拚命的跑；就跑到個很遠的地方，就從那起，以後無論何時，那個所在，就成了我的不變

的方向了。大家到城外去散步的時候，我總是一直向前的跑，簡直想不到回頭，別的人也想不出我的意思。最初兩次，我總是在城門未關之前就趕回來了。第二天，我所料的，也與大家所想的一樣，就是：既然頭兩次有這樣的好結果，第三回也可以預定的了，我心裏這樣的決定，不過口裏沒有說出來就是了。這第三次雖如此顧慮的週到，誰知我的注意還是疏忽在一個討厭的衛兵長身上，這個人的名字叫做米呂托立，他向來比別人早半點鐘就把城門關上，衛兵就站在那裏。我那時同到兩個同學回來，走到近城的半路上，就聽見吹歸營的號，我就趕快的走；後來又聽到打鼓了，我就拚命的跑了：我到了的時候已經衰頹極了，週身好像水洗一樣；心只是跳，我遠遠的看見衛兵已經在他的崗位上了，我打箭的跑到，口裏喘息的叫着，已經來不及了。還差二十步的光景，看到第一道吊橋已經吊起，我只有戰兢的呆看到他，命運中免不了的不祥的預兆，就從這時起了。

在這種初次苦惱的激刺中間，我簡直受不起，我就倒在那條堤上的斜坡上，急得我啃土。我的同學們，在一邊好笑他們的倒霉，轉瞬的中間，我們就有意思了。我呢，也有我的意思，不過我的

意思與他們所思想的不同。在那裏我就決心了，再也不回到我師傅家去了；於是第二天早晨，等到城門開的時候，同學們就進城去，我同他們道了一句最後的『再見』並且請他們暗地的通知我表兄，告訴他我如何決心的，約他在一個地方，我們還可以見一次。

在我學徒的時代，固然是同我表兄疏遠一點，會面的時間比較的少了，但是每逢禮拜總有點時間我們聚在一處的。不過各人有種想不出來的特別習慣，並且大家見面的時候，覺得很奇怪的样子，我相信他這種變動，多半是受他母親的教訓，以爲他是個高貴人家的子女；我呢，是個下賤徒弟，不過是聖日危（註）街上的貧兒。我們兩人的身勢，可說再相稱沒有了，這都是因爲平日與我接觸上發生出抵觸的原因。雖然有了這種情形，但是我們兩人間的交際完全無阻隔，況且我表兄的性質是很好的，他母親雖有這種的教訓，但他有時還是依了他自己的心意行事。他得到了我決心的消息，他連忙跑到來，對於我的行動，也不阻止，亦不代我計畫，意思間微微的表

（註）日來佛是建在一個山頂上，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大家已在頂上築了好多美麗的房屋，於是就分出山上是富

貴區域，山下就成了貧民區域，即所謂聖日危（Saint-Gervais）了。

示點贊成的樣子。他知道我實際的資斧，也跑不到十分遠地去的道理。他送給我的物件中的那把小劍，我非常喜歡牠，我一直帶到杜溪，在那裏，如人們說的：我牠把帶在肚裏去了。質言之，就是爲了需要的原由，就賣掉了，後來回想起我表兄對我的情形，愈覺得不單是受了他母親的指道，並且或者也有他父親的教導在裏頭呢。因爲這種事決不是從他自心出來的，既不勸止我，又不受我影響的贊同我，居然完全相反，他以爲與其阻撓不了我的計畫，無寧贊同了罷。況且當時他看我很決心的，他與我離別的時候，並沒有流什麼了不得的熱淚。此後我們信也不通，也沒有再會見了。這是件很掛念的事，他本來是個好性質的人，我們向來也很相愛的，最後的結果竟是如此！

假使在我沒有遭到這個不幸的挫折以前，我若是能在一個好師傅的手上的話，可想到的，這種的不幸，一定不會如此就發生的。在日來佛沒有一件事能合我性質的，也沒有一件事能使我幸福的，就一切地位而言，在日來佛的雕刻匠要算最無希望，最卑下的一種匠人了。這個行業對於求生是可能的，但要望將來的發展是不可能的，總之是限制我生命餘裕的發展就是了。

並且還有一層，也不得會有一點適當的閑暇，被我發揮那溫和的興味，我的天資就算被牠限制了，沒有方法能使牠有發洩的餘地。若就實際上說，在什麼狀況之下，與我沒有十分關係，因為我有一種很豐富的想像力，牠可以十分的想像牠的一切空想，牠也很有力量激刺我的感觸，加以我的意念是：這也好那也好，是無所不可的。其所以然的道理，就是在無論什麼狀態裏，我就不難進入我那絕妙的幻想村莊了，固然明知是不能實現的。但是只有隨了這種境遇纔覺得是最單純的趣味，亦只有這境遇裏纔沒有苦楚，不要留神，只有在這裏面方使精神得到自由，纔使我得最合宜；況且亦只有這點纔是我所願望的境遇，我只在這中間纔過我的宗教生活，祖國生活，家族的同友誼的生活呢。所謂一種安靜甜蜜的生活，一定要與我的性質適合，還要在我的想像社會裏，工作與意趣不相矛盾的一致中間纔是呢。在那中間我也是好基督徒了，好人民了，好家長了，好朋友了，好工人了，無論從那方面，都成了好人了，那時我纔愛我的職業，也纔會尊重牠，也纔願意過那貧賤質樸的生活，不但如此，並且還要平等溫和纔行。在那裏面我纔得安安靜靜的，瞑了我的目，不必說的，這些事轉瞬間在腦筋中就忘却了，不過我總是愁苦着等到人們想

出這種狀況的時候纔止！

此後換了這種的……我又說點什麼呢？
不先把我一生的不幸說出來，我怎好對諸讀者
盡說些憂愁的事體呢。

第二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二

一方有一種怕懼，是關於逃跑的計畫，使我生警戒心，我很覺得憂愁，同時我實行的時間，又覺得有趣了；還在一個兒童的時代，就來離別我的故鄉，別棄我的親長，脫離我的依靠，以及一切我的資助；半途上放棄了一種足以爲生的學業，去做那知不到的未來行業；想從這無方法中得到那不幸中之幸；在這種柔弱無疵的年齡，就暴露了這一切缺德，妄斷的貪念；想到遠處去尋那一切的苦痛，遊蕩，詭詐的生涯，找做奴隸，自尋絕路，在這樣的極艱險的難關，我怎能支持得住！像這樣的一切，就是我所要做的；像這樣的前途，就是我所希望的。哀哈，我所描寫的前途景色是有多麼複雜！我相信可以獨立的，只有那唯一的感情，牠可以支持我到自由自主，我相信什麼都能做了，一切都能達到了：在這個空間裏，我只有爲了我昇騰去發展。我很安康的入到這廣大的宇宙太空；只有我的事跡去填補他；每行一步路，我總想發見那美味珍藏，及一切的奇遇，助己的好

友，慰我的情人，其所以如此的表現，就是使我從事我的宇宙，固然不是宇宙的全部，但是我總可以支配牠一部分，其實並不要如何的了不得；只要有一個親熱的社會，就可使我免除苦痛而有餘了。我自身的節制，已把我限制在一個小區域裏，不過他也很有分寸的，我想恐怕就是這種勢力把我維持住了。當時只求有一個大戶，就可以把我一切的妄念範圍了，就是：我若能得到一個貴族的抑或他夫人的寵愛，或者做到他小姐的情人，他弟兄的朋友，以及他的鄰舍的愛護者，只求得到這種的希望，就滿足了；此外並沒有特別的要求。

在希望這種很平常的前程中間，我就在城外各處漂泊了幾天，用我的交際能力去投宿在農家，他們都誠懇的收留我，一點不像都市人民的行爲。他們接待我，住留我，供給我，都非常親熱，並且有那誠懇的實質。這種的行爲絕不能叫做布施，況且他們絕不做一點驕傲的樣子。

我極力的各處走，各處的遊蕩，我就到了孔菲容村，是到了沙佛窪的境內，離開日來佛兩溜路（舊法里合中國五里奇）。這裏有位教士叫做朋德偉爾，這個稀異的名姓，我常在共和史上見得很眼熟的。我就好奇起來，想見見這些偉人的後代究是如何人，我就去看這位朋德偉爾先生，

他很接待我，於是同我談論日來佛的異教，以及羅馬正教的權力，並且請我吃飯。我對於他一切的結論覺得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回答，也不容易了結，並且當時我覺得在所有的教士地方，無論在那一處會食，總及不上我們這位牧師處所食的價值，朋德偉爾先生的爲人，真是很良善，不過說到學識的話，實在我比他學問多了；論到主賓，對待這樣的一個良善的神學家，我真可稱是個高客；他那法蘭日村的葡萄酒，也覺得很優美，我的面上差不多要紅了，剛剛他自己也結論到很高興的地方。那時我也住了口，對到這位很和藹的主人，格外的退讓，並且連面上幾乎全沒有反駁他的樣子。看到我這種的應付，人們或者認爲我是虛僞，那就是錯了；這倒確實是我的一種尊敬心。凡是過頌的行爲，甚而至於寬讓，並不見得完全是缺點，很多的地方是一種德行，在青年人尤所常見。親愛這件事，人家若是以之來待遇我們，接近我們，人們更應當同樣的對他：退讓並不是爲了欺瞞他，也不是爲了可憐他，這不是以惡報善。朋德偉爾先生的接待我，待遇我，希望我承受他的一切，是有麼樣的同情罷？我心上再沒有別的東西能適意了。我那嫩小的心，對於這樣的一切，牠好像說：『我對這位慈善的牧師，我已被感謝同敬重的感念範圍住了。』不過我覺

得我那卓絕的氣概，並不願牠就被這種歡待的緩和就壓服了。但是這種行爲並沒含有絲毫作偽的動因在裏頭：我對於改革宗教的事，居然就不想了；這種不易緩和和我的勢力，竟如此的迅速就令我親近起來了，我對之很抱一種恐懼心，這種恐懼就是要我脫離那所恐懼的事：然而我總希望我自己關於這一點，不要現出對於撫愛我的人們，有一種不快之感出來，那就非常自慶了。這並不是要埋沒人家的親熱，也不是爲了將來的希望，怕人家發覺了有所阻礙，總之實際上我毫無成見的一種感覺就是了。這種地方就是我的錯誤，我就像那有節操的婦人們求愛一樣，明知既無預約，又無所表現，一直到臨了，亦不過是想像多於事實罷了。

從一切理性上，同情上，倫常的情義上，都會令人原諒我的愚蠢，流離失所的跑出來，一定會強逼着送我回家，這種事總是真實的道德家所願做的。但是這位朋德偉爾先生雖是位慈善的人，確不是所謂道德家，剛剛相反，他是個虔心家，除了禮拜他所信崇的，以及念他那掛佛珠外，其他的德行，他皆不問，好像除了傳道師以外，別的他一點也不想的樣子，爲了信仰的成效的問題，他做了一篇駁論去攻擊日來佛的牧師，他倒簡直未想到送我回家，他並且利用我那跑到異鄉

又想回去而不得的念頭，他就屬望我久留在那裏。至於他對我的將來弄到我沈淪於不幸，或是竟成一個極無聊賴的人等等的，事可以斷言他決定不會的。他所注意的是在異端，恍惚我的精神，要令我忠於正教就是了。不過去到彌撒節（耶穌犧牲的祭日）的時候，我到底是做正直的人呢，還是做個無賴呢？（因為教儀上有種種許願的原因）人們不要以為這是天主教的一種特別方式，其實所有的宗教教義皆是如此，只着重在人的信仰，並不問到人的實行。

一天朋德偉爾先生對我說：『上帝叫你到安西（法村）去，在那裏你可以見到一位很慈悲的婦人，她是得到國王的救助，恢復她過失的一切心靈，她是如此得救的，她也會救助人的。』這事，是件新近改教的華翰師夫人的事，其實所有的長教，認為她是賣棄信仰，沙田野王給她二千法郎的年金的原因，於是大家拚命的弄些壞人到她那裏去分潤她的錢，我自己覺得非常的慚愧，要一個很慈悲的婦人來資助我。本來人家幫助我是很樂意的，不過受人家的布施是很討厭的，況且這位女虔心家對於我也不是願意要我去的，所以尤為不好過；但是各方面的逼迫，如朋德偉爾先生之催促，饑寒的迫切，又無可如何，加之這一條行程是容易的，況且還可得一個位

置呢，心裏雖是困苦，也就決心了，於是到安西來了。每天任我所能的走，但是我並不着急的趕，走了三天，我見到那沿路邊的人家的別墅大宅，無處不覺得總可以去尋到點等着我做的事業。不過我既不敢進去，又不敢敲這種大宅子的門，因為我是很弱怯膽小的，只有在那朝在外面的窗子底下唱曲子，很古怪的，唱了很久，我已經是嗓子都要裂了，一位夫人小姐都沒有被我嗓子或是曲調引動了她們，連人影都看不見一個。說到那些驚人的歌詞呢，還是我的同學們教給我的，況且我唱的也是可令人驚動的樣子，誰知沒有用呢！

後來到了安西，來見華翰師夫人了。我一生的性質，在這時期裏，就把牠決定了，所以我不能輕輕的看過去。我在十六歲的時候，雖然不是像人家說的那樣美少年，但是我生了一個很好的小身裁，很好看的脚，很嫩細的小腿，很爽快的模樣，很活潑的面貌，很可愛的小嘴，烏黑的頭髮同眉毛，一雙小眼睛深嵌入在裏面的，不過視射出來發生很有力的光芒，這就因我的血是灼熱的原因，最殘念的就是當時所有這些原因，我一點都不知道，後來到了我的一切風采都過去了，才想到當時的這些情形，並且還有一種膽怯的脾氣，在我那個年齡，一種很可愛的性質，無論甚麼

時候，總焦心着怕討沒趣此外，我雖有那很豐富的精神會想像，但是向沒有問過世事，所以一切的交際非常缺乏的，我的知識不獨補助不了這種的缺點，並且只有格外使之缺乏，格外覺得我自己遇事無能了。

因為這種原因，所以最怕接近那沒有見過的交際，勢必令我要用別的方法以應我的需要，於是就寫一封似法律家派頭的漂亮信，信上的行文用些書上的成句，口氣又帶着點小徒弟的調頭，一切的理論裏，都露出盼望華翰師夫人發慈悲的語氣，將朋德偉爾先生的信夾在我的信裏，於是就去作此極艱難的拜會去了。到了那裏，看不見華翰師夫人，人家對我說：要等她從禮拜堂回來呢。那天剛剛是一七二八年的復活節前的最後的禮拜日。我就跑了去趕她，心裏覺得好像看見她了，追到了，對她說話了……的情形，只是想注了那目的地，自從那時以後，我不知在那裏灑了多少眼淚，對那個地方接了多少次吻，可惜我不能用金欄杆把那幸福的場所圍起來！恨不得將世上一切所有的敬禮去敬拜他！總之無論任何人要想去朝拜這救世的紀念物，一定要跪到去近牠。

那座房子的後面，是一條巷子，在右手有一條水，流進到那房子裏的花園中間，左手是圍牆，要經過一道膺造的法蘭西三教會式的大門，才得到那教堂。我正在要進這道門的時候，華翰師夫人剛剛因聽到我的聲音轉過臉來，我被這一看，成了個什麼樣情形罷！我心裏一向以為是個很兇惡的老女教婆，至於朋德偉爾先生說是個很慈悲的婦人的話，我在意想裏總當是指到別的事而言的。那裏知道，我見她那面相好像粉做成的慈和樣子，滿充着溫柔的一雙藍眼，很爽快的一副顏色，婉轉清亮的聲音，可說一點沒有逃得過我這青年新教徒的一眼；因為我在這一剎那間已經被她歸依了，所以宗教一定不能少這些教士說教，引人上天堂的話。她笑嘻嘻的接了我那戰威威的手所繳給她的信，把牠拆開，在朋德偉爾先生的信上只看了一眼，就來看我的，並且從頭到尾她完全看完了，若不是她的用人來告訴她要去禮拜的話，她還要再看一遍呢。『呵！孩子，』她對我說的聲音，令我戰慄起來了，『你這種的年歲各處漂泊；實在是很可惜。』也沒有等我回答她，她隨即說：『到我家去等我；叫他們代你做早飯；等過了祭禮，我回來同你談談。』

華翰師夫人的本姓是路易愛龍羅爾，是烏臥省的維緯城的老貴族家裏的小姐。她在很年

幼的時間，就與盧松省的織納當先生的長子，陸華家的華翰師結了婚，結婚後沒有生育，也沒有十分幸福，華翰師夫人爲了點家庭的問題，乘了沙田野王維多利——豆麥德在愛味安地方的時候，就跑過瑞士湖來，拋棄了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她的故鄉，來投身在這王的座下，也很像我一樣的輕舉妄動，並且也是常常的傷心流淚。這位沙田野王，是自願做熱心天主教的王，於是就把華翰師夫人收留在他的保護之下，並且給以一千五百陪門（意大利幣）的年金，這總算很大的隆遇，因此大家見了君王如此的待遇她，總懷疑其中有內幕了。後來沙田野王爲了要解脫一切謠言的原因，就派他的衛兵護送她到安西來，置之於日來佛實授監教的密舍監督直轄之下，華翰師夫人就在那裏的聖母訪問修道院裏正式宣示入教。

我來到的時間，她已經在此地六年了，這時她是二十八歲，她是同十八世紀一同出生的，她所有的一切行爲，都保接着有種美感在裏頭，因爲這種美感不獨是在她的顏貌上，實在是含在她性質上的原因；最顯著的，就是表現在她的一切開始的暗動的中間，她生有一種慈祥溫和的氣象，很和善的凝視，天使一樣的含笑，她的嘴度也與我的差不多；一種不易見的很好看的灰色

頭髮，她就隨便的挽了一個髻子，就是這樣返而增了她許多的瀟灑氣。她的身架雖矮小，雖是稍爲豐滿了一點，但是決不覺得醜陋；並且是決不容易見得到像那樣美的頭，那樣好看的胸，那樣妙的手，同那麼好的臂子。

她所受的教育是很複雜的；也同我一樣的出世就沒有了母親，於是就受了些無所謂的教訓，隨到她的教養婦人也學些，跟她父親也學些，在先生那裏也學些，從她的情人方面得來的爲最多了，而尤以在一位戴偉先生的地方學到的爲最多分了。這位先生是有興趣而有學識的人，很會代他所歡愛的人裝飾的。如這麼些不同性質的教導，牠自然是互相侵害，並且這樣無次序的紛亂學習，只有妨害了精神上的自然精密，所以她雖然哲學同物理學都稍有點頭腦，但是總丟不了她父親的那種方士氣味；因爲她曾經做過那種什麼補藥，以及一切敗毒止痛的怪藥；她當時就以爲得到了祕訣。於是所有的賣假葯的人就利用她的弱點，來壟斷她，拿她做鼓吹，把她就陷害了，完全利用她，把她的精神，天資，心機，一齊都埋沒在乳鉢裏，葯劑裏了，並且以爲從這上面就可以把這女子，烘托到最高貴的社會裏去了。

這麼樣的卑劣惡漢們，誤施她的教育，胡亂的指導，就把她理想的光芒都消失了，她的那種優美心意，就被圍困在這種惡空氣裏，始終停滯着在一樣的狀態裏；只有她那溫和可愛的性質，對於一切不幸者的感想，無盡止的仁慈，以及那開闊，爽快，愉樂的性情，依然一點都沒有改變；還有她到那年老窮困疾病的人們的面前，以及在那種災害裏頭的時候，那種從良心上出來底安靜慈祥的態度，簡直保持到她生命的終了，這完全是她那優美底生命的陽光。

她那一切的缺點，好像是永久附屬在她身上，有種無限的活動力似的，並且好像永不願停止他的作弄的樣子。不過這些作用，並不是一定要驅駛她去做那婦女們的惡事，只是發生在那要做的同要指導的一切創造事業上。所以可以說她是個生來做大事業的人。假使龍格維爾夫人（註）換在她的地位的話，只是個挑駁離開的婦人；換言之把她放在龍格維爾夫人的地位的

（註）龍格維爾夫人 (Mme de Longueville) 生於一六一九年，歿於一六七九年。是路易十四時代中青年少數

黨 (La Fronde) 的有名女英雄，內亂時指揮該黨軍隊，為法國婦女中的古代有名人物。

話，她倒真能治理國家。她所有的天才，皆沒有用得其所，本來她很能得到個光榮的境遇的，此刻就算沈沒在這種狀態裏了。她凡遇到與她有關係的事，她一定要在她腦子裏計畫過一番，並且她看了對方的事物都很鄭重的。這都是她的眼光底見地比她實力強的原因，所以她失敗的就在缺少實力；於是她的計畫一遇到失敗，她就連什麼都消滅了，其實要換了別人的話呢，可說一點也沒有事。這種事業上的失敗，對於她是有多麼損失，至少也令她在修道院裏減少了莫大的幸福，把她所希望的餘生阻撓了，從此也就決定了。她那種單純不變的寺院生活，在那小客堂裏做那無味的言談，總慰藉不了她的活潑的精神，因為精神是天天有新系統的，並且是要求自由的東西，豈能以這種不變的狀況去範圍牠呢。那位慈善的貝爾烈克司名譽監教，雖然沒有沙勒

——法蘭沙（註）的才學，但對於她卻有好多點是很像的，他叫華翰師夫人叫做他的女兒；於是

（註）沙勒——法蘭沙（François de Sales, 1567-1622）是個律師，開創聖母院的主人翁，立意是他，而實行的功勞還在善達夫人（Chantal, 1572-1641）。她因為她的丈夫出獵受傷死亡了，又因當時天主教正盛的影響，就帶了子女們閉關，後來因法蘭沙說教到了她縣裏，就與他結了婚。於一七一〇年，由她正式成立了聖母院。

華翰師夫人更像了善達夫人了，並且好像只要她不厭棄這種修道院的懶蕩生涯，將來恐怕也能同他去隱居的。本來華翰師若是在這監教的面前，不做那些新教徒歸依的瑣屑禮節，也不能就算是缺乏虔心。她本有她的很誠信的宗教，改變了有何意義呢？她若悔恨的時候，定會認爲是一種錯誤，不過這例並不是要希望她復教的意思。她不獨已是個死心踏地的好天主教徒，並且她從此就生存在這個信仰裏了。我看到她心底裏，敢決定她惟一的厭惡，就是因要作那一切偽善的行爲，所以她無一點表示她是個虔心家的樣子。她另有一種極堅固的信力，可以鞏固她的信仰，不過此刻無時間來談這問題了；後來有了別的機會再說罷。

所有否認精神感應的人們，假使能解釋得出來的話，就請說明一下；是什麼理由，這第一次的會面，第一句的話，以及那第一次的注視；何以那麼樣的感動我。華翰師夫人所感動我的不獨是那種極活潑的情感，實在是一種完全的誠心，可說是一種永遠消失不了的勢力。我們現在就假設是我對她所感觸的，是真實底愛情作用，然愛情就認是完全表現出來了，但仍要看到我們將來交際的事實；這種情愛自是與她生俱來的，而她又如何吸引那些細密的，如心氣的和平，沈

着，爽快，慎重等等的情緒呢？何以初次接近這個禮讓，敬畏，和悅的婦人，就覺得她的身分比我高尚，除她之外，我就從未遇到一個同樣的婦人呢？無論是她的大小快意的事，我的心向就隨到這種事轉移了，這又是什麼理由呢？假使完全是因為她的樂趣上發生的話，何以我說不出對於這些事的那種輕快，那種滿意的原由出來呢？何以那時就沒有一點遲疑，懦弱，拘束等等的感觸呢？生來的害羞，和不自然，是見不得生人的，何以我見到華翰師夫人的頭一天，以及那最初的一刹那，又那麼樣的好交際，那麼樣優雅的言語，那麼親愛已有了十年的好聲音，那時對她的那種極大的親力，竟很自然了，這又是怎樣來的呢？誰不是都有愛情麼？我也不能說我沒有這種的望想，所以我是有的；不過沒有掛念，沒有嫉妬就是了。人們不是都想得到那自己所愛的，或是被愛的對像麼？這個問題倒決沒有從她身上射到我精神裏，我自己連一次都沒有揣想過是我愛她，她對我也從沒有一點稀異的事情，固然在我感想裏對這個優美的婦人，總會有點無形的印像；人們總可以在後面看到許多出於諸位豫想以外的奇事就是了。

在這件事裏，後來我是成了如何的情形，這是件問題；現在因為對於這件事要慢慢兒的談，

先從她與我在一處會食說起，在這回初次會食裏，我缺乏口味的程度，也是我出生的第一次，她的房裏用人來招呼我們的，她也說我這樣的年齡，這樣的體格，吃這麼少，在旅行家裏是第一個，她從來沒有見過的。這句描寫的言語，在她主人的心裏，對於我沒有一點關係，倒是剛剛射到同食的一個肥大的粗笨漢的頭上了，這一個莊嚴會食檯上，共有六個人，只有這位先生，他個人感覺到這句話，我呢，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境遇裏已經不要吃飯了，我心裏盡是些新感覺，並且這種感覺一直布滿我的全身；簡直沒有精神向別的作用去着想了。

華翰師夫人要想知道我從前一切的底細，我就想到將我在我師傅那裏底那些過去的激烈，重述一回。在這次談話裏，那種優美的精神，我是再快樂也沒有了，我一方說出我的命運的時間，她聽了也是對之再憐惜沒有的樣子。她那種溫柔的同情心，已經表之於她的形容，以及含蓄在她那凝神同舉止之間了，於是她也不敢即時勸我回日來佛去；以她的地位而論，對於天主教已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了，所以那時她很慎重，十分酌量她的言語，後來她從一種極感動的語調，對我說到我父親的憂慮，看起來是她勸我最好能回去慰藉他底意思。她自己一點也不想到

她說的是有多麼衝突自己的言語。她那出乎我意外的言詞，以及那種不輕見到的辯才，令我再也無可佩服了，她所說的一切，直入到我的心，於是我自己都知不到如何解決我同她脫離了。我想到回去日來佛的事，就算是在她同我的中間，築起一座不可攀越的難關就是了，我若是起了脚，要想再回來是不可能吧；我想雖是如此，却還是即刻走了的好。我若是留在此地，看到華翰師夫人的這樣無濟於事的幫忙，恐怕倒因之危及她罷。最後她帶了一種極同情的屬目到我望說：『可憐的孩子，你一定要到上帝叫你去的方去，你將來大了，你就會追念到我的。』我想她自己也沒有想到這句預言，將來就會那樣的痛快的實現。

難關完全阻住了。這樣的年幼出了家鄉，是怎樣生存到學業的半途就停止了，這時我是什麼行業也不知道，從前所會的，又是不適宜於沙佛窪生活的，因為這裏是很貧苦的，沒有手藝可做，那個同到我們吃飯的那位粗笨漢，極力的停頓了一下，恐怕是爲養息他的下顎骨，忽然的說出一句告戒，並且說是從天上來的，及後按他的下語判斷起來，其實倒不如說是從地下來的好。這件事實在是我要到都漢去的一件事，因爲那裏有一間信徒們組織的救濟院，他說：我要到了

那裏，得到了好心靈的救濟，於我的生命及靈命都很有益，只要能進到了那教堂裏去，將來並且可以得到一個很適宜的位置。接到他又說到旅費的事，若是華翰師夫人能同那位名譽監教提到的話，他一定肯幫助的，況且那位男爵（監教的）夫人也是很慈善的，不會令人失望的，他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向到他的吃飯的碟子上看着說，並且現出是很懇勸很幫忙的樣子。

我見到這種調濟的事，是很難望成功的：我心裏很焦急，我什麼都不開口；華翰師夫人對於這個辦法，也沒有像他說的這樣的有把握，因為她剛得到有人贊成她這種主張的答覆，還等同監教去商量呢。那裏知道這個怪人，他好像恐怕華翰師夫人講不到像他這樣好的樣子，並且他還想在這件事裏占點利益，於是跑到高僧那裏去，對那些教士也是這樣亂說，當時華翰師夫人恐怕對於我這趟旅行有了妨害，應當要早些籌措，於是就趕快同監教去商量，監教竟贊同了，並且即時就交點錢把她做我的小旅費。她於是也就不敢主張我逗留在那裏；因為到了我的年齡，在道理上，像她這種年紀的婦人，也不能留一個年輕人在她的旁邊了。

我的行程，就是這樣，就由那些招呼我的人們決定了，令我不得不乖乖的服從，不過實在也

沒有什麼要齟齬的事就是了。雖然都漢是比日來佛要遠一點，我想牠是個首府，並且同安西是特別有親切的關係，不像其他的外國城市以及異教地方的情形；況且這次的出門是完全爲到順從華翰師夫人的意思，還是在她的管轄之下，簡直就算住在她的鄰舍一樣。於是這次壯大的旅行的意念，就激動了我環遊的豪興，就此這個意念牠就發動開始了。在想像裏覺得在我的年齡登山越嶺，是有多麼有趣，並且登亞爾布司山的時候，我扒得要比別人高，觀察那些日來佛的鄉間，也是一件不可抵抗的引誘力。所以我就答應了她們，我們那位粗漢同他婦人，也是在兩天內一定要動身了。華翰師夫人就把我交給了他們，並且囑咐他們一番，把我的錢包也把他們拿着。她暗地再把我一點零用錢，關於這零用上還十分吩咐了些教導，於是我們就在禮拜四起程了。

從安西出發的第二天，我父親同了他鐘錶同行的一個朋友赫法先生，追尋我趕到那裏了。這位赫法先生是個有頭腦的人，並且很有文才的，他做的詩要比哪末德（註）好得多了，言論也

（註）哪末德女士（La Motte）即顧備夫人，生在1648-1717年，是法國當時有名的神祕派文學。於1685年，曾出

與她差不多。質言之，他是個完全正直的人，可惜他那麼得時的文學，只算教出一個演喜劇的兒子。

這兩位先生到華翰師夫人那裏去找我，他們在那裏同她歎惜我的命運，他們要想追到我，除非是他們騎馬我步行，才達到目的呢，否則總是無希望了。我舅父也是同他一樣，他聽了消息，就來找我，跑到孔菲容，因為到那裏已知我到了安西；他從那裏折回日來佛去了。這樣的情形，我一切的親人們，好像料定我這個流星，將來自會到一種不可逃的收場的。我哥哥不見了的情形，也是同這一樣的謬誤，後來竟完全弄到連他成了什麼情形，都不知道了。

我父親不獨是個禮讓的人，並且是個十分誠實的人，因為他有這樣豐富的精神，所以發出很廣大的德義；質言之，他是個好父親，尤以對於我了。他愛我是十分親切；不過這種愛，同愛他的一切趣味是一樣的，自從我同他離開之後，因為被別的意趣牽引了，就稍為冷淡了一點父親的情愛了。他後來在立雍續絃，他的婦人雖是在年歲上並沒有生育弟妹，但她是有父母的，因之就

成了一個不同從前的家庭了，因爲一切對象不同，所以成了一種不同從前的夫婦，他就不像從前那樣常常的想到我的紀念了。我父親老了，他並無什麼財產養他的老境。我同我哥哥有母親身上的一點財產，在我們不在家的當中，那上頭生出的利息，自是歸了我父親。我這種觀念的由來，也不是直接對我父親身上發的，也不是以爲這錢不能做他的應得；不過在這種觀念裏，微微的有些莫明其妙的意義存在，因之有時會混沌了他的熱誠，故雖無一點意識，但總有些離奇的樣子。我想其理由就在他們不應趕到山背溪去，一脚就來安西，自然就找到我了。再一層，自從我出逃之後，也會常去看他，我雖仍感其由父的親熱，然而已不如前此對我的有熱力了。這也是一個關係。

從這種爲父的行爲上，我已很識得了所謂和藹與德義，令我對於自身起了許多的反省，由這些反省，維護了我健全的良心所在，實在不少。我從這上面得到一種極大的道德的教訓，其惟一的存在，就在日常的慣習上；免除一種因利益的關係，消失我們的義務心，以及在別人的災患的中間，能激發我們的善心，不過在有這種心地的人們，雖在此情形中，能覺到真的德義感情，但

是不要幾久，快慢不同的就覺不到了；於是在良心上，雖不斷的仍是存在，然在行爲上已成了不正常的舉動了。

這種教訓，很深刻的印在我心上，實際上固顯得出，雖在我一切的行爲上也含到的，於是在大衆的當中，就因這些教訓，弄成我一個很古怪很癡愚的樣子，並且尤以在我的交際上爲最顯著了。於此，人們總猜疑我想作新的人，或是做出比別人異樣的事體。其實，我並未夢想及效法他人，或是標新於異己的念頭。我一意只想去做所謂好事就是了。我極力底隱蔽那隨遇而生的，妨害別人自利而利己的心理，這雖是種無意義的潛伏想念，然而對於那個對象的人，總是損傷他了。

兩年前有位元帥，想把我的名字記在他的遺書裏，我當時極力底反對。我回他一封信，說：我不願有絲毫事體，令人們知道我的名字在任誰的遺書中，並且在他的遺書中，尤其是沒有我的事跡可記載。他後來回我的信：他要代我補成一種終身的年金，於是我也對之不反對了。人家要說我是因爲有利可得的原因，所以不反對了，或者也就是這原因也未可知。不過，呀！我的恩人

呀，我的父親呀！假使我不幸殘存在你們的後面，我若得到你們的慘耗，我什麼都完了，那時我什麼也不要了。

這呢，就是從我發出來的種最美的哲理，其實也就是從人類的心裏噴湧出來的。我一日一日的逐漸底浸透得很深刻了，於是將這件事，會在我從前的一切著作裏，用種種的宛轉方法描寫；但雖然公布了，人們總視爲兒戲，所以一點也覺不到。假使我若能苟延到這本創舉成功，將來再在一本別的書上去發揚牠，我在愛美兒（盧氏教育論名）的續本裏一定要用這一個教訓，做一種頂可愛頂著目的標準，望我讀者諸君將來一定要留意呀。這麼些的回想，對於一個遊子的身上，也算够了，現在應該到了繼續我行程的時間。

這次的旅行，倒沒有如先事想像間的困難，總算非常快樂，同行的笨伯，表面上也並不十分討厭。他已經是個中年人，把他的花白頭髮扎起了垂在後面，好像個兵士的模樣，很粗大的聲音，十分爽快，很能走得，很能吃得，並且各種行業都做過，可惜無一樣是他能精的。他好像曾經提議過，要在安西設立一個什麼工廠的，華翰師夫人對他的計畫也未打消，只是候得總理的同

意，至於他這次都漢的旅行，華翰師夫人所破費的也很不少。這位朋友有種企謀的才能，常與一切教士相週旋，並且慇懃的代他們出力，他也用一種信教的口調，不停的說起教來了，並且自負是個大傳教家。他也知道一段拉丁文的聖經；於是他就像知道幾千百條文似的了。因為每天他至少總要重複背誦幾千百回。其餘，他只要知道別人的錢包裏有錢，他就不怕沒有錢了；這種行為比起做賊來，是要巧得多了。他還用那種誘惑的語氣，傳播他那虛偽的虔誠，腰上掛到一把劍，簡直好像那隱士彼愛兒在十字軍中說教一樣。（註）

說到他的妻子沙白翰夫人倒是個很好的婦人，她在日裏要比夜間安靜了許多。譬如：我在他們房裏睡，他們種種不睡的嘈雜，常常吵醒了我，設使我要識得那種嘈雜的原因，可說是不得不令我醒的。不過我當時一點對之也沒有猜想，我在這點無知的談話裏，對於這惟一的人情，就無形的述出了我從見識上得到的一切教導了。

我在行程中很有趣的回到我那位虔心的鄉導官，還有他那位快闊的伴侶，途中既無意外

（註）彼愛兒（Pierre, 1050-1115）為一傳教家，是第一次十字軍的首領。

的事件，也不覺得一點困難，身體精神都在一種很滿足的境遇裏，這恐怕也算得是平生最有趣的所在了。我在這種青年，這種健壯時期，又是在自信信人的時代，時間雖是極短，但是我平生極難得底有價值的機會，也就是這種所在，這就是我們生命的發張盈滿，藉到一切的觀感，擴張我們的自我的時期，所有美麗於我們眼前的一切，盡是我們生存所好愛的大自然。我那甜蜜不安的心向，牠得到了一個對象，已維繫得牠很少漂泊了，並且已經固定我的空想像。我自己覺得，就是華翰師夫人的人了，竟是她的藝術品，她的學生，她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她的情人了。她對我所說的那些親切的事，對我所行的那種的細密親熱，以及她表示的那種極溫和的同情，簡直將我都弄得眩惑了；加之她每次的注視，對我好像滿含着愛情的，因為我感動得深，所以這種情形，在我旅途中，完全充滿了我的觀念，於是就成了我的很有趣的夢想。對於我自身的生涯上，一點也不恐慌，一點也不懷疑，並且一點也無阻撓這夢想的事。我自己想到：我只要到了都漢，一定可以在那兒生存了，並且還會把我安置得很好的。對於自己生活的事，絕對不用煩心；只要注意其他的一切就是了。所以我很爽快的行路，對於前程看得輕易的樣子；頭腦裏裝滿了幼稚的望想，一

切愉快的企圖，了不得的計畫。這其中我所覺到的一切事物，自己看了好像都在我將得的幸福裏保險了。我腦子裏，對着那一路的人家，只想到那些鄉間的美味；對到那些牧場上，只想到那種的嬉戲遊樂；見到河川的沿岸，只想到那些洗野浴的，散步消遣的，以及那些釣魚的人們；想到樹林子，只想到那些無上的水菓；樹蔭下，只想到人們在那裏並着頭兒輕言細語；見到了山間，就想起了裝牛奶的以及牛奶油的木桶，那種可愛的清閑，那種的安靜，那種的樸素，直是知不到要如何去快活。其實，目所見到的甚麼都沒有，心裏也存不住甚麼愉快了。這樣廣大的景色的美質與實質，只有在理想裏表現那適當的樂趣；我的虛榮心，也是混合在理想的點上。自以為在這麼小的年紀，就到意大利了，見觀了許多的地方，並且跟到這位安立霸大將（瑟穿山越嶺，在我的年歲，是有多麼榮耀呢。將以上的一切，合起來說：所到的地方，都是很好的所在，雖然在飲食上，我與沙白翰君比起來，是沒有吃到東西，但是無論如何，總可滿足我的極大的食望，所以我是再也

（註）安立霸大將（Annibal）是非洲紀元前三紀的古國加打呢（Carthage）其地即現今地中海門戶的都麗

地方（Tunis地方）的一個名將，當其第一次與西班牙戰爭，曾帶領軍隊登越亞爾布斯山。

忘不了的。

在我一生的經過上，想起其中的段落來，再也找不出像我們旅行中的七八天裏那樣無煩惱，那樣無牽掛；那位沙白翰夫人走的脚步，比我們行得有規則，那樣的旅行，其實只好說是長途的散步罷了。這一次的紀念令我存留的意味，實在比事實還要有趣，尤以在山間徒步旅行的趣味為最濃厚了。我一生的極快樂的徒步旅行，要算在這點少年的時間。後來沒有很久，發生出種種應作的及其他的事體，如搬行李，趕車子等等，一切都要我代這位先生做了；所有種種麻煩的留神，種種的困苦，種種的不方便，一起都來到我身上了；從此就將我旅行中的樂趣變換了，只求趕路，心裏除了想到地點之外，甚麼都不想了。過後很久的時間，在巴黎我找到兩個朋友，是同我一樣意思的。他們想每人每放五十路易（古幣名二十四法郎為一路易）在荷包裏作用費，一共用一年功夫，徒步走遍意大利，除了要一個替我們拿鋪蓋包的傭人，以外甚麼都不帶。口說有很多的人都贊成，都願意這種計畫，但是到底大家還是空話而已，只有在談話時做種談資，實際沒有希望能實行。我記得有一次與狄德和君同葛恆君兩位，談到這個計畫最熱的時候，我已對他

們用盡了心思，以為這次總可以有希望了；後來還是完全化為紙上的旅行計畫，在葛恆君以為即使實行了也不見得怎樣快樂，對於狄德和君是十分不信以為能實行，對我則又帶到點客套。我急望到的都漢，很快的居然到了，從我親見的樂趣，竟緩和得很有意思。眼看着是個很大的城，並且即刻的功夫，覺得那兒的情景，竟可以適應我所希望的一切，因之我的慾心好像煙塵似的在我的腦子裏昇騰起來；那時自己看了自己，覺得已比舊時學徒的狀態，高了無限的身分；我已好像不似豫想中的那樣的低下了。

自這兒向下說話之先，我要求諸讀者原諒我，明白我，在這種粉末的細事裏，翻來覆去的在這裏繼續，使大家看得無一點趣味。要之我既決意將我自己完全無缺的在這本創舉裏，對公眾來發表，一定要將自己完全不留一點底發表出來的，不讓他有一點恍惚，以及遮蓋的所在；一定要把我自己不斷的放在諸位的眼前；不但如此，雖我心中一切恍忽錯亂的情形，以及我一生裏邊邊角角的所在，都一一要說到的；要不失落我視線裏的一剎那間的事情，最怕是在我供狀裏發見了一點空子，一條縫隙出來，那時就有了疑問道：在那個時候是如何經過的呢？那就不好說。

我不願意完全發表了。總之，我用我的供狀，對於人們要作憎惡批評的所在，我總說得十足。否則，不如沈默着不說的好了。

華翰師夫人給我的一點小私方也拿了出來，我自己是因為多話，然而對我這位保護人，這點多話，倒不是無用。那位沙白翰夫人把甚麼都拿去了，雖華翰師夫人給我扣在小劍上的一條小銀光色的帶子，她都想要拿去，這東西因為我比甚麼都留心的，所以沒有被她拿得去；就是把小劍也是一樣，若不是我握得緊一點，也到了他們的手裏了。在路上他們很忠實的替我使費，到了臨了，他們任什麼都沒有留一點給我。我一到都漢，無衣，無錢，連換洗的衣裳也沒有。總算對我別特恩惠，別特有功德的，就是：使我去求生路。

我帶到的信，我就拿了出來；於是隨即把我帶到宗教矯正的救濟院，到了那裏，就要受宗教的教訓了，在那裏就算是賣了自己去換生活罷了。一進門，我就見到一對極粗的鐵格子的大門，經那裏進去，有人跟在我們後面，把鑰匙轉了兩轉鎖上了。這一個初感，使我顯出個沒趣的殘酷情形，從這上，就令我開始思索了。當時有人領我進到一間很大的房裏，我在那裏看到一切的家

具，在這間屋子的極裏邊，有一個木造的神壇，上面懸着一個大十字架，並且四方有四五張木頭的椅子，那些椅子好像是打過蠟似的，又好像已經使用得很多的，把牠磨擦得都發了光。那時有四五個壯漢同在這大廳上，也是在那兒候教導的同志，這幾個人，與其說他們是候補的聖子，不如說是些妖魔的箭手，還得當些這些癘三中，有兩位司拉夫的人，他們說是猶太同莫兒（亞拉伯地方）生的，並且對我說他們曾經在西班牙意大利各處走過的，隨便到了那裏，他們就在基督教裏受洗，因之在各處就避免了艱難。在那天井裏，有一個很壯觀的大月臺，在那下面又開了一道雙開的鐵門，從這道門裏放進我們那些改教的姊妹們來，她們也是同我一樣的到那裏去悔改的，也是沒有受過洗禮，只宣過一次正式的誓就是了。這些婦女呢，盡是些極不堪的妓女，以及極壞的婦人，她們倒是一點舊教的氣味也沒有的。這裏邊只有一個看上去還可看，並且也還算神氣，她的年齡與我差不多，頂多也不過一兩歲的差別罷了。她那一對偷看的眼睛，剛剛同我的眼睛不期而遇的對了好幾次，就從這上頭令我對她生出些興致了。她已在那兒三個月了，還要再住兩個月呢。在那裏若想與她接近，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並且她是被我們那位看守老太婆

跟定了的，加之又被那個說教的纏住了她，所以她在這兒說話的忙碌比作功課還多。她雖對於宗教沒有什麼，但一定也要把她特別的弄愚蠢些，因而就不得不格外教導得長久一點時間。那個傳教士總認她還沒有悔改的樣子，但是她已經厭棄她自己的關鎖了，於是她說要想出去了，做不做基督徒都好，請求開放她。她既這樣說，只有放了，因為她還是承認基督徒呢，最怕她反抗起來，或是說她不願意了，那才更是無辦法了。

爲了歡迎我們新到的人，召集了一個小會。有人來對我們作了一小段的教言；對於我呢，要我將來一定代上帝的光榮去服務，對於別人就誘導他們，用與我同樣的意思作禱告，並用開導我的話，做大家的舉例。過後，那些童貞女，一起回到她們的關欄去了，那時我也空了，在那裏追想使我驚奇的種種情形。

第二天的早晨，有人來把我們新來的集起來做教導；這時就是我開首回想我自己，去到那裏所做的第一步，同時也就是在那裏被那些方法來鍛鍊我的起頭。

有一件事，此刻要來說的，從前也說過的，將來還是要說的，並是我成天對之感觸的，這是件

什麼呢，就是若說從沒有一個小孩子，能受過理性的健全教育的話呢，那就請以我爲例罷。生我的家庭，是大家認爲有品行的人家，我所受的一切教訓，皆是有知識的教訓，並且是從我所有的親長身上得到的。正直的模範，我的父親，雖是個愛遊樂的人，但他不獨是十分誠實，並且是很信宗教的，外面是個正直人，內心又是基督徒，生育我的時候，是他最幸福的時期，感情呢，又是他極濃的時間。我的三個姑母呢，都是很賢慧而有德行的，兩個年長的都是誠實的教徒；至於那第三個呢，是個精神同行爲上爲信仰服務的女子，不誇張的說，恐怕還要比那兩個信仰的虔誠。在蘭柏錫先生那裏的時候，也是個有價值的家庭，至於他的爲人，是在教會的人以及演教的人們以上，他的信仰是內心的，而他的行爲差不多是言行一致。他妹子同他的教導，皆是用一切和靈明確的教育，其實所有信仰的主要成分，他們已經早就種在我心裏了。像這些有識見的人，用這麼許多很實在的，很慎重的，很合理的方法，決不使我像對說教的那樣的生厭惡，並且無論什麼時候，我都是誠心底被感動，所受到的教訓，無不十分溶化。最奇妙的，每想及我所受教的一切，就覺得還感不足的樣子。在我柏娜姑母那裏呢，信教的事，已令我對之增加厭惡心了，其原因，就是我

姑母把教簡直當做職業的緣故。在我師傅那裏呢，我雖沒有別的複雜思想，但對於教的事，已是想不到了。雖是如此，我向未見到過有什麼青年人對我十分壞的，我也做過頑皮的孩子，但從無放蕩的舉動。

我本很有宗教信心的，不過這種的宗教，是在兒童的年齡上就是了。那麼，既說我很有宗教信心的，何以又在這裏掩飾我的思想呢？要知我的兒童時期，實際已不是個兒童了；因為我所感觸的，我所思想的，都是一個大人的情形。故我在常例上算是兒童，實在我已長大了；生我不過是我之所由出罷了。大家一定要笑我，看我說得這樣正經的成了個神童的樣子。不過，大家笑的時候只管笑，但是誰能找出一個六歲的孩子，他能對於小說上的熱望，興味，熱情，各點上感動到哭得流熱淚？若是找得出來，那時我纔覺得那虛榮心的可笑，並且我也纔承認是我的謬誤。

所以，我有時說：對於孩子們不必對他談宗教，假使有一天，要他們有信仰，他就會有的，而且他們不難的就認識了上帝，對我們大人也是這個方法。因為這是我從我所實驗的感覺上得來的，並不是單單憑着我的單純的經驗隨便說的；不過我也知道這個方法，不見得就斷定了一切

別人都能如此的。總之，你們能見到像盧騷讓嘉的六歲的孩子，在他七歲上，你們去對他講上帝的事，我對你們說：你們那纔沒有一點危險呢。

我想有人總覺得對於小孩子，以及成年的人，皆應有宗教的信仰，並且認爲人就像是爲這件事而生的。這種心理，人們只有減少，很少有增加的；因爲教義的信仰是教育的結果。除掉我父親他們教導我的，普通的主要教義之外，其餘只算給我一種醜陋的對神像跪拜就是了，我對於我們城裏的天主教，尤有一種特別的厭惡，因爲所有的教士，都裝束得週身烏黑的顏色。這種感覺就不合我的意，從此我就不到禮拜堂去看一下了，因之永也見不到一個着白衣的牧師。（惟有在教堂時着白衣）我無一次不是聽到巡遊唱經的鈴子，就發生一種驚駭恐懼的感觸。後來到了別的城裏，這種感觸即刻就消失了，不過到了所有鄉村的小教區裏，這種感觸，格外比我從前所經驗的，更甚一層。在這種的印象上，反而生一種奇怪的比較，倒是日來佛附近鄉間的教士，使城裏的兒童們生出種慈愛的紀念。還有一個時候，那種聖體臨終的鈴聲，也是令我害怕，同時那早晚拜課的鐘聲，就使我想起：吃早膳，吃點心，以及那些鮮牛油，好水菓，好牛酪等等的想像。一

直到現在，明德偉先生那裏的那一頓佳餐，還留着一個很大的紀念。所以我對於上述的一切，很容易輕視的。我對於教皇教（舊教）以一種遊戲同食慾的聯想看了牠，因而這種意志成了習慣，很容易發生出來；所以對於曾經很莊嚴加入的教會，牠的本身，只對我現出一種使我要躲避牠，並且永遠想離開牠的心理。在這個當兒，我倒沒有一定要想法子改教；但是我看了自己所立的契約裏的一切，想到那不可避免的結果，覺得很股慄的。我週圍雖有些未信而愛新教的人們，就以他們作了標準，藉支我的勇氣，也是不能適當，所以我不能遮蓋的說，我對於那些作神聖職業的，不能說他們不是些惡人，作欺騙的行爲。我自己想，我還很年輕，究竟那一種宗教是真實，我才好放棄我自己的信仰，於是同時又詳細的想想，又覺得一方對聖靈欺瞞，一方又受許多人的輕視。我愈對這上想，我愈對我自己發怒了；於是我歎息我的生涯怎樣會弄到這一步的，好像我的生涯，除了這事業以外，就一無所有的樣子。那時我所有的反省，都非常激烈，忽然的功夫，好像我發見一道開到的門，我一定可以逃脫似的；可惜這件事於我不是可能的，而且這個決心，也不敢決定就能支持得十分堅決。

因為太用腦海中的觀念，去與這個決心週旋，所以就戰勝不了牠。加之又爲了不願回日來佛的舊計畫太固執，還有那種所謂無面子，再要登山越嶺的艱險，遠離着故鄉，無親友的困苦，無一點資斧，所有這種的想像，好像都聚起來，使我生出顧慮着遲疑的後悔，再加以意志上的解釋：自己責難了已作的錯誤，就寬慰了演成那當時的事實，加重了一切過去的謬誤，對於未來，就得重要了。在那時我不能說：我自己沒有做錯事，可以由我說我是無罪，便算得無罪的；我只能說：可歎我的罪過，是我自己演成的，所以是我自己將自己陷入最後的窮途的。

實際在我那時的年齡，要想將自己到時能得到的一切，就放棄了，抑或是只任其在希望之中，還要把自己已演成的鎖鍊打破，竟明白宣言，自己是要尊崇我父祖們的宗教，一任危險之加來，都不懼怕；這種稀有的心力，從那兒能有呢！這種豪壯，不是我年齡上所能有的，並且決沒有這樣的幸事。事勢太前進了，一定令人生出反抗；那時我的抵抗即使也愈大，要之反壓的方法，以及其他種種也愈多了，總之人家自會有一種制止我的法則弄出來就是了。

人們大多數都有的，所謂「似是而非的理性」對我却沒有用的，因為這東西只有粉飾勢

力的缺乏的用處，要知到了用到牠的時候，已經太遲了。勇氣只是在我們的錯誤的時候，才用得着；假使我們總是謹慎，那麼，我們很少必要用勇氣的了。而且這種傾向很容易限制我們入到無抵抗的；我們讓過了一些輕微的誘惑，於是就蔑視危險了。不覺觸的我們就跌在險惡的狀況裏，這是我們敢保險的，到那時我們除了英雄豪氣，再也不能救我們出來了，但是英雄豪氣，又是我們所膽怯的，於是只有倒在地獄裏，去問上帝！「你爲什麼把我造得如此薄弱？」那時我們的良心代上帝回答我們道：我造你雖再薄弱些，總有能力能脫離陷井的，因爲我已把足了能力給你了，絕不使你自跌入陷井的原因。

我得不到一個正確的決心，應如何對付天主教，雖然，需要最後的決心尚早，但是關於這上用慣的意志，時常發生出來，於是只求找一件什麼意外的事件來救我的圍困。我決定了，只等着時間，並且把那些能作到的防禦，都預備好，忽然我的虛榮心，又打消了我這種夢想的決心。因此，我覺到想覓個機會，來難一下那些想教誨我的人們，這事倒不要十分找材料，就可完全把他們打倒了。我這種可笑的奮激，也放在這本創舉中來了；因爲那時他們是在我身上做功夫，我倒反

而向到他們做起功夫了。我想得很妥當底，要說服他們，只要用如何發生出新教的問題，逼他們就好了。

他們沒有知道，關於這件事，在我是很容易的事，至於意志與智識更不成問題。一般新教徒的教訓，大概皆是好過天主教徒的。他們兩下的分別就在：一方教理是要論證，他方則教理在服從。天主教是要採取旁人給牠的決斷，新教是要學出來的決斷。這些也是他們所曉得的；但是他們想不到，在我的情形，我的年齡，對他們有訓練的人們，會提出大難題的。加之，我還沒有受過第一次的神餐，雖是預備神餐的教訓，也未受過，這是他們都知道的，然而他們不知道這些事我在蘭柏錫先生那裏已受了很多的教訓，並且還有一件，在我面前有一個小貨房，是有許多與這些先生們大不方便的東西，就是：在我父親那裏讀熟的教會與帝國歷史，雖然到那時已差不多忘却，但到了辯論激奮的時候，牠一定會出來的。

一個老牧師，人雖小但很有莊嚴的樣子，把我們召集在一塊，開第一次討論會。這一次的討論會，本是談教義奇跡的題目，後來對我們同學們就成了問答教導的體材了，因之對於別人格

外底打消他們一切的駁論了。他對我就不一樣。及至輪到我的時候，我對他甚麼都阻撓：一切只要我能難他的難題，我都盡力的難他。一個字都不讓他逃脫過去，爲了這個緣故，把會也延長久了，並且把到會的人都弄厭煩了。那位牧師說了很多的話，他自己發燥，語調也亂了，於是提出件事來，說他聽不到十分的法國話，就停止了。第二天，怕我那種蔑視的駁辯，反害了我的同學，就把我放在另外的別室裏，同一個別的牧師在一處。這位牧師是年少些，是位尙言家，質言之，是個能做長久談論的人，帶點傲慢的樣子，好像什麼學者都通不了他的神氣。他雖是如此，我也不讓他這做種威嚴的顏色就屈服的；後來我做完功課的時候，自己覺得對他所詰問的各點，我所能答的都說得很好，很有證據的。我想把我壓服下去，就舉出許多有名的神父，如聖歐格司當，聖格黑哥華（註）以及其他許多神父的話來壓迫我，後來他覺得意外的奇怪，因爲他見我談到這些神

（註）聖歐格司當（St. Augustin, 354-430）是拉丁教會的有名神父，他主要的著作是「上帝之證據」同「懺悔」兩本書。

聖格黑哥華（St. Grégoire）就是教皇第一世一直到十六世的始祖，現在教會中行禮拜的時候，都要對之禮拜的。

父的話差不多是同他一樣；要知我並不是絕對的沒有看過這些書，恐怕並不下於他；況且我引了素氏的教會史上的段證是很不少的；有時他舉出證據來，我不在那證據上辯論，我用一本別的同著者的書答駁他，因此他常常很困苦的。最後他用了兩個理由斷定了我：第一理由是他比我淵博，並且使我覺得要對他表示敬意，我是看得很明瞭的；還有像我這樣的青年，可不必太迫逼他；我對那位老矮小的牧師，看得也很明白，他對我的學識以及爲人，都是不願意的。第二理由是由是，青年要多學，我一點還有學到呢。如此，就算他的結末的辦法，這個方法，就算使我不能再追逼他了，於是他想到當時有一件意外的駁論，他說我出了問題以外，他要第二天再談。並且說我所舉的一切證據，都把牠誤解了；於是指出書叫我去找，帶到傲慢的態度，表示他都知道這些東西，是應在那裏去尋的樣子。他覺得這不是甚麼大事，沒有危險，加之以爲我所引用的智識，我是很少練習運用這些書的，又缺拉丁文的智識，焉能在一大部書裏找得出一條舉例來呢，那裏知道我竟能一翻就見呢。那時我怕他會說我不信仰，去報告各主教，抑或者他強造出幾條解說來，解了他所困難的駁論。

在這種瑣碎的無端搔擾中間，每天辯論，以沈默的禱告作惡戲，後來弄出件很無趣的小險事來了，因而令我非常無味的不舒服起來。

世間再也尋不到像這種卑污的良心，以及這種野蠻的心理，再也沒有惹人發怒的一種的親愛了。是件什麼事呢，就是那兩個惡漢，自稱是莫爾人中的一個，來同我親近了。他很厚意的來同我接近，用他那種亂七八糟的法國話來同我談話，常替我做點小事，有時在棹上把他的一份菜分給我吃，尤以常用那種極熱烈的對我接吻，是令我最不耐煩了。他面上好像麵包上割了一條長刀痕，他那種如火一樣的注視，若謂之是和氣，不若謂之是醜怪的確當，不必說的是使我恐怖，我爲了忍耐他那種討厭的接吻，我自己向自己道：「這個可憐的人，他對我友誼很親熱的，我不要錯怪了他罷。」於是他漸漸的行爲放縱起來了，並且有時說出些古怪的話來，我總以爲他頭發昏的原因。一天晚上，他想來同我睡；我就反對的對他說：我的牀太小，他就硬要我到他那裏去睡，我還是拒絕他，因爲這個卑賤的東西，非常的齷齪，加之那種喫生煙的臭氣，令我聞到就要吐了。

第二天一個大早，剛剛只有我同他兩人在一個廳上；他又開始他的那種媚態了，用一種他所驚慌的粗暴的舉動。最後他漸漸的進步，格外無禮的討厭了，並且對我用力，把我的手拿到，也作出種同樣的討厭的情形。我爲了要脫離，猛力的叫了一聲，並且向後面跌了一腳，即時無一點表示，也無一點惱恨，也不發怒，因爲我那時實在無絲毫意思，那能知道這事發生出什麼問題來。我是用了多麼大的力量，才解脫了我的驚嚇，以及我的沒趣，後來他纔由到我在那裏：那時他就狂奔掉了，我看到他向火爐那裏去，並且向着地上滴到些我不識的膠黏的白東西，使我看到心裏難受極了。我就激昂的到月臺上着站，我那時一點也不刺激，也不煩悶，也不驚慌，好像沒有這回事的，並且覺得對我沒有甚麼不好的樣子。

我那裏知道這件事，是有如此的壞呢？我以爲他得了大病，或者是一種別的什麼可怕的癩癩發作呢；實在我不識用這種冷血的意思，去看人是有這樣醜陋，這樣淫蕩，這樣齷齪的行爲，有這樣獸性淫亂底火烈可怕的待遇。我從未見過有第二人有這種同樣的態度；所以我們要是近在婦人的面前，她們一定會有一種明晰的眼光，不願我做到這樣醜陋。

我再急沒有的，就是向衆人去說我所遇到的事。我們那位老女看守對我說，要我自己遮蓋；我只見這件事，令她很受感動的樣子，並且聽到她意大利話說：豬狗畜牲！我簡直就不知道爲甚事，我絕不遮蓋，所以雖是禁止我，但我還是四處講，於是因了我各處說。第二天大早，一個管理來了，很厲害的責備了我一場，並且忠告我，是敗壞了神聖家宅的名譽，爲到一點小事，胡亂驚擾。他順到他的誠斥，就對我解釋了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體，但是他並不想指導我，他揣度我是知道人家的意思，不過我是不願同意的原因。他對我很嚴重的說：這件事與放亂行爲，是一樣在禁的事，心裏也不要對那對方的人過於憤恨，因爲這種事，沒有甚麼十分可憎愛的緣故。他對我帶一點欺騙的情形說他自己的一件事，他說：他在青年的時候，也是一件同樣的關於名譽的事，因爲也是被脅迫的抵抗不了，後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於是他繼續這件無廉恥的事，一直到他來奉職的時候纔停止了。並且他想我的抵抗的原因，是因爲怕苦痛的恐慌，他擔保我這個恐慌是沒有的，所以不必要無事驚擾。

我聽了這個無恥的東西說出這件同樣而較大的事實，他自己雖一點什麼都不作聲了，我

不禁的驚歎起來。他並且好像對我教會了我件好事體的樣子。當時在我們旁邊有個第三者的教士，對他所談的事，一點也不驚嚇。我見了這樣很自然的態度，因而我才想這事是成了那個社會裏所許可的習慣了，關於這件事，我算沒有再好的機會能得到的教訓。後來聽了這些事也就不發氣了，但是總覺得很沒趣的這個印象是我所遇到的，而尤是我所目見的，所以留印在記憶上非常之深，雖到現在，每一想及的時候，心裏就要作嘔了。我再也不要知道有這樣的事情，豈知這種憎惡的事件，竟出之於護教人的身上；我自己強制不住的說他們，何以還看不出這個事實，就是他們的教訓上的惡結果。自後，他們看到我的時候，無一點慈愛了，於是從此這間無趣的救濟院，我逗遛在那裏無一點意思了。所以隨即只有走之一路了，我自己很急的對這條上想，剛剛正是我要離開那裏的時間到了。

這件怪事，使我將來結束這本創舉賬的時候，可以作得個標榜的武器；至於說到人們大家，也不過是在這當中過生活，我回想到那可怕莫爾人的行爲舉動，已使我無形的受了許多醜陋，爲了要遮蓋這件醜事，我是費了多少辛苦。反過來說，婦女們在我的精神上，就有個不可比的比

較了：我對她們的時候，好像從感覺上就不得不溫和了，使我起一種人格的尊敬，這是因為我的性別改變的關係，雖是醜得像女猿人也罷，比起這個假非洲人，在我的眼上總當得個崇拜的對象。

對於這個人，我也不知道人家對他是怎樣的談論，除了那個女看守羅漢佳婦人以外，我沒見一個人對他有一點惡顏色。但是他總不近到我也，總不來同我說一句話，過了八天後，他一個極莊嚴的儀式裏受了洗，並且從頭到脚着到白衣服，其原因，就是爲到表示悔改了他的良心誠實。行過禮的第二天，他就出了救濟院，於是我永也沒有再見到他了。

一個月後才輪得到我，因爲在這時間裏，那些監教們都向我說些難問題，並且他們對我查問過一切的教義，爲到要誇張他們改造我這個新歸依的教徒。

後來十分的教導了，也十分準備了，所有主任都同意，把我列在隊中引我到聖約翰管理教堂去，因爲要在那裏行一個莊嚴的歸依宣誓，他們實際雖不給我真正的洗禮，但是也着到洗禮式的衣服；所以這種禮式已很像正式的情形了，推想起來，那時所行的一切，好像是表示所有新

教徒不是真基督徒的樣子罷了。我穿着一件定式的灰色長衫，裝飾着有飄帶，就是這種種的形式，就算定命了。有兩個人，一個前一個後，各拿到一個銅盤，他們用一個鎖匙敲到那個銅盤，於是大家隨意多少放些布施在那盤子裏，其意就是施與這個新歸依改正教徒的。總之所有天主教的虛禮尊嚴，一點不遺的很誠實的行使了，並且也令我很知羞了，才算完事。那件雪白的衣服，我到十分需要，可惜他們不把我，也是同莫爾人，猶太人都是一樣的，享不到這種隆遇。

這樣，還不算完全了事呢！必需還要跑到教會審問所去，行那赦免異教罪的禮，從前雖亨利王第四，曾經也是這同樣的禮式，他派了大臣到那裏，代表正式入教的。那種情形，那種種的方法，都十分够得上審問靈父的行爲，總是免不了那暗示的恐怖，單以這種氣象，已使我進到那間屋子，就剝奪了我不少先問過了我關於信仰的話，再問我的境遇，我的家族，以及其他問題，忽然底問我道：假如我的母親是在地獄裏受苦的事，要我回答。這個恐嚇，使我倒抑制住了我憤懣的震動，我反而很愉悅的回答道：我願她不在那裏，因為上帝能知道她一直到臨終的事。那個教官就沈默住了，但是他纒一纒眉，並不向我表示一點贊同的意思。

這些統統弄完了，那時從我希望上想來，總要收場了，大家使我立在門外去，還給了我二十多法郎的散碎錢，是算我受的布施金。有些人來勸導我：要做好基督徒，誠實的向光榮上去；又有些人祝我的好運，把門對我一關，於是一齊都不見了。

他們在一剎那間，像這樣的斷絕我所有一切的大希望，不過是令我存一種兒戲行爲，並且使我永遠留了一個背正義的被欺騙的紀念就是了。這件事是很易知道的，在我的觀念裏起了個多麼大的變動罷，那時我前途所有光大的劃策，一齊落到一種極失望的當中了，況且早晨還住在極上等的宮殿的房子裏，晚間即刻陷之於要睡路邊了。人們都想可想得到的，我從這樣到絕望的起因，比之於我有了錯事的憂恨，要殘酷的多了，所以不得不激憤悔恨我所有的不幸，無須說的，在我心上成了惟一的事件了。並不爲絲毫的事。我出生第一次被關禁了兩個多月，出來的第一個感觸，就是嘗到了我恢復的自由。從這很長久的奴隸身分出來，再轉成自由自主我的行動了，我在這富源豐滿的大城市當中，充滿了服務的人員，反觀自己，覺得我的能力，我的職業，在這裏頭一定不會缺乏的，不要幾久，我想總會有人來接待我的，我很有餘裕的時間可以等候，

因為我有二十法郎在我的錢包裏呢，我就好像有個金庫似的，總是用之不盡了。我儘管任我的意思去支配，不必要去求人。這是第一次我自己看了我這樣的富，沒有想到失望同悲慘，只是聽到我的希望變遷，我的自愛心，還是一點沒有消失。我自己無時不覺得很勇敢，很安靜的；我已經覺得我的命運是注定了，並且也覺到自己擔負也只有我自己。

我第一件事，就是因為心裏充滿了好奇心，去到全市各處跑了一回，其時也不過是因為做一種自由的行動。我看到了兵士上崗；那些軍樂使我非常高興。我跟到行游的時候，我也歡喜那些教士們不整齊的歌聲。我去看到王宮：我近到牠就帶點恐慌；但是看到別人進去，我也同他們一樣；人們也就由我去。其實恐怕我得到這個榮幸，就是因為我手上挾到一個小包服的道理。實際或者是如此，然我心上却有個大意思，就是：我自己居然能到了王宮；並且自己看了已經覺得幾乎是同住在那裏的人一樣了。後來極力的跑來跑去，任意的走，肚子餓了，天氣也熱，我走進一間賣牛奶的店；他就把我一個冰淇淋，一杯冰牛奶；還有兩塊灰色最美的碧野門（是意大利之一城，在亞爾布司山脚）麵包，這是我再愛沒有的，我用了五六個，就吃了一餐平生最好的飯。

既到這一步，勢必要找一個投宿的所在。我所識的碧野門語（即意大利語）也够可以應付了，到也不難就可找得到的，不過我要爲到我的錢包，又要合意，就應慎重選擇纔行。有人指導我到寶街上的一個兵士的女人那裏去，她只要一個蘇一天的房伙錢，一切不招呼。我到了她那裏去找到一張空牀位，於是我就在那裏安下了身。這個女人年紀還輕，雖然是有了五六個孩子，但是新近纔結婚的。我們大家都睡在一房，母子與住客都在一處，就是這種樣子，我留在那那裏很久。不過這個婦人倒是個好女人，說的確一點，她人雖是身像個車夫，總是暢着胸脯，也不梳洗，但是心很善的，很親切的，她對我很和睦，也很幫忙我。

我過了好多天的惟一有趣的獨立奇趣的日子。我遊蕩到城內城外，察看一切令我發生新奇的事物；總之是一切爲初出籠的幼年人從未見過的，首都的東西就是了。我尤以到皇宮去爲最緊的事，每天早晨一定要出席到皇家的早禮拜。我覺得同到太子以及他的侍從在一個禮拜堂裏，是很高興的；但是那兒合我性情的只有音樂，皇宮雖再壯觀，也不能有牠那樣入我的心意，不過也只能在剛開始的時間，因爲經久了就不能永久的感動人。當時沙田野王（意王）他有的

音樂組合，在歐洲算最高等了；如梭密士，（註）得司野當，列彼緒細諸名家，都在那裏顯他們的光彩，本來引誘青年人，只要有些樂器，就很能感動而有餘，何況有了這麼樣的皇樂呢。至於我自己，只要受到那種眩照於我眼上的壯觀，羨慕得已經是癡歎不了。在這個宮室光彩之中，若是沒有那個使人值得尊敬的公主，那簡直我只當牠是演了一本小說，因為這個目標是使我惟一高興的事。後來我是因了敗興於一件較少光彩的事情，我想若是這點事情，出之於最收場的時候，那一定要能得到千百倍的趣味於如此的收梢。

我的生活雖是十分經濟，然我的錢包已經不知不覺底就空了。並且這種的經濟，並不是因為慎重的結果，實在是趣味單純上所自生的，而那種趣味，雖在今日再闊綽的生活中，也模倣不來的。我從前不曉得，雖現在還是不知道的，那種所謂至貴的飲食，究如何比鄉村飲食為好，我只要有了牛奶的物品，雞蛋，菜蔬，乾酪，焦黃的麵包，可口的葡萄酒，已令我十分够滋味了；我的胃口

（註）梭密士（Somis）是在當時意大利音樂界中，最有名的人物，他成爲一種凡愛農琴的碧野門派，爲當時皇家

樂院長，極爲衆人所推讚。

若在那種幾個侍者同客棧人圍住我的時候，因他們的煩雜情形，反令我不得飽腹。我那時只用了六七個蘇，就得到很好很好的一餐飲食，現在雖用六七法郎也得不到那樣的了。我自以為是節儉了，其實誤認了不儉而為儉，所以我現在還錯認着當時我所行的一切是節省呢，因為我那時儘量的享受到了一切物質慾望的緣故。那種的梨子，冰淇淋，乾酪，麵包，再加幾杯乾啄啄的蒙得裴哈（都漢古分建之名）酒，已使我享到莫大的吃食的幸福了。像這樣的用法，並且還可以看得到二十法郎剩下來的尾巴呢。這都是我天天極受感觸的。這因是我年歲上的一種輕率，但我對於前途不安念想，同時也就想到恐慌狀態了。我空中樓閣的空想裏，只有去找工作，維持生活了，要之實際上還是不容易。我想到從前的職業，所學到的還不够到人家去做工，加之在都漢地方這種行業又不多。後來等了些時候，又想到一個辦法，到各店家去找雕刻銅盤上號碼花紋，因為要使大家知道價廉，隨他們的意思給我的價。這一個計畫又來亨通，差不多任何地方皆被謝絕了，要想麵包到口，實在不容易。忽然有一天十分早晨，經過新公德赫街，我從一間商店的門窗玻璃外，看到一個女店員，十分嬌媚，生就的一種憐人的樣子，於是不問我雖有近女人懦怯的習慣，

那時我不遲疑的走進去了，就從她身上增添了我好些小技倆。她並不拒絕我，讓我坐下，同我談我的經過，很憐惜我，說我是個有勇氣的人，又說那些好基督徒們，一定不會放棄我的。後來她跑到鄰居的五金舖去找了些我所需要的器具來，在她廚下給我看，並且把她自己的一份早點給了我。這個開場，給了我個好兆頭，隨後一點阻當也沒有。她對我一點小慇懃，顯着很滿意的，還有一層，及至我安靜下來的時候，好像尤樂意我的一點小談風，因為她已是很風彩裝飾的，於是她的姿色尤見嬌愛，就是那種光輝已就够怔住了我。加之她那滿和藹的招待，那可憐愛的聲音，以及那種親切優雅的舉止動作，令我凝視得非常快意。我所見到的就生情起來，所以當時的一切，很令我生情意。雖是個意大利人，但是十分美好的，而那種招愛的勢力，實然不弱，不過說到完來，無論她是如何的真實，以及我是如何的懦怯，總之很難在這樣轉瞬間，就能生出什麼好事的。況且在這當兒，也沒有令我成功什麼奇遇的時間。我對之只有以一種極有趣的追想，揣想在她旁邊的那些兒片段的時間；我可以說，我嘗到了她那極可愛的初期的情意，進而言之，即所謂愛情的極純粹的待遇。

她的顏色是帶是栗色，特別的奪目，而她那種好性質，就活描顯在她那美好的顏面上，流露在她的可感動的靈敏之中。她的名叫巴錫兒夫人。她的丈夫比她的年紀大得多，並且是個有忍耐嫉妬的男子，在他旅行的當中，將他的婦人放在家裏，由一個十分醜陋的夥計，代他監視着旁人來引誘她。至於這位夥計是很自負的樣子，因為在他的壞氣質裏表顯着的。他吹的笛子還算好，因我很愛聽他的，於是他總用這件事，做爲反對我的東西。這位新愛匿私得（註）是我到他女主人那裏去的時候，他總是表示憤憤不平的樣子；他的女主人對他表示一點好意，他就用一種輕視來對待我了。當到這夫人愉快的時候，她面上現出向我親熱的樣子，於是尤見其討厭；這種讎忌的觀念，固只在我的意想裏的，若遇到我們兩人相聚談的時間，自不用說的更是顯著了。不過這位巴錫兒夫人總不令這種觀念緊張到過分的地步的，卽或爲勢所迫，她不會使之弄到如

（註）愛匿私得（Egisthe）是希臘神話裏的太陽神的子孫亞特黑的後代謀殺他的弟兄亞格滿龍（Agamemnon）引誘他的嫂嫂，自後大衆皆以此語爲譏刺奸惡人的暗語。

我所說的狀態。至於說到她對我的種種，她恐怕是見我年紀太幼，否則就是她不知道行出初步情緒的表示，再則就是個聰敏慎重品行的人，她所懷蓄的態度，還沒有放出來呢，不過事雖如此，當時已令我莫明其妙的軟化了。我對她感覺的雖不如對華翰師夫人那樣的尊嚴，那樣的真實溫雅，但我已覺得惶恐非常，並覺其很少親昵的樣子，我已很感拘束，很覺驚惶了；我不敢對着她注視，在她旁邊，連呼吸都不敢；但是想到要分離的念頭，比之死還要恐慌：從我這貪慾的眼睛，瞟到那些無須留神就能注意的一切，譬如她那衣服上的花形，那美好的腳尖，從袖口到手套間的白而壯的一段手臂，頸子週圍以及腮上的肉體。所有這一切的對象，再加了其他的印像上去。因為極力留神我所見到的一切，於是就將我的眼睛眩亂起了，我的胸中緊張，我的呼吸就捷捷的緊迫起來，管束得我十分辛苦，我所行所為都在一個無聲響的沈默中過活，其情形就是我們大家所常有的那種幽靜而無絲毫不爽快的狀態。總算萬幸，巴錫兒夫人，因為忙到做她的事，所以她不覺着我所感觸的事體。但我有幾次，從一種同情心的原因，見到她那圍頸，自然伸張的散下來的。情形這種險促的對象，令我惶然無措了；我這種完全為感觸所恍惚的時間，只要她向我說

一句幽閑的言語，即時我就可以驚醒起來了。

我在這種情形裏，見到她有很多次，但我們兩人間，絕沒有一句話，一種舉動，一次凝視裏，帶到一點有意用情的表示。這種狀態，雖是我至樂的境遇，同時也是十分令我騷擾，一方在我淡泊的心田裏，不易想得出我爲什麼要如此的騷擾。這種瞬息間的會合現象，我與她雙方並不是不覺其苦楚，少說點，她也有許多機遇間，流露出這種感覺，就她的方面，精密的觀察來說，可謂其絕無成見，她不過認爲是一種對人處世的行爲，所以她纔有對我如此的舉動。

一天，她因討厭其愚蠢的夥計，就跑到她自己的房間去了，我此時正在她店裏，我爲一點微細的污點所驅促，於是就跟到她上去。剛剛她的房門半開列，我就無動靜的走進去，她在一個窗口繡花，恰好面對着房裏的一方，背着進門的方向，她所以不聽見我進去的原因，就是聽不到我的聲響，因爲那時路上有貨車的嘈雜。向來她裝束得很齊整；但那一天，她的裝飾卻近於疏懶了。她的態度很嬌媚的，她的頭稍稍的垂着，正使人可以見到她頸項的白嫩，她那光輝的頭髮，很雅致的裝飾着鮮花。我在那裏揣摩的時間，只覺這所有的一切，就烘托出一種嬌愛，顯之於她頸

面上了，於是就將我自己置之於我自身以外去了。這時我就下膝於她房門的進口，正在伸到兩手向到她，做一種情態的舉動，不必說她聽不到我，並且我也想不到她能見得到我的；但是那裏有一個火爐，爐那上有一面鏡子，就是這東西壞了我的事。至說我爲甚事，要對她這樣情熱，我自己也不知道。她不來看我，也不講話；不過把頭轉過一半，用手指作了一個簡單的動作，對她腳下的墊子指了一下。我戰兢兢的進到她對我指示的地位去，除激發的叫他一聲之外，其餘什麼都沒有。但是人們很難信過，在這樣狀態之下，此外我甚麼都不敢侵占到麼，當時既未言響一聲，也未抬頭向她看一眼，也沒有挨她一下，其實還是在一種縛束狀態裏呢，就算讓我在她膝上靠了一刻就是了。我那時啞了，無活氣了；不過確確實實是不能安靜是真的，所有這一切情形，是顯出我在那……煩悶，快樂，知恩惠，以及無限的熱烈望想的現象中間，並且繼續不斷的被那怕討沒趣，把我的幼弱的心胸，使得不能安靜。

她既無所表現，也不比我鎮靜些，也不比懦怯的樣子。她叫到我在那兒，被我牽引的也很不安，並且不用說的，在細想考慮之前，一定開始要感觸着所有到此情形的原因了。她不對我表歡

意，也不推脫我，她一點不移動她作活計的眼睛，她好像覺得沒有見到我在腳下的樣子。但是我的愚昧，竟判別不出這是她解脫我的煩擾，或者是我的妄想，當時她好似爲一種對我的慚愧暗示住了，無須說的，這也就是給我一種對她的制止的勢力。她比我長了五六歲的年齡，我竟在她面前做這種完全無廉恥的事，我想她所以對我所要求的不生一點興味的原由，就是她不願意我有這種的事。雖到此刻，我自己想起來都覺這理由是很對的，她是個有腦筋的人，見我不是個無知的少年，不獨將來是可有希望，並且是正在要教導的時間。

我不知道這場活啞戲，是怎樣的收場，總之我在這種可笑的極樂的狀態裏，並未能延長許多時間，好像後來我們因了一件不得不中止的事的關係，忽然特別的增加我的煩悶。聽到有人開我們在那間房旁邊的廚房門，於是巴錫兒夫人驚慌了，舉動間音聲都很急忙的對我說道：『你起來，何西拉（夥計名）來了。』我急忙立起來的時間；我握到她那對我伸出的一隻手上，很熱切的接了兩次吻，當到吻第二下的時候，我就覺她那可愛的手，有點對我的口唇上靠緊來的接觸。我自生以來，沒有過這樣的溫和的時間；但是我失去了，再也不會回轉，於是我們的青年情愛

也就永停頓在那個時期上了。

恐怕也就是因了這些原因，這個可愛的婦人的印像，深刻的印在我的心窩裏，此時纔發生出如此的情趣。因之我也十分認識了這個人世，以及婦人們的一切。這個婦人，就是個頂美好的對像，設使她要少了一點經驗，竟爲我這個小孩子誘惑了；雖然她的心很正直，若是稍軟弱一點的話，她就不知覺底屈從於這種引誘的衝動了。設竟如此了，從一切表面說就說是這婦人的初次不貞節了，要知我那時要想克勝她的羞恥心，比抑制我自己的不知難了許多，這就可想而知了。不過雖沒有到了這一步，在她旁邊已覺得說不出的快樂了。我在她腳下，連她的衣服也沒敢摸的那兩分鐘，已覺其再也沒有的寶貴了，再也沒有別的，能令我享受婦女的價值了。不要認錯，這並是人們所愛的婦女能有的同樣樂趣呵；以爲只要在婦女的旁邊，就是幸福了。我所說的那指頭稍稍的一指點，她的手輕輕底向我嘴唇上的一按，這纔是我所享的幸福，除此，我則無絲毫幸福得之於巴錫兒夫人了。然而就是這點輕淡的幸福紀念，到現在每一想及的時間，還使我很生感觸的。

接到那兩天裏，我很精細的想覓一個第二次的聚合，可惜，這個時機令我再也得不到，加之就她的意思看來，我一點覺不出她有這種的要求。她的動靜雖未特別現出冷淡的樣子，自比平常格外的有自抑的情形；我想她是因為避免我的那種可怕的注視，於是也就藉免去她自己所禁不住的目慾了。她那位兇惡的夥計，比平日格外的惱怒。他一變竟成了個嘲笑譏諷的人物了；他說我是要找一條接近女人的路子。我被這話，驚嚇的以為有了什麼不慎重的事呢；否則就是被他看出我與那婦人的什麼隱匿了，本來一直到那時，我對於要保存秘密的心理，並不十分注意。因了這一來，倒使我要十分週到底求獲我滿意的機會了；於是愈想安全，反弄到一點機會也覓不到了。

另外還有一種可笑的癡情，我自己再也不能矯正好的，因為這種性情，是與我的天性的懦弱結合在一起的，我愛的太真實，太周密了，大膽說一句，對於求得所謂幸福，嫌太過了。所有的戀愛，絕不能如我所戀愛的那樣的濃厚，並且同時還能那樣純潔的，沒有一種愛，能有如那樣的溫柔，那樣的真實，並且還能那樣坦白的。我恐怕有上千回，總是爲了我所愛的人身上的情，犧牲了

我的幸福；我尊重我愛人的名譽，比較我自己的生命，還要寶貴呢，雖有任何幸福的樂趣，我也不敢侵犯我的愛人的一刹那的安寧。就因這個關係，使得我要如何的細心，如何的周密，如何的慎重，在我所有的企圖中，完全沒有一次是能得成就的。我親近婦女無效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愛之太過的道理。

此刻再回說到這位笛仙愛匿私得身上來，因為這當中有點怪事，他忽然的從極難堪的待遇，好像變而來諂媚我的樣子了。就是因了他女主人一天見重我，她想把我教成個有的人材。我的算術，本來還過得去，他就對她夥計說好，叫他教我學習寫賬簿；但是我們那位兇神，很不願意受她這個吩咐，恐怕就是為的怕奪了他的地位。所以每逢我做了自己的功夫之後，我所有的工作，就在過數同抄錄，膽清賬簿，翻譯些由意大利文成爲法文的商務信件。忽然我的這位人物，注意到曾經叫他做而未決的問題了，於是就說：他要來教我複式簿記；並且他願意把我弄到能供職的程度，等到巴錫兒先生回來的時候，就可以在他面前奉職了。他雖如此說，在他的聲口裏，在他的顏面上，我也不知甚麼原因，只覺他是說的虛話，狡猾，反語，令我不生一點信仰心。巴錫兒夫

人呢，自招呼他之後，並不等他答復，就對他不留情的說：一定令他教我的技藝，她是盼望就這個機會，總可助成我的最後的職業了。那裏知道用了偌大的精神，恐怕還是個大失望，我終是做不成一個站櫃的。

她對我不知說了多少次，她想使我得到一種知識，將來是能有用的事。她想的真够聰明，知道我要與她解脫的時間到了。我們的那場啞子戲，是星期四演的。星期那天她就請客，我也到場了，並且還到了一位好顏色的甲克賓（聖多密理克教會的教士）在席上的時間，巴夫人就介紹我。這位教士對待我很親熱的，對於我歸依的事，很表祝賀的，並且對我說了許多關於我求學經歷的事，就是因為巴夫人對他詳細說過的來由，後來向我用手指輕輕的在我的腮上撲了兩下，說我很聰明，很有勇氣，並且叫我去看他，將來大家有空的時間再談。我覺得這人很可研究的，說到尊敬罷，衆人皆對他表示敬意，加之就他對巴夫人的那種似父親的聲調，他簡直是巴夫人的懺悔師，（宗教裏當人有罪的時間，關於密室中，對一教士盡白其犯過之事實，那個教士，名之爲懺悔師。）我很記得他那種端正的親愛中，是含着尊敬的表示，並且對他的悔改者（巴夫人）也

很誠意的，當時的這一切印像，還不若現在感觸我的深。假使那時我要再聰明一點，見到這位少婦受她的懺悔師的尊敬，我應如何顯出我所感觸的情形罷！

那張桌子，覺得是不夠坐我們在那裏的人數；不過是要小一點，纔好讓我與那位夥計，做一
次有趣的會食呢。一方既不失去了最着重的方向，也不遠離開我的親熱的人；對過這小桌上送
過來的盤子很多，不過其中的用意，可斷其不是爲到這位夥計的一切事情，到了這時都非常完
滿了；在場的女客都十分樂意，男賓也十分興致；巴錫兒夫人，用一種極溫柔可愛的態度，向大家
行禮。到了宴會的中席，人們聽到來了一頂轎子，停在門外；有個什麼人到了，原來就是巴錫兒先
生。我對他看的時間，剛是他進門，着到大紅金鈕的衣服，這個顏色，就從那天起，我非常討厭牠了。
巴錫兒先生，是個很豐富，很美的男子，他生得都很好的。他進來就騷擾了一陣，其情形是一種驚
動賓客的樣子，不過好在當場的，盡是他的朋友。他的夫人抱到他的頸項，用兩個手抱住他，向他
他千方的親熱，我見她丈夫承受的情形，就像並沒有覺得的樣子。於是向大家行了一個禮，有人
送上餐具，他就吃了。不一時，有人開首來談他的旅行，那時候，他的眼光射上這張小桌子，他問了

一聲很嚴肅的聲調，說道：那兒來這麼個小孩子在這兒的。巴夫人很淡泊的回答了他。他後來又問到我是否住在他家裏。有人對他說：不是。他於是是很粗暴的回答一聲道：『爲什不是呢？他日間既可在這裏，夜間也就能在這兒了。』那個教士就起來說話了，於是隨即一段嚴重的最後送命的判決文，就宣布了，其中大都皆是關於巴夫人的事，說我的話是很少；也無一點誹謗到她信善好施的話，只是促到使我另打頭路就是了。既到這步，已無絲毫法子，能越得過這道緊要的關頭。她的丈夫，還帶一種氣憤的口調辯駁，講到半段上，就被教士的正經話打斷了。要知道這一點，已够使我感想了，總算在我的損害中得到不少的教訓，那時這位夥計，倒好似特別來周旋我了。即時，有一個人離開桌子來了，是誰呢？就是被主人差來的這位夥計。得意洋洋的來表示要我即刻走出他家，並且要我永世不准我的腳跡再進他家門。他還以爲不足，再找足了數的，盡量將那些譏諷殘酷的言語說了許多。我也不作一聲的就走，但是那悲痛的心思，極不願離開那可愛的婦人，不忍讓她受她丈夫的虐待。不必說，她丈夫心裏，也有個不願他的婦人是不貞操的理由；雖然她生得是美而聰明，不過，是個意大利人，我所謂意大利人的話，就是說她是生性情濃，

並且是熱烈的，所以我覺得他不該在她的面前，明顯的說出他心裏所怕的事。

這就是我最初冒險的成績。過後我在那門前的路上，又試走過兩三次，想再看一下我心裏憂愁着的，不易見到的她；她是未曾見到，倒見了她的丈夫，以及那位哨兵似的夥計。他見到我，對我用他店裏的木尺，做一個勢子，是種很得意的表示。給了我這樣的暗示，我就失了勇氣了，再也不經過那裏了。我想起似乎還可一見的，就是巴夫人所介紹我的那位聖教士，可惜我又不知道他的姓名。於是我在那修道院的左近，無味的徘徊了好多踰，心想可以遇見他。後來被了些別的事體，將這位巴夫人的一些可愛的想念打斷了，於是在極短的時間，我就把她忘卻了，又恢復起與從前一樣的樸實，一樣的懵懂，一點不像是已嘗過美婦寵愛的情形。

不過，因這婦人的一切寬惠，把我的小心境，常整飭了許多，每於感觸的時間，十分覺得出的，因而就此生出種迎奉那些有深心的婦女底行爲。這種現象，在純潔的時間，較之有虛飾的時間，容易看得出，至於這種的行爲狀態，只能抑制我的苦楚，並不是使我格外增興起來的。我的衣履，還是日來佛帶來的，倒還很好，很可以着得的。巴夫人只算代我添了一頂帽子，幾件換洗的衣服。

我沒有硬領子，我雖很想要的，但她總不願代我置。在她的意思看來，只要我有個清潔的樣子，她就滿意了，況且我在她的面前，並用着要注重在這一層。

自從離開那凌遲的場所，幾天之後，我那位女棧房主，就是我曾經說過的，她對我說；或者可以代我覓到一個位置，並說已約了一位貴婦人，要我去見一次。我聽了這話，就想到又是同我曾經所亂撞的好結果，總是差不多；因為我每次總是回到了她那裏，作為收場的。所以這一次的事，我意想裏倒不覺其玄妙。我去那位貴婦人的時間，是同了她家的傭人去的，因為這事，就是這人代我在他女主人面前說的。那位夫人見到我問了一問，對我察看了一下。我對她並不厭煩，於是隨即叫我就進去做事了，並沒有什麼位置，只是個下手的職事。我就穿上了她家傭人的顏色的衣服；還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家皆有徽記，我就沒有給這樣東西。因之我的奴僕的制服上，是沒有條條兒在上的，所以反而有點像紳士的服裝。完了，這就是我一切大希望的終極點，算是已經達到了。

我所在的人家，是伯夫人法榭藜的家裏，她已是寡居了，並無兒女。她的丈夫是個碧野門人；

(意大利人)我以這位夫人是沙佛窪人呢，絕想不到碧野門人說得那麼好的法國話，發音又能那麼清楚的。她的年紀已是中老的年齡，生得一副十分高尚的面貌，一種够有才局的樣子，很愛法國文學，並且是很精通的。她無論何時，動筆皆用法文，她的信札是很優美，並且幾乎有賽裴列夫人（法國十七世紀女文家，尤以信札著名）的餘蔭；人們若是以之為文藝品的賞玩，已是綽綽有餘了。我在她那兒，主要的工作，就是抄寫她口述的信札，這件事於我倒不厭棄，她因為腹中患了一種癌腫症，很覺得苦楚，所以她自己書寫不來了。

這位法榭藜夫人，不獨有很豐富的才局，並且有種高尚強壯的精神。我一直隨侍她到最末一次病為止；我見她苦楚的時候，以及臨終的情形，無一點頹喪的氣象，也沒有絲毫強抑她所受的辛苦，毫無一點越出她的婦道行為。如此，人總以為她有種哲學思想，所以纔得致此的道理；其實，哲學這個名詞，在當時已不流行了，而且她尚不知道這名詞，是今日的這樣的解法。她常令我感觸其對人對己的無情趣的情形，有時見她向那些苦人們行善的時候，那種樣子，與其謂之是為憐憫人而為的話，不若謂之是不過因事而事罷了。我在她旁邊過了三個月的生活，也不無

要得到點這種無情趣的經驗。自無用說的，她自然在這樣一個有熱望的青年身上，得到些熱感，何況又是個無時不在她眼前往來的人呢！及至她知道要死的時間，她未始想不到，她死後這個青年，是需要救濟，應想出維持的方法的。最後，她倒也不是因見我對她並無特別服侍的勞力，她是因爲覺得她的傭人不十分照應她，只顧各打頭路，所以她對我甚麼也不過問了。

我所以能如此推測她的理由，是因爲我十分記得她有好些好奇的心理，她要了解我的爲人，曾經盤問過好些次，其意要想我將寫給華翰師夫人的信給她看，並且還想我將自己的情緒都給她知道的樣子。不過可斷言其不是想探察我的感情而爲的，因爲她對我向來未表示過她自己的感情的事件。當時我心裏，倒很願意流露出來了；在此也可知我當時所感觸的情形，又是另一種的想像了。至謂那些乾枯冷酷的詰問，在我的回答上，倒毫不生一絲阻長的影響，不過使我總發不出一點信用的心理罷了。我每當對於我自己所閒談的話，無論有趣無趣，只要我自己覺得無所揣摩的價值，那時我就不自在起來了；還有，我對於如何將我所想的事，表白出來，並不疑難，最苦的是一無可說的時間，那就令我難受了。從這種苦索的枯窘狀態中間，想窺察這種

情緒的人，我覺得要以婦女們了，可說是她們的一種很共同的癖性，這是因為她們精神上容易受刺激。她們總想不將自己的感情流露出來，而想滲透別人的意思，但是她們不知道，因為這個緣故，就將她們的表白的勇氣，因而就剝奪了。凡這種人，只要有人問到他感情的話，即刻他就拘束起來，並且好像不便將他的真實道及人知的，恐別人要探察覬覦他的，於是他就粉飾遮蓋，抑或自己特別注意他自身的一切。還有一層，最好的是，想在別人的好奇心理之下，自裝一個癡愚，借以隱瞞過去。總之，這都是一個不良的方法，只顧揣悉他人的心理，而將自己的一切隱滅了，終究是吃虧的。

這位法榭夫人，從來沒有向我說過一句話，是有情趣的，是令人可愛的，是使人親近的。她曾經很冷淡的問過我，我很含糊的回答她，並且我所回答的皆是十分吞吐，因之令她覺得我所回答的是很卑下，令她生出一種厭惡心。自後，她絕不問我的話，替她作事的時候，再不同我說話了。看她那樣，好似對於我回答的問題事小，她自悔不該向我做這件事，是於自此她視我一個奴僕，除奴僕外竟一無事事了。

我相信，我自從做成這種包包藏藏的下賤木偶以後，這種行爲就一直存在我的生涯裏了，並且因此就給我一種使人憎惡我的言行，由一種極自然的程序，就發生於無形之中了。這位法榭夫人，因為無子女，所有的產業，就遺給她的一個姪兒霍克伯爵，不過他在夫人面前，一向是十分熱誠的。此外，她的幾個主要的傭人，是一直服侍到她臨終的人，並且是沒命的在她身邊奔走的，因了這些緣故，這位夫人那兒還有功夫，來想到我身上呢。她家的一個傭人頭子，名叫羅漢儕，爲人狡猾，他的婦人尤甚，所以他很能乖巧的得到他主人寵遇，他的婦人在那兒，若說其是個得工資的奴婢，不如說她是在那兒做客人的切實。她還將她的一個姪女，派在法榭夫人面前做陪房的傭人，這姑娘名叫播達兒，一張花描的嘴，她那個樣子，就算是個跟班的大姐，並且就算是幫她姑母，加一等的籠絡她的主人就是了，於是夫人凡事皆以她們的眼爲眼，她們的手爲手了。我呢，自然及不上這三個人的好運氣了。我雖任事都服從他們，但我是不能不侍奉他們的；我心裏總不認爲我們共同的主人以外，我不能再要做那些奴隸的奴隸。一方他們也認我爲他們中的一個放不了心的人物，他們防得我很周到，設遇我不在我所應在的地方，那時他們就恐

其主人沒有看見的，他們所以要如此的原因，就想使主人對我有個如何的辦法，那時就不得妨害到他們的地位了。因為這種人的行事，總比人貪得一點，所以只要見到別人得到好處的時候，他們心上就像使用了他自身財產似的。因此，他們合力的注意排斥我。法榭藜夫人歡喜寫些信札，在她那時不過是一種消遣，他們就不願意這件事，於是設法叫醫生勸止她，他們以為怕勞煩了她，因之藉口說我不會做事，就用兩個粗笨漢，是兩個轎夫，在夫人的面前了。後來格外妙了，說夫人在那裏作遺囑了，有八天的功夫，我沒有進到她的房。這倒是真的，過後，我還與前此一樣的進她的房了；並且後來我比誰都在那兒的時候多了，見了這位可憐的夫人的苦楚，格外令我對之尊敬她，親近她；至於我在她房裏，夫人固不知道，雖誰也不知道的，我流了不知許多誠摯的熱淚。

最後我們竟失去這位主人。我看到她落氣，她的生涯，可說得是個有知識有思想的女性生涯；她的死，也可說是個賢德的死。我能說一句：她感觸我的那很可愛的天主教，是從她精神上的純潔的勢力，以這種勢力，補助修養，既不懈怠，也不壓迫，自然就有用了。她的為人，是很自然的誠

實她病到極危的時候，她還保持住她那種同愉樂時一樣的心氣，於是她就用這種心氣，作一個抵銷她苦楚的維持均衡的器械。她在牀的時間，只是最臨危的兩天，然而仍是不斷的保持其與衆平和的樣子。最後，她不說話了，那時已到了臨終的關頭，她放了一個大屁。「好！」她說着轉了一個身，「婦人放屁不是死。」這就是她最後說的話了。

她給她所有的僕人，遺下一年的薪俸，不過在她家名簿上，沒有登記的人是沒有份，我所以一點也得不到。然而霍克伯爵也給了我三十法郎，並且剩給我一套比我身上着的較新一點的衣服，雖是這一點兒，那位羅漢儕還想拿了我的去呢。他約好代我覓位置，並且許好我去看他的。後來我去看了他三四次，無法可以同他說話了。他很輕巧的就拒絕了我，從此我再也不去找他了。人們看罷，我的罪惡就要到了。

我在法榭藜夫人家的逗遛，我還沒有算完全說完呢！雖然，我表面的一切，還是與在她家時是一樣，可惜，我出她家的時候，不能像到那裏去時的人一樣了。我從那裏負了很悠久的罪惡的紀念，還有些很難受的悔恨的重軛，就因這點關係，一直頂到四十年，我良心上還是荷負着呢！而

這點酸苦的情感，牠竟毫不衰弱，激刺我的步調，與我的年齡一樣增進。誰能相信，這種兒童時代的一點過失，竟能有這樣殘酷的繼續性呀？這種繼續性，比什麼還顯著，因之我心上竟好像失覺了安慰似的。我將一個比我還要有價值許多的，很可愛，很正直的，很可尊重的女子，竟幾乎將她陷害到卑劣，羞辱的當中去了。

在一個家庭裏，當到家事解體的時候，要想那個宅子裏，一點都不牽動到紊亂，真是件極難的事，而況還要各物件都不錯亂呢。雖然，那些奴僕倒是十分忠實，連那羅漢儕夫婦也十分注意，所以竟與各物的底賬，並未缺少一點。只有那個播達兒姑娘，失去了一條銀紅玫瑰色的絲帶子，並且已經舊了。本來我可拿的，也不知道多少好東西，豈知單單這條絲帶，就使我愛上了，我竟偷起來了，爲時我並未十分收藏，有人隨即在我那裏就尋到了。於是大家要想知道我在那裏拿到這件東西，那時我麻煩極了，我口結着，很羞赤的說道：『這是馬喜紅，她把東西給我的。』這個馬喜紅是個馬立司島（法屬大西洋中之一島）的青年女子，她是因法夫人廢止了固體食物，要飲食好的流質食物，比食大魚肉好，就把她的廚房停止了，於是這位馬喜紅纔進來的。這個女子不

獨生得美，並有種清秀氣色，倒看不出是個島鄉的女子，還有種特別的誠實和靄的氣象，因之令人見到沒有不愛的；加之又是個聰明忠實能耐艱苦的女子，當我說出她的名字的時候，大家就驚奇。那時大家對我的信用，沒有對她的厚，大家總覺這件事，無論如何審查，定是兩人做的賊了。有人將她叫出來，衆人在一處，霍克伯爵也在那兒，她來到了，大家把絲帶給她看，我那時還是不
要廉恥的欺負她；她立在那裏禁住了無話說，沈默着，對我看了一眼，這個一眼，恐怕雖夜叉也要感動了，而我那野蠻的心，還是對之橫抵抗。後來很果斷的否認了，於是無一點忿怒的詰問我，勸告我，使我反省，不要沒辱一個無辜的女子，並且說她絕對無絲毫壞事對我。但是我呢，仍是卑劣無恥的樣子，證實了我所說的話，當面抵住了她，硬說那絲帶是她給我的。那可憐的女子，泣哭起來，於是向我只說了這麼兩句話道：『呀！盧騷，我總以為你是個好根性的人，你對我太可憐了，但是我絕不學你這種行爲。』完了，就是這麼樣了，她雖繼續辯解，但仍是一樣的誠實，並且她自抑着，一點不譏諷抵勵我。這樣的步奏，再合上我所準備的口調，就將她做成罪過了。要想到當時我們兩造的情形：一方是個惡鬼樣的大膽；她方則是個仙女般的溫和，實在成立得不適當的很。誰

也想不到是這樣有準備的件事罷，最後，這件無證明的審判是我勝訴了。在這大衆忙亂的當中，人們也無時間來深究了；那位霍克伯爵，就將我們兩個都停了工，他並且很得意的說道：『使你們中間的犯罪者的良心，也够代那無辜的報復了。』他這句豫言竟沒有說在空處，這句話的事實，無一日不在我心上執行。

後來也不知道這個被我誣陷的犧牲者，是怎樣了；但是不用疑慮的，雖經了這種事，她一定很容易就找到位置的。關於她的名譽，固是受了一種極殘忍的污滅。要知，賊名究竟是件無所謂的東西；做賊的終究是賊，並且還有一層，最惡的，從此就墜落了一個青年。如這種的將無作有，這種的堅決的陷害，從這種種上來看，完全成了無望了，須知，這是有多少缺點合在一塊兒呢。我想再也尋不到像這樣卑劣，這樣應棄絕的大危險人物，能合得上如我所說的程度。像她這樣年齡的女子，受了這樣的卑劣無辜的挫折，有誰知道她在那一方去，維持她的自身呢？[？]！從這種陷害她到如此態度的後悔心，是真難受，誰能尋得出再有一個人，像對這女子的卑劣，能有過於我的嗎！

這樣惡劣的感想，常常使得我麻煩，於是每在夜半，無眠的時間，令我顛倒錯亂的覺得這個

可憐的女子，來與我詰難我的罪惡了，就像是件先一日所做的惡事情形一樣的。在我心氣和平的時間，並不覺如何的煩悶；但是當到愁悶生涯中間，被這種陷害無辜的悔恨，將我心中的極溫和的安慰，一齊遮沒了。我想到曾經因這緣故，使我感覺的情形，我曾在什麼著作裏說過的，就是：每當興高彩烈的生趣裏，這種悔恨就衰弱些，到了苦惱的時候，就激揚起來了。但是我從沒在一個朋友面前，因為希望減輕我心中的譴責，便表白一點的。雖再親密人的面前，也沒有向一個人說過，對華翰師夫人也未道過一句。所有的一切，我只能在這自首狀裏，用一種堅刻的譴責對我自己，但我還未提及這事是如何成立的。這個壓迫在我良心上，一直到今日，並沒有減輕一點；到了此刻我可說，現在已有了點解放我的希望了。這種希望，已有了很大的寄託解決的所在了，因為得到這個解決，所以纔來寫我的懺悔錄。

我在上面已將我如何做出這事的一切，完全陳述了，但是人們一定沒發覺我在這裏掩飾我的萬惡污穢的內心。假使我同時不將心內一切情形發表出，也不能算償了這書的目的，並且對於構成這件事實，恐怕太嫌寬宥了自己。這種惡念，在我的心上，平時並不見得就比在那殘忍

的當時，要淡薄些；至於當到我孤負這個可憐的女子的時候，雖說是奇怪，但其實在原因，還是爲了我對她的親愛的情分，做了個起因。實際，她那時已成了我的一個想念的對象，不過我將這種的初念犧牲了。本來我的意志，是想將這條絲帶送給她的，及至到了我陷害她的時候，便成爲顛倒了因果，將我要對她的一切，變而爲她對我了，於是就說是她給這條絲帶與我了。當我見了她的那種樣子，那時我的心已碎了，不過當時在衆人前的體面，比我的悔恨心，不知要強了多少倍，所以就有此大錯鑄成。我並不是怕處罰，只是怕羞恥；我怕羞恥，比怕死還要怕，比怕罪過還要怕，總而言之，比怕世間一切的怕還要怕就是了。當到這種時候，我心裏悶聲息氣的，只求有地縫可鑽，這個不可抵抗的羞恥，牠把甚麼都剝奪盡了，所以只是這一樣羞恥，就把我治成了無廉恥了；因而就極容易使我犯罪，也極容易使我因爲恐懼牠，變而爲兇悍的人。我見之就認識他是個可怕的東西，暢明的說：羞恥就是治成我的偷竊，虛詐，陷害人，以及其他壞事的原素。所有一切的麻煩，便是剝奪我一切情感的東西。設使有人能令我恢復了純潔的我，我想一定能完全全在那時說出的。再有，設使霍克伯爵，放我在一個什麼地方，那時他向我說：『你不要埋沒了一個女子；

若是你作的罪過，你直對我說罷。」我那時，即刻就會把我的身子，跪在他的腳下去了。這樣，我倒真是真能做得到的。實事竟不然，那時在場的人們，只是威嚇我，逼住我要橫撐着勇氣。在這種年齡的時候，對於行爲的矯正，正是要注意的時期；這時我剛要脫出兒童時代，又可說還是在兒童時代的時間。青年時代的污點，要比成年時代格外可怕；不過這件事的來源，是因爲懦弱，所以還算有限，因而我的過失，到底不是件什麼別的事件。所以從這上來的回想，也令我比從惡意上來的要少苦惱一點。惡意的本身，還比惡意的起因的好，因爲起因是有發生性的道理啊。我幾年裏所有罪惡行爲，也就是從這種積蓄上使我發生出來的。恐怕惟一犯罪的原因，就是這種我從未有過的恐懼的印象；並且我還覺得我自己的一種憎惡，就是掩飾行爲，也是令我形成污點的一件恨事中的大恨事。假使罪惡這件事，牠是可以償贖的，若是真能如我所妄想的話，那我就將這光明正直的四十年中所有的苦惱境遇，以及那無限被罪惡壓倒的命根，一齊拿出：那時這位可憐的馬喜紅，在這宇宙，也不知要得多少復讎的人出來！並且，那時雖有再大的罪惡，加在我身上，我也不怕對我有什麼科罰完了，這就是我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恐怕此後再也不談這個問題了。

第三章 一七二八—一七三一

我從法榭蔡夫人家出來，差不多還是同我進去的時候是一樣，我又回到我舊時的女棧主家去，於是在那兒住了五六個星期，那時我身體上，年齡上，加以閒居的關係，不斷的使我發生一種煩惱的氣質。因之我就成了個不安靜，沒主張，糊亂空想的態度。有時我竟泣哭起來，莫明其妙的嗟嘆，一心只希望那知不到的幸福，想望之來補足我所感的一切缺憾。這種狀態，是不能夠寫得明瞭的；並且也是人們很難想像的，因為這是從我全生涯上出來的原因，有時是艱苦，而有時又覺優遊了，這呢，就是在希望的熱狂，以及在享受快樂之前的一種趣味。我那火焰似的血潮，在我的腦海裏，不停的補充些少女同美婦的想像。但是，總沒有個實際的目標，我將這些事，在思想裏，很奇怪的由到我的嗜慾，想得不停流，雖是一無所屬，而比什麼都還要麻煩。這種的思想，支配我的觀感，在一種極不暢舒的動作中間，因之，自受到這種的幸遇，從此再也沒有使我能脫離的

方法了。這時我要想再得到一個葛旦女士，使我的生涯能享到一刻鐘的時間幸福，也不能了，因為那時代不同了，那裏還有如那兒童時代的，遊樂時間再能出現呢。羞恥的念頭，牠是個損害良心的伴侶，也是隨到年齡增加了；本來羞恥是比我天生懦怯的性情，要強了許多，這時因之又將牠的數量，聯帶的增高了。於是不獨在那當時，也不是自那時纔起，質而言之，就是永遠的時間，我總做不出對一個婦女，提到句色慾的話，也從未有使之因恐我有這種問題，使之豫先有所拘束的。至於無所謂的固不說起，雖是那種知其一無疑慮，只需一開口之勞的，都是絕對的未曾有過。

單單以我的激昂，知道是不能滿我的希望，於是又借些極荒謬的手段來烘托了。我就跑到那種黑暗的小路上，或是在那種可以藏身的壁角裏，在這種地方，我妄想能將自己遠遠的顯在女子們的眼中去，在這種情形的時候，我心裏想到就可以接近她們了。這樣，她們一見而知我不是個色慾之徒，不過我那時也絕對的未想到這事就是了，不必說她們知道我是個頑皮的人物。總之，我在她們面前裝作的種種痴愚的嬉戲，是無能力可以寫得出來的。到了這步田地，不過是受了感觸驅使而行的，狂想作用的第一步，然而當時並不疑慮到。設使我正在那裏守候的時間，

竟遇到路人中來了個尖刻家，拿我做個玩物玩弄我，那便如何呢。這樣的熱狂，看來是件悲慘而可笑的活劇，但是於我自身却是沒有甚麼趣味。

一日，我立在一個園子的盡頭，這園裏有一口井，所有近旁家屋的女子們，皆要到這兒來提水的。在這盡頭的所在，有幾層小梯級，是可到個通達好幾處的地窖的進路。我細察這暗地裏的小道，一定很長很暗，斷定其是走不盡的假使，我要被人看見，或是受驚嚇的時間，我定可以用這兒作個藏身所在。在這種相信的當中，我就要對那些來提水的女子們，做出種比引誘更要好笑的行爲出來了。誰知那些乖巧的女子，連個影兒都看不見了；倒有了些別人在旁邊嬉笑；人們已知道我要受侮辱了，於是大家都喧鬧起來。我那時趕緊的進入了我的藏兵洞，人們已進趕我來了。只聽得一個男人的聲音，那個聲音是我所想不到的一種影響，那人並且在後面叫到我。我就深入到地道去，慌瞻的迷失了自己。那種喧鬧，那種響聲，還有那人聲，都是追趕着我來了。我已經要將暗處走完了，見到有光了，我週身抖戰着格外的向深裏進。忽然有一道牆將我擋住，於是不能再走遠了，我的命運，只得等在那兒了。這人是個長鬍子，頂着一個大帽子，帶了一把大劍，還有

四五個老女人，每人拿着一把掃帚做兵器的保護着他，在這些人叢裏，見到一個小壞丫頭，恐怕就是她報的信，她那時又來認一認我的面貌似的。

這個帶劍的人，提到我的手臂，很粗暴的問我到那裏去幹什麼。他們總以為我所回答的話，是無準備的。豈知我已盤算好了，在這危急的剎那間，我用盡心力的，聚集了小說頭腦的精神，用一種很哀憐的聲調，我對那人說道：我是個外國名門的青年，因為精神異狀，家裏的人要關起我來，於是我自己逃出了家庭，在我的年齡上，以及狀況上，都是極可慘傷的事。因為剛才有人來查問我，所以我嚇得走失了路，若是誰肯放我走，將來總有一日報答他的恩的。我所說的話，以及我所做的行動的結果，竟與先前所豫料的想像，完全相反了；這個可怕的人，竟被我感動了；於是稍為責備了我幾句，他就和和平平的放我走了；並且也不再問我什麼了。在這個當兒，那幾個老婆子，同那個壞丫頭，只得望到我走出來，那時我才明白我所怕的這個人，對我是很有益處的，假使我單單遇到這班老婆子們，我想她們決不能讓我走得這麼便宜的。我走到的時間，雖還聽到她們嘈雜，那時我也不知原由的，再也不去顧慮了。因為知道那把劍，以及那個人，不來與我糾纏，並

且我也已經很輕鬆，很勇氣的與平常一樣了，我一定不會遭到那些婆子的棍子上去，所以也就不去理會了。

過了些日子之後，我同到一個少年教徒，他是我的——個鄰居，與他同行經一條街上，剛剛頂頭撞到這位帶劍的人，他還認識我，於是他用種嘲笑的聲音，學到我所做的樣子，說道：『我是個王爺，我是個王爺。』這是他說我的話，於是他自己呢，他說：『我呢，我是個無氣力的人，不過，請王爺不要再來了。』後來他就不說什麼了，我那時垂着頭躲避，並且心裏面，只希望其不要再說下去了。我想那些老婆子們，過後一定會詛罵他輕信了我的話，不應如此就放了我的。這人雖是個純粹的碧野門人（意大利人）倒真是個好人，後來我每想及他的時候，我無不感激他的。因為這樣的一件趣事，在他不過取笑一下，若是不問換在誰的面前，一定要令我受一場恥辱。這一次的險事，倒沒有遺下令我恐懼的影響，只令我自己常常覺得太不聰明了。

在法榭夫人家裏的時候，我也得到好些知識，這種知識，維持着的希望，是很益的。那時我常常會跟人一同到一個沙佛窪的僧侶，名叫格姆，他是墨拉嚇德伯爵的孩子們的家塾的教授，他

爲時年歲幼，少有交際，但知識却很豐富爲人又很誠實聰明，看來以我所認識有品格的人裏，要以他爲第一了。不過，他的能力，還不能够上薦我到一個什麼人家去供職呢，就是他的信用，還够不上安置我呢。然而我總覺得近他是很有益的，並覺與我全生涯都很有益似的，他那種真正道德的教訓，以及那真理的格言，都是很重要的。我的意志的聯續趨勢，一向是一時高傲，一時卑下的。時而是亞起兒，（註一）忽而又成了泰爾習德（註二）的，一刻是英雄豪傑，一刻又是無賴。格姆先生教我如何處置我自己，以及如何省察我自己的一切，就是：不要自己看得太重，也不要看得太無勇氣。他說我的性格，我的才能，都說得十分可令人敬佩的；不獨如此，並且他看出我有若干的阻礙，阻繞着我不能脫出其固有的環境的原因。在這種狀況裏，應該將牠溶化，於是就利導這種狀況，使之降低了阻力，自能達到好境遇，無用如何艱苦的方法，就可以過得去的。他畫了一張人生圖表給我看，從那上看起來，我的想像，是錯誤的；他說明給我看，在一個逆境裏，聰明的人，如

（註一）亞起兒（Achille）爲神話中之神子，是荷馬詩中所最頌揚之希臘英雄。

（註二）泰爾習德（Thersite）亦出于神話之神子，爲荷馬詩中爲最憎惡之卑劣人物。

何就可以達到幸運的理由，以及如何就可以走向上風去的原因；又如何能在真幸運中，不能無聰明的道理，還有如何這種聰明的力量，在一切狀態中的情形。他道破許多我所讚的事，嫌得太大而無當了，於是又說明那些支配的人，並不比得被支配的人，是如何聰明，以及如何有幸福的道理。他還對我說了一件事，使我常在腦海裏盤算的，就是說：假使各人，若能將其他一切人的心理，都詳細的察看一遍，便可知道，想向下降的人，要比想向上的人，多了不知多少。這一個反省，擊中了事實，並無絲毫刺激，所以給了我一個極大的益處，使我在生涯中，能安安穩穩的守住我的本分。他對我那種只知道過度誇張的特性，總算給了一個第一等的真實正確的意志。他要我知道所有高尚的德操，在社會上並無甚大作用，所有太鋪張的見解，便是失敗的目標；不斷的細微的努力，十分充足了，並不用絲毫的英雄行爲；如是，人們自會得到優越的境遇，名譽幸福，都可得到；並且常受到衆人尊敬的實值，要比起受到一時的讚頌，不知要好多少呢。

爲到要建立一個人的努力，一定要追索其致努力的根原，要之，我所要來行的路徑，就是現在狀況的後續，因之我順到我要來談宗教了。人們心裏已經有數的，這位正直的格姆先生，最

少也有大部分的成分，是來源於沙佛窪司祭的教導。不過，他的着目點，無論其如何，總是說的一種極保守的話，不論在那一點，他所說明的，都覺其欠開張；所以他所有的格言，感想，意志，皆是有同樣的毛病，並且，甚至他勸我歸國的忠告裏，也是一樣，總之無論何處，皆是如我所說的這情形一樣就是了。因此，我也不必在談話的表面上延長了，大家可以看這段話的內容，至於我所說的他一切教訓，智慧，起初無甚影響，只算在我心上起了一種宗教德操的萌芽，這個萌芽，倒永不消滅，然而，要培養到結成好果的，還是要等到一個極親愛的手來灌溉牠纔行。

雖然當時我的心性變動，還未能堅固，但我已不使之搖動了。所以我不覺得厭惡他的談話，我覺其很光明，很樸實，尤以那種心地溫厚，使我感觸得很滿意。我向有種可愛的性情，就是：我很感激那種真實指導我好的人，不願意那假意希望我好的人，加之，關於如上述的一切，並無什麼令我感觸誘惑的事體，所以我誠實的很感激這位格姆先生。我也可說是他的個第二門弟子了；並且在那當時，這種的教導，矯正我因閒居以致缺點的傾向，實在有莫大的價值。

一天，我再也想不到的，霍克伯爵忽然叫個人來尋我。本來我曾經去過他那兒幾次，也不能

得與他說話，我因之厭煩了，從此再也不去了。我以為他已經忘了我，抑或就因我多去的原因，給他一個惡印象，也未可知。豈知我全誤會了。因為從前我在他姑母旁邊寫東西的時間，他已不止一次的表示滿意我，他也曾對他姑母說過的，並且也曾對我說過的，不過當時我自己沒有揣想罷了。實在他很代我留意，他告訴我，並不拿我開頑笑的，說他已代我尋得了位置，於是說：他是如何成全我，如何使我有條路徑去改正了，如何從此我應進行我未來的一切，他叫我去的那家人家，如何的有勢力，有名望，如何我自此不用人管轄就可上進了。又說：起初雖仍是以傭人的待遇，如我初到他家時一樣，不過將來我一定有望的，只要他們知道我的性情與才能，關於所作的事情如何，他們決不會讓我走的，這一番說話的結末，把最初對我所說的輝煌的希望，完全打消得乾乾淨淨。我心上愁苦着自己對自己想到，是何緣故！到那裏，皆是做奴隸！但是隨即我的自信心，就將這念頭打消了。不過我心裏總覺得這位置，不是十分可靠，恐怕人家不見得就要我呀。

霍克伯爵，就引我到一個顧芳伯爵家裏去，他是王女的第一名騎尉，有名的婆羅家族的家長。這位可敬的老者的和氣，使我感觸他待遇，是親切的非常。他問了我些同情的話，於是我回答

他的也很坦白。他對霍克伯爵說：我有種從精神上表現出來的和靄面像，這其實就是他看我對他一點不遮蓋的原因，及至這樣，還未完事，並且再試看了其餘的一切。於是轉過身來向我說道：『我的孩子，差不多無論是甚麼事，開頭總是困難一點，不過，你的事，或者沒有怎樣的難。要留神，並且在此地要令大家都歡喜纔好；好，現在呢，這就是你惟一的事務了。其餘呢，認真的做事，大家都願幫你的忙。』跟時他就到侯爵夫人布核兒那裏去，這就是他的媳婦，於是也叫我見她一下，後來又到司教顧芳先生那兒去，這是他的兒子。這一個開場，給了我一個好兆頭。我已經很知道，見他們是不大用那種對待奴才的樣子了。實際，就因他們未對我用就是了。我有張辦事的檯子，他們也未給我着制服，此外，有一位小伯爵法佛利阿，是個輕率的少年，要叫我去立在他的馬車後面，但他的祖父曾經招呼我，任誰的馬車都不用去跟，並且任誰也不要我侍候出門，只要在書檯上做事就是了。至於我所做的事，雖是奴僕的事，但是我做事的方式是很自由的，並無一個人是指定要我服侍的事。除去謄寫幾封口授的信件以外，就是那位法佛利阿小伯爵，要我裁剪些畫像就是了，成日裏幾乎時間是由我自主的。此外，有個大難，我固還未見呢！然而總是很

危險的。這個大難，雖不致刺激人到如何的不了，就是在這種閒空的時間，極易使我沾染到那不因閒空不致沾染的肆放行動。

總算萬幸，這個大難，並未來光顧我。這就是因為格姆先生教訓的印象，印在我心的結果，我常常很高興能私自跑出去，去聽他的教導。我想就是這種力量，在無形中，規範住我所要逸放的所在。我的行爲，除在這個訓戒以內的限制，餘外一切就像識別不了的样子。我起初的事，都受大衆讚賞；我很勤謹，很留神，很熱心的做，於是就得了衆人的歡心。這都是司教格姆先生，很懇勸指示我的調濟，得到初開始的榮譽，只怕着將來久長了，人們就不來理會。格姆先生對我說：『你的這個開首，已經給了人們一個需要你的模範了，你還要注意振作你應如何向後去的一切，總要極留神，不可退步！』

如此，人們也不大來考究我的一點小才能，並且對我所做的內容，也不生什麼疑慮，不過，也只有顧芳伯爵能看我的東西，其餘的人，也不會想到我的份上來。總之，見事做事，至問是些什麼事，我差不多全忘却了。那位布核兒侯爵，是顧芳伯爵的兒子，當時得了維也納大使，這件事是從

皇室裏忽而發表的，全家族都覺得是件意外的事，於是鬧動了幾個星期，在這時間，無人有空來想到我身上了。不過，一直到這時，我也一點未懈怠過。忽然有了件與我似好而非好的事來了，這件事，是要我排除一切外界的分心，令我格外的在我的工作上要專心的事。

那位布核兒小姐，是個與我年齡相似的少女，生得很好，很美麗，也很白，一把很黑的頭髮，雖是帶到點栗色，但是在她的面貌上，倒現出種帶茶色溫和的樣子，這種氣象，一點不逆我的心境。加之，那宮庭的禮服，格外的光耀，青年人些，顯得她那美麗的身材，格外的豐裕了她的胸肩，並且，那時因為着到服，所以特別的炫耀她的豔色了。人們要說，做傭人的人，不應覺得這些情形的。不必說，我是格外的不對了；但是，我不知緣由的，無論何時總覺感觸，要知，並不止我一個是如此。那個飯堂長，以及那些差使，常常在桌上，談些粗鄙的言語，使我覺得十分難受。頭腦裏，較之那最有情的，倒未到那樣的環繞。我倒未忘了我自己，總守住了我的地位，但是我的意志卻要牠解放。我很愛見到布核兒小姐，向到她聽她說幾句有才能的，知事的，丁寧的言語，我的奢望也就滿足了，做事也就很有興味了。她就要一到了餐檯，我凝神着我那種能使她說話給我聽的機會。假使

她的侍者離開了她的椅子一步，即時人們已可見到我立在那裏了。在這機會以外呢，我就立在她的對面，我留神她眼睛裏要什麼事，我窺視到去替她換碗碟的機會，什麼樣我沒有做到呵！我想湊巧給她命令我做件什麼事，或是看我一眼，或是對我只說一個字，結局甚麼都沒有。我慚愧的悔恨得什麼似的，沒有做到她的事；誰知她連我在那兒都未覺到。她的兄弟，有時在桌上倒說到我的話。有一次，他對我說，說我爲什麼似有甚事，不甚有精神的樣子，我回答他的話，很好聽，很委婉，因之令她留意了一下，於是把一雙眼睛射到我身上一下。這樣的眼光一注，太短了，不能使有所感動。第二天，那機會的第二次，忽然來了，且並我可以利用了。人們在那一天大會餐，那裏是第一次，我見了很可驚異的事，飯堂長佩起刀，並戴了帽來服務，忽然有人談到婆羅家族的家訓上頭來了。這件東西，是同勳章懸在一處的刺繡品。Tel fert qui netue pas 因爲碧野門人，普通一般對於法文上，是沒有什麼研究，有一個什麼人，覺得這家訓上的字，有一個字是拚錯了，就說：fert 這個字，可以無須要這個 t 字母。

那位老伯爵顧芳先生，就要來回答；於是把眼睛向我看了一下，看到我微微的笑着，不敢說

的樣子，他就命令我出來說了。那時我就說：我以為這個 t 字母，恐怕不算是過多，因為 Fert 這個字，是法文裏的古字，不是從 ferns 所變來的，所以不是『高傲』『威嚇』的意思；這字是從動詞 ferir 變來的，是『懲戒』『羞辱』的意思；因此，這家訓的意思，我覺得不是『威嚇不傷』『恐怕是『懲戒不傷』的意思。

衆人對我注意，並且大家都注目的無話說，這個驚嚇是與向來的不同。但是還有一件令我特別的高興，就是布核兒小姐，在她面上，現一種滿意的顏色，很爽快對我看了一下。這樣傲慢的人，恰巧又對我看了第二眼，這一次的价值，至少也不弱於第一眼就是了。這後來，眼睛就轉向她祖父那邊去了，她好似等待應當誇獎的言語，已經有了不耐煩的樣子，結果，很滿足，很完美的獎勵了我，雖大家也非常滿意的樣子，全桌上都熱烈的贊賞了一回。這個時機，固是很短的，但是對於各方面都很優逸的剛到好處。這一件事，是件將事物的本源，在一種極難遇到的短時間裏，歸還其自然的秩序，於是只算得到種未償到功績的無益的誇獎。過了幾分鐘之後，布核兒小姐舉起眼來看了我一下，說了一句羞人答答的而很親熱的語調，叫我給她一杯飲用的東西。人們可

以想到的，我那能令她空等着呢，我不過一走近去，就踉蹌的非常抖戰，因之就將杯子過斟滿了，我把水潑在杯外的碟子上，並且連她身上也有了。她兄弟很輕躁的問我，爲甚事要如此的戰戰兢兢。這一句話，怎樣能振定了我罷，於是布核兒小姐羞愧的連白眼睛珠都紅了。

停止了這段小說，在這個地方，人們當回想到從前與巴錫兒夫人的情形了，總之我全生涯裏，所有的愛情結局，皆是沒有幸福的。我對到那布核兒夫人的客廳，算是徒然無味的愛慕而已，從此她的女兒對我雖一顧的感覺，都得不到了。她出入的時間，好像沒有看我的樣子，我也不敢舉眼向她看。我蠢笨同疏忽到如何程度罷！一天她經我面前走過去，把手套落在地下，我對那手套子，並無用跑上前的，做個恨不能要接吻的樣子，那也好了，這樣我倒反不敢離我的位子，後來讓了一個我見到都難受的粗漢侍者拾了把她，弄到完來，我只落到恐慌的結果；我自己知道，再也得不到布核兒夫人嘉納的幸福了。不獨任事不令我做，並且也不承受我所做的事；有兩次同到她女兒走過客廳，見我在裏面，她問了我一聲十分乾枯的話，怎麼簡直沒有事做，沒有法子，只有對這間可愛的客廳絕了念罷。因此我又開始愁苦了，不過，分心的力量，就來分散了，於是即時

也就再不向這上去思索了。

我有什麼能解釋了布核兒夫人的這種蔑視呢？總算託了她家翁的福庇，我在那兒，一直到底，就是這力量維護着我的，每到會餐的晚上，他總同我談半點鐘的話，他固很滿意，我也很開心的，這位老人家，雖也是個有才的人，然而還趕不上法榭夫人，不過他卻有種很熱的情分，所以我同他在一處，覺得比同法榭蔡夫人有趣些。他同我說：我應求教他兒子司教顧芳先生去，他定很願教導我的；他的教導，我若是會利用的話，我將來一定有益的，並且從此就可不惑了。經他這番話，第二日一早，我就跑到司教先生家去了。他接待我並不以傭人看待；他叫我坐在他火爐的一邊，並且問我話的時候，十分溫和，他隨即就看出我所受的教育，是知道點事體的，並不像其他的普通人。但他覺得我的拉丁文的智識，還嫌缺乏些，他願再教導我深進一點。我們約好每天早晨到他家去，並且就從那第二天開始了。所以從這件奇遇上看起來，人們總見得我常常在宮庭的生活，而同時自己的境遇，又高高低低，在同一個大家庭裏，我一方做生徒，一方又是奴僕，並且以一個奴隸的身分，而獨獨有個除王子而外不能得到的貴族的老師。

這位司教顧芳先生，是個最小的兒子，家族裏想把他預備任督教的職位，所以就將他的教育培植得比一般貴族子弟特別的高些。於是送他到西安（意大利的省名）大學去，他在那兒很多年，並且在那兒關於修辭學一門，研究得很有成績的。他在都漢，竟如古昔監教單果先生（生於1643—1723年，在當時爲法國有名語原學家）之在巴黎一樣了。他因神學乏味，便繫心於美文學的；在意大利，人們去做監教生涯，是件極平常的事。他讀過很多的詩，並且用拉丁文同意大利文做詩，是很隨便的。用一句話來說，他所有的意趣，就想把我教導得如他一樣，並且還想在繁難的課業裏，特別的要我精深，要將我的頭腦，教得豐富起來。其原因，也不知是他因我的閒談的關係，使他關於我的知識，有了印像呢，抑或是他不耐煩這種初淺的拉丁文。他在一起首，就拿很高深的東西教我，並且只解了幾首費德氏的寓言，即刻就用菲特日爾氏作品教我了，那時我說完全不懂。我雖十分準備，人們在後面可以看得到的，十分的溫習，我還是一點不了解。我的用功，因可算得熱心了，但是這位監教先生對我的那種懇切的勞神，雖到此刻，仍使我生無限的感想。我每天早上，把他的緊要的時間費了，對我是有益了，於他卻是絲毫無補；他倒不是因我是他

的左右中之一的關係，實在是他覺得我，不像其他人的使他見之生厭罷了。所做的事，雖是默書他的口述，以及抄寫抄寫，然而以我這樣的書記的作用，較之當生徒的作用，已很與我有益了。不獨如此，在這種清高的風味中，我已學到了意大利文，並且還得到文學的趣味，以及各種好書籍的判別力，這是特立布家的書中所得不到的，及至後來，我單獨用功的時候，這些東西給了我莫大的助力。

這個時期，我的生活就是如此，無一點如小說樣的妄想，我很能正當的把生涯移之於可達到的希望上去。這位監教顧芳先生，關於我學的事情，是非常滿意，無論對誰都談及這件事，他父親對我尤是一種特別的好意，照法弗利阿伯爵告訴我的話，他竟將我的事說給皇帝知道了。布核兒夫人，她對我也把輕蔑的態度去掉了。於是我在那裏，竟成了他全家族中所寵愛的了，其餘的傭人都非常嫉妬我，他們見我隆遇的竟得到主人的兒子教導我，總以為我不要幾久，就要與他們一樣的等級了。

推其來由，我可從許多點上判別出來，他們為什麼要如此的對待我，就當時所露出來的許

多話上看起來，加以我後來詳細的推測，纔知道這個娑羅家庭，想從大使職分的地位，再進而到大臣的階級上去，恐怕是想隨便的培養出點有才識的人物出來，特別的與他家庭生了關係，將來得了信用，就可爲他家庭效忠了。這是顧芳伯爵的高明計畫，想得是有見識，真通達，也真正是大貴族的宏謀深慮。不過，可惜我那時看不到這麼大的前程，這一個道理，在我的腦筋裏是嫌太大了，如這種的拘束，也嫌太長久了。加之我的愚笨妄想，只願在冒險中求幸福；而且若是將婦女的關係，除外的來看這所有的一切，這個求榮達的方法，令我覺得太緩慢，太艱苦，並且也不爽快的很。設使真是無婦女的問題夾雜其間，那我就一定尋一個，比這更要使人起敬的，更有價值過若干倍的方法出來了。固然，有婦女雜入的功蹟的表面，只是不如別人代我設想的功蹟的表面，那樣的有價值就是了。

一切都變的很奇妙了。我竟居然幾乎博得衆人的尊敬，一切的試驗都經過了；人們總看我是那宅子裏的極大有望的少年，不過還未及其位呢。衆人都巴望着他似的，可惜，我的地位，不是如人們所代我認定的情形，並且我想達的目的，是要與這極相左的路徑。我於這些很合我意

味的，特殊心悅的當中，得到了一樣，並且這件事，已經够給諸讀者看出的，無須再加絲毫思索了。

雖然在都漢有很多像我這樣改信教的人，我不但不歡迎他們，並且我連一個都不願看見。但是我也見到些日來佛人，我卻不如這樣的厭惡，有位姓穆沙德先生，綽號叫做歪嘴，他是個小作品的畫家，與我父親稍有點認識。這位穆沙德先生發見我在顧芳伯爵家裏，就同了一個別的日來佛人，做叫巴克兒，他呢，是在我學徒時代的一位同窗，這巴克兒是個很有趣，很活潑的孩子，滿口的臨機應辯的談諧，在他的年齡，顯得很有味的。我一見了他，即時就把我惑住了，就這一惑，卻不能離開他了。不多久，他隨即就要回日來佛去。因此，我便做出一種如何的損失呵！我對於這件事感覺得十分重大。因為這點難以多享的時間，我簡直不能離開他。不用說的，他也是不能離開我；在最初我因為與他一時不離，那日出外去遊玩的時間，腦裏從未想到不一時，看到他，令我完全麻煩起來了，就是那麼禁止他；於是我就非常的熱血湧上頭來，甚麼都忘了，跟了我的朋友巴克兒出來了，我不到監教先生家去了，也不到伯爵先生府上去了，從此，人們再也看不到我在那家庭裏了。人們對於用的那種，我沒有聽到差使的申斥，以及那種因我怠惰的威嚇。要知，就

因了這種的關係，纔把我嚇跑的，這種舉動，若是還想施之於我的身上，還是可能的，不過只要那巴克兒不走就行了。從那時起，我覺不出一件別的趣味，別的樂趣，以及別的幸福了，因為這些接觸，是同旅行一樣的，加之當時只覺得旅行的不可言狀的幸福，而況這次旅行的終極，就是去看華翰師夫人，因了闊別的關係，所以回日來佛來了，有了這些緣故，我纔再也不想不到什麼別的趣味的。所有的高山，田野，森林，河川，村莊等等，都繼續着無了休的現出新景趣來；就是這條極幸福的路程，好像竟把我所有的生涯都耗盡了。我從樂趣上回想起來，就這麼一次的旅行，使我得到有多麼的新生的興趣。當其時，不用說的自帶着種獨立不羈的意向，走這條長途，又是回到一個年齡相仿，意氣相投的同學，無拘無束，無恐無懼，又無行止一定的迫促，由着我們遊樂就是了！這種事都不幹，是要去做那種蠢笨，強將同樣的幸運，犧牲在那些遲鈍，艱難，不確真的榮祿心的籌劃上去，可惜，籌劃思索了一日的實質，將其所有的榮譽，以之來與真快樂，及青年的自由相比較，恐怕還值不到一刻鐘的價值呢。

充滿了這種聰明的想像，到臨了，竟弄到停止了我的職守爲止，究竟說起來，並不是不苦惱。

一天晚上，我走回去了，那位飯堂長，對我說明伯爵先生的意思，是停了我的事。這倒是剛剛應了我所求的事實；因之就想到，我的行為雖是太荒謬，若想求其寬宥，去對他說我如何的不應該，如何忘了恩義，再將所有的過處推及他人，說我是不得已的原因，未始不可的。後來有人告訴我，法弗利阿伯爵叫我在未走之前的第二天早晨去談話；那時我腦裏轉到，就如人們所見到的情形；我自覺無一點罪過的，那個飯堂長，等到我去見過之後，給我一點錢，並且說是給我的歡喜錢，實際就是我不應得的罷了，因為人們還沒有認為我已到了奴僕資格呢，所以並未定我的薪俸。

這伯爵法弗利阿，是個極輕躁的，極年幼的一個人，然在當時他對我所說的話，卻很有道理，並且我竟能說他也是很和氣的。對我講了許多寬慰我的事，以及他的祖父如何愛我，對我是些如何的好意，最後是我自己令他看出是犧牲一切，強硬要走的，就因他對我提出復職的辦法，要我承認，永不與那個引誘我的小不識時的朋友，相往來的問題為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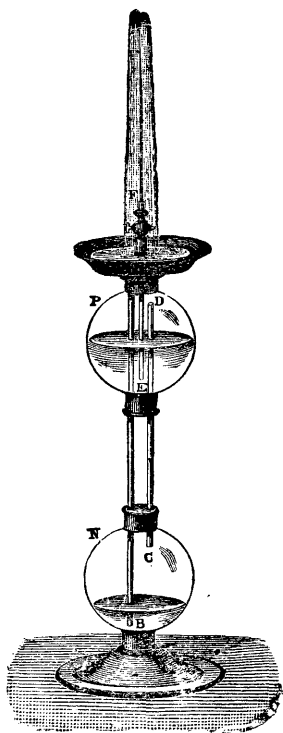
他最後明明白白的，不說他自己的意思，就是說我雖再盲目的愚蠢，也應感激我老主人的慈愛，說到這兒，我倒被他感動了，不過，這次的可愛的旅行，却在我想像裏太深了，因為無一件別

的東西，能抵敵得過那樣的趣味。那時我完全無感情了；頑固起來，無情的，很高傲的，並且很傲慢的回答他道：既是人們不要僱用我，我受到就完了，何必還要費些時間說費話呢！況且我一生裏只會遇到這次，我想絕不會在一家宅子裏，受到第二次的停工罷。這時這個少年，氣極了，也對我說了些我對他所說的輕視的話，捉到我的肩頭，推我出他的房間，並且用鞋底根，把門對我踢關了。我呢，很意氣洋洋的出來了，就好像得了很大的勝利出來的樣子，並且還恐怕有第二次要抵抗的形像。我最無理的，就是：走的時間，連監教先生那兒我都未去道謝他的好意。

爲到要明瞭我愚狂的性情，所以在這一剎那間發動的原因，一定要知道我的心向，是在那一點，竟能如此熱狂起來的。實在的標的，只在有一點極微的事物上頭，並且還要知道，是一種如何的力量，能在這目的物的觀念上，引誘出這種愚狂的發生，實際竟可說是一點暫時的空想，就成了這事的對象了。所有的計畫，皆是些極不成話的，極小孩子的，極癡愚的想法，因之就纏繞着我的求幸福的意志了，並且在理想裏，安排得竟像實事一定可以通得過的樣子。誰想得到一個將近十九歲的人，將他的後半生的生活，建築在一個空泡上呢？！呀！諸位請聽到罷。

那位顧芳監教先生，在我走的幾星期之前，給了我一個小赫宏氏的噴水器，（註）非常之有

（註）赫宏氏（Héron d'Alexandrie 生於紀元前一百多年）氏爲希臘人，此噴水器在紀元前一百年爲氏所發明，自後世間所有之噴水器，皆從此起。現在一切物理學上所載之噴水器，亦以此式爲最先。此器之構造甚簡單，如圖分爲三部， Δ 、 Γ 兩器應十分封固，不令大氣走入，由上盤下連一直管 Θ 直通 Σ 室，惟不可使管頭頂底，因爲防止從下盤流水下來的關係，另外有從 Γ 到 Σ 室的 \circ 管，此管兩頭皆空，如此則放水在上盤內，於是水由盤下連的 Γ 管流入 Σ 室，水因大氣壓的關係，遂由 \circ 管上昇至 Γ 室，水在 Γ 室內，亦與 Σ 室的一樣的關係，遂由 Γ 管昇出，噴至其所受壓力的極度，遂後下降了。此圖在法國老羅士字典上描下，以供閱者知道虛驢當時因此器，拋棄一切富貴功名於不顧，特誌之略助些興外之興。



趣味，就從這上觸動了我，極力的拿這噴水器玩耍，並且談我們的旅行，這個伶俐的巴克兒同我兩人想到以這件物件，還能用之於別的事上去呢，並且又可將旅行延長了。這一個赫宏氏的噴水器，在這宇宙裏是有多麼有用？這個主見，就成了我們建築我們幸福的根本石磬了。我們想到每到一個村鎮，定可聚了許多鄉下人來圍着我們的小噴水；那時酒飯同美女，都要把我們圍擁起來。不獨如此，定有許多我們所揣想不到的大哄動就是了，我們想到無用把錢，人們自會接待着食宿的。若是鄉下的人們，不供給我們這樣路過的人客，在我們想的當時，那真是認鄉下人是壞良心。總之，我們想的無論到那裏理想間總覺其是像婚姻壽事的情形一樣。一切都打算着無須用錢，只要我們肺腑內的氣，以及噴水器中的水，就可安安逸逸的走到碧野門，到沙佛窪，到法蘭西，雖走遍天下都可以做到的樣子。我們旅行的計畫，簡直就是無窮盡的，第一，我們的路線，就向北走，那時所定的地點，若說是想到一個甚麼地方停，不若說是因為想登亞爾布司山取樂的實在。

(一七三二——一七三三) 如這樣的計畫，我就拿牠實行起來了，無一點憐惜的就把我的教

導者，我的師長，我所習的，我所希望的，一齊拋棄，並且只要稍耐一時，差不多一定可以從那極糊塗的生涯中，得到幸福了。首都呀！再見罷！宮庭，功名，榮耀，愛情，美人們，以及先年一切所有的大企圖上生的希望，一齊都再會罷！我帶到這個噴水器同到我的朋友巴克兒就動身了，錢包子準備得很輕鬆的，遊玩的心理，把我的心充滿了，並且一意只幻想到如何玩賞這次環遊的樂趣，所以我在立刻的功夫，就決定了我的輝輝烈烈的計畫。

我做的這次荒謬的旅行，也差不多與往日所行的一樣的有趣，不過其中的方式未必盡同就是了。好在我們的噴水器，竟得到些機會，在小酒店裏，在客棧房主人面前，在那些下女們面前，也能助助興趣，每到臨走的時候，並不能少付一點。這還不令我們麻煩，因為設使我們真到錢不足的時間，我們才指望到這個財源，有件意外的事，倒免去了我們的勞煩。就是到了差不多近布讓門地方的時候，這個噴水器壞了。這事出得之時，因為我們心已覺得，口未敢說的，就是這個噴水器，已使我們生厭惡了，所以這一個不幸，反而比從前格外使我們提起精神，並且我們自己笑了多少自己的輕率行為，因而就把我們的衣服鞋子破爛的問題，都忘卻了，也就以之代了噴水

器的餘興。我們還是旅行我們的，同初開始的時候的樣子，一樣的爽快，不過比較的迫促着要趕目的地了，因為我們的乾錢包子，趕到要我們到地頭了。

到了山背溪，我發生了念頭，倒不是因我所做的蠢笨事的關係，無論是那一個，也不能這麼快，這麼容易，就回想到他過去的關係，一心只想着到華翰師夫人家裏，是如何招待我的事；因為我想到她的家，特別的就如想及我的祖家一樣的關係。我曾經寫信告訴過她，我到顧芳伯爵家的事情；她也知道我是在一個什麼地位；並且她在恭賀我的信中，給我些很懇切的教訓，說我應當如何報答人們對我的恩惠的應付，她以為我，只要不為錯誤的打斷我的命運，這次差不多總可確定了。她一見到我來了，她關於這上面，要說些什麼呢？我精神中，至不想她或者不讓我進門；不過我只怕着跑了去倒增加她的愁悶；我怕她的責備，比困苦還要難受。我打消了一切，忍耐着沈靜下來，於是轉想到向她去求恕。我那時看到世間，除她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了；若是失了她的寵愛，雖是生存着，也不能再活下去了。

有件事，令我非常不得安靜，就是我這位旅行的伴侶，這時我不想再同他親熱了，並且我還

怕到不易與他脫離。於是我就準備着與他離散，在最後這一日，我對他很明顯底冷淡樣子。那知道，這個作用下去，我覺其比什麼還愚蠢，我總想他一定要感覺我變了常態；不知竟出我意外，我的朋友巴克兒，竟毫不感觸。不一時已來到進安西城的路上，他說道，我們已經進了城罷？對我說道：『你呢，你到你的地方去。』向我行了一個接吻禮，說了一聲「再見！」一個迴轉就不見他了。我再也聽不到他的說話了。我們的交際同我們的友愛，雖只經了六個星期左右，但是這種聯續的影響，恐怕與我的生命一樣的延長。

到近華翰師夫人的房子的時候，我的心是怎樣的忐忑！我的兩隻腿在下面，是怎樣的抖戰！我的一雙眼睛，好像蓋了一層幕的樣子，這時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恐怕任遇到誰，我也認不識了；我爲了平我的氣息，定我的知覺，不知強制了多少次。這個緣故，是不是我所求的救助，因得不到而生了恐慌呢？抑或是爲了在我那種年齡的時間，恐慌着怕餓死，所以生出這種驚慌呢？不是，不是，我敢用似狂妄的誠實的說一句，在我一生中的無論在何時期，絕沒有在得意或困難的境遇上，有所爽快與愁苦我的心田。在我這因轉變發生有起伏的，而可紀念的生涯途徑

中間，常常弄到無處藏身，並且有時缺乏麵包，然我對於富裕與窮苦，仍是用一樣的眼光視之。雖到了困極的時間，倒並未像別人那種自屈的想像去做乞丐，或是偷竊等等的麻煩到這步田地。沒有人像我那樣的悲傷，也沒有人在他一生裏，流了像我那麼多的眼淚；但是窮乏與恐慌，絕不能令我悲傷，以及灑下一滴淚來的。在我的命運挫折當中的精神，認識了真幸福與真不幸，並不是附屬在精神的本身上；所以假使所有一切的需要，使我完全不覺需要的時候，那時我就覺得比死還要不幸了許多。

轉眼的功夫，我自己是不知道華翰師夫人已否見到我，但是她的形像已怔住了我。她第一句的聲音，我覺得有些兒驚慌，我就向她的脚下屈膝下去，在這種再享樂沒有的感覺當中，我的口脣就膠黏在她的手背上了。在她方面，我固不知道，似乎已知道我一切事體的情形；不過我見她的面上沒有什麼驚訝的現象，我也不覺有什麼恐懼。她用一種很慈和的聲音對我說道『可憐的孩子，你來到這裏啦？』我很知道這次的旅行，對你是嫌太年幼了；不過我可自慰的，總算萬幸，沒有遇到像我心上煩到的危險。』後來她對我訴說我的經過，也並沒有說好多，我對她所說的

一切話，我已很誠實的說出了，除了像那當時所說的條段之外，其餘是無一點隱匿，以及寬恕我自己的地方。

這就到了我居住的問題。華翰師夫人與她的房裏傭人商量一切。我聽到她們商議處置的時候，我的氣都不敢歎一下；過後我聽到讓我在那宅子裏的時候，我很不易抑制自己的，看到把我的小衣服拿到指定我住的房間去，也差不多與聖波厚（註）見到他的轎子進到烏爾馬夫人家屋的一樣的情形。我得到了這件不像是暫時的隆遇，自然是格外的快樂，在那一轉瞬中間，人們當想得到的，我對於一切其餘的事，自是非常留意，我聽到華翰師夫人說道：『人們要想如何說就如何說罷；這次是神聖又差使我到我這裏來了，我是鑄定了不能棄絕他。』

（註）聖波厚（Saint Preux）與烏爾馬夫人（Madame Wolmar）是盧騷著的信札小說新愛羅義士中的主要人的姓名。這愛羅義士的名詞，是法國十二世的一個極有名的哲人亞白納（Abailard）的情人的姓名。這名字在法國中古情史上是極有名的，盧氏因而取之名其書。聖波厚是烏爾馬夫人的未婚前的先生，兩人極有愛情，後因其父將她配給烏爾馬氏，一次聖波厚在夫人結婚後被招致其夫家，當時雙方情緒極濃。詳見

La Nouvelle Héloïse.

如此，我就住在她那兒了。不過這一次的逗遛，還未算是達到我一生的最幸福的生涯呢，但已可說是爲達幸福之準備了。雖然，這樣的精神底感動，牠如此真實的令我們享受我們自身的享樂，究其實也就是自然的操作，並且幾乎就是一種有機體的產品，借一個狀態來表現罷了。設使沒有了機會的原動機，任一個人，生得如何的易感覺，恐怕什麼也感覺不到，他雖到死死的時間，也不知道他自身是個什麼，我在當時，幾乎是如此的想像，並且恐怕我無論何時皆是如此。譬如我若不認識華翰師夫人，卽或是認識了她，若不能得到在她旁邊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也薰陶不到那種令我吸引熱情的溫和習慣。所以，我敢斷定的說：一般的人，他們只能知道所謂愛情，而不知道生命中的甜蜜。另外，我還認識一種情感，雖十分激刺，但是千百倍的優美，有時也附着在戀愛上，並且常是分離獨立的。這種情感不單是友誼的，而是種很逸樂很溫柔的，我倒並不以爲牠只能發生於同性的朋友當中。總之，譬如我既做了一個人的朋友，就好像誰都不好再作他的朋友了，這樣人，在我的朋友當中，我未經到有這種人，在這裏是不甚明顯，但是在後面，就要寫出來的。要之，情感之爲物，不能單就其結果描寫就能算得完全的。

她所住的房子，是間舊宅子，倒還能餘出間空室來，做她的梳裝室，於是她就把我安置在這裏面了。這個房間，是在一條我曾經說過的過路上，這個地位，只要一進門去，第一眼就見得到的；並且在那兒就是那條水流，也就是花園了，完全令人感覺出鄉間風味。這樣的一個所在，對於一個青年的住客，不能說是無趣味。自從離開波賽以來，這是第一次窗前有綠的景色。一向皆是為牆壁包圍着，眼中所見的不是屋背，便是途塵。來到這種景象中間，令我感覺這種新鮮美景，是多麼有趣！因之不知要增加我心裏幾許的感動。從這種可愛的田野趣味裏，格外使我感得我這位敬愛的女主人的慈悲。我自己好像覺得這樣的一切，皆是她特意的爲我而設的樣子；我在她面前的時候，非常安祥；在所有的花叢裏，同綠景的當中，我無處不覺得有她的形影，她那種美豔與天然的春豔，都混合着顯在我的眼中。我那一向被壓迫的心腦，到這時在這空間裏也覺得闊大起來了，我的鬱息在這些綠叢中，也能十分的舒歎了。

在華翰師夫人這裏雖看不見如在都漢的那樣壯麗，但是看得出種種的淨潔，禮讓，以及一種家長的旁礫，有了這種氣像，華麗便完全無用了。她那裏既缺銀器，又無好的磁器，廚房中既無

野味，貯藏室裏也沒藏着外洋的美酒；雖然如此，無論是誰何，到了那兒，皆是一樣的待遇，所用的杯子雖是窖貨，而她備的咖啡，卻是真正上等的。無論何人來看她，她縱使不得親自共宴來賓，但在她家裏總是當做一位上賓就是了；並且所有往來的幫工，以及過路的行人，到了那兒，沒有一個不吃喝過就使他們空走出去的。她的隨侍，就是那個房裏傭人的兼職，是個自由城的人，生得也很美，名叫墨榭核，還有一位與夫人同鄉的男僕，名叫克勞德安納，這人在後述裏要有點兒問題的，一個廚房，二個供她出門的搬運夫，這兩人她倒少有時候用到的。看罷，這些家事，就出在二千法郎的年金上；只靠了這一點小收入，在一處地美而得錢不易的城市，要處理這一切的事，那能够充足呢。可恨那財政對她無一點仁義，她借進來的，她又付出了，往來如梭的終歸散去。

她的家政已如上述，我要來說的，也正類此。人們總可推度我在那兒的樂趣。不過有一事，令我減少趣味，每到桌上會食的時候，一定要經很久，因為華翰師夫人每次對那最初上的湯味與肉味的情形；我們就知道那種氣味，令她幾乎完全要乏味的，就因了這樣的一種嫌棄，要經了很長的時間，她受這種激刺之後，她仍要慢慢的恢復她的口味，於是只有談話，因談纔不吃下去。這

一定要等到半點鐘，她纔嘗試其第一口的菜呢。在這中間，我是足夠餐食三回的時間，所以我每次食餐的時間，總是我食完了很久，她那時纔得開始。因之我每次要陪着她食，所以我總得要食兩次餐，不過倒也不覺出如何的不衛生。總之我在她旁邊總是感觸同等的溫和的快感，至我所享到的快感，就是在那兒一切的言語舉止，不帶絲毫的勉強，那時還沒有達到能受她的機密事體呢，然而我心中卻對於這一切的事件，總想追索其根源。過後我在那裏完全知道了底細；但是，愈是內容了解得明白，於是知道一切的開支，皆在她的收入上豫支，及至那時，我就不能安享其樂了。我心上的防患未然的見解，於是常來侵害我的享逸的心理了，我當時只覺其前途是完全失望的，絕無能力可以轉還了。

從那第一天起首，在我們兩人間所建立的極濃的親愛，後來她一直有同度量的在她的餘生中繼續，阿小是我的名字，媽媽是我叫她的；於是一直我們兩人就維繫在阿小與媽媽的上面了，雖到了我倆的年齡幾乎無差別的時間，還是存在。我覺得這兩個名字，從我們音調裏流露出一種不可思議的意趣，我們行爲的坦白，就可見我們心理上的關係，皆可表現出來了。她對我完

全是種爲母的極和靄的情，絕覺不出一點嬉樂，然總覺是幸福；至於我對她的感想，若遇有流於情愛的時候，也覺出有變易的性質，不過只是極外的顯出情愛的美妙，於是使我覺得有一個年幼美麗的媽媽，令我感其慈愛的高尚。我爲什麼要說一個慈愛的話呢？因爲她對我絕未懷疑到要廢止接吻，以及其爲母的慈愛的和靄，而我也從未在我心上想到，這是件妄用的事。人們要說：我們最後曾有一種特別的關係；這是我承認的，但是請等一等，我不能一下就說完。

我們最初見面的那一刻，真是一個唯一的熱情的動機，自後她再也沒有使我有那樣的覺觸；並且這個動機之所來，還是驚慌爲主因。她那難隱藏的豐滿所在，雖是最易引我那輕佻的注視，但我的視線，絕未射到她的領巾之下去過。我在她旁邊的時候，既無感想，也無所望想，只是在一種舒暢的平和狀態之中，也並不知道什麼是享樂。像這種的情形，只求我一生或竟是永久的有得過，雖一剎那的時間，也不會使我生厭惡的。只有她是個唯一的人，與之談話的時間，覺不出言語的枯焦，也不感覺要應付支持的苦痛。我們相會的時間，除了些說不盡的瑣碎閒談之外，少有大議論，這樣的談話，只有以中斷當作結尾，用不着設法使我說話，倒要設法使我停止是真

的。有時她沈思她的計畫，她常有神情入夢似的行爲。到這時呢！我也就任到她去，我也不開口，只對着她考慮，在那時我自覺是個人中極有幸運的人了。此外我還有一種癖性，是非常奇怪的。我對於愛人們雖無要求密會的意思，但我不斷的要覓機遇，及至我能得享的時間，又爲一種熱情驅促我到狂熱的狀況裏去，於是發出若干的煩惱，將這機遇又白費過去。有時她那兒有個誰人來到了，無論是女人或男人，都無關係，我口裏就咕嚕着走了出去，總之耐不住有一個第三者在她的旁邊就是了。那時我就跑到她套房裏去數鐘點了，千百番的呪咀那些長坐的賓客，並且心裏總想不出這些人，如何有那麼多話說的，其實就是因爲我要說的更多的原因。

我見不到她的時候，就在我的情感中極力的揣想她。既見到她的時候，我就喜歡；但在她出外的時間，我不安的念想，即時就歸到苦痛上去了。想與她在一處的渴望，令我希望得興奮，以致常會流出淚來；我永記得的，有一天是大祭日，她作晚課去了，我就到市外去散步，那時我心裏充滿了她的形影，以及望着在她面前度我生涯的熱望，當時我觀察的能力，雖是不能如現在，但我已見到我所享的幸福，是不會長久的。因之我空想裏生出一種似未絕望的愁悶，所幸有種羨

念的希望，折衷着就是了。那教堂的鐘聲，一向是令我感觸得出奇，飛鳥的歌鳴，天氣的暗爽，鄉村的景色，四散點綴的野舍，我想得就像將我們兩人的共處情形，配合上去了，這樣所有的印象，感動得我很真覺，很纏綿，很煩擾，很刺激的。這種樣子，我自己也知道是感得入神的狀態，我的心安存於這樣幸福的時間上，以及這樣幸福的逗留中間，自覺這種印象是不可言喻的美滿，至於對物質的快樂，也無用說的。自是一樣的關係。現在我回記出來的我的興奮情形，再也沒有我在當時對於我前途的那樣努力，那樣想像的週密了；並且當其時所有的印象，感應我得特別有力，及至這些印象皆實現的時間，在一切的對像上，又可見得我對之所揣想的，是完全相同了。若說從來一個清醒人的夢的，總不會有一種預知的幻景的情形，那末，這就是件事實。（註）我所有的覺悟，總是在想像的過程中間得到；因為所有的日子，所有的年歲，以及完全的生涯，雖是在一種不變的安靜當中進行；質言之，不過是在暫時上經過而已。噫！我的最真確的幸福，就在夢裏；差不

（註）這事在後面第六章，華翰師夫人住在沙黑麥地的時候，他們兩人在聖路易節出外旅行，在樹陰下積葉煮咖啡的一段故事。

多眼睛一開，即時就完結了！

當到我不在她眼前面的時候，設使我說及那些關於這個親愛的媽媽使我回想的一切瑣事，我就說不完了。我只要想起我的牀，好像是她睡過的；我的窗簾，以及所有我房裏的家具，只要覺得她用過的，是她那妙手摸過的；我不知對之一一接了多少次的吻！地上的地板，只要想起是她在那兒走過的，我就對之下拜！有時雖當着她的面前，這種荒謬忘形的舉動，也好像只由着這種熱烈激昂的愛情驅使我了。有一天，在餐檯上，她正放一塊菜進嘴的時間，我說道：『我看到一條頭髮。』她於是將那塊東西，吐在她的碟子裏；我隨手很熱切的拿過來，就吞了下去。總結一句，這類的行爲，與我在情迷的情形，所不同的，就是我親身所行的就是了，還有這種現象，在理性上差不多是智力所解不來的。

我從意大利回來，與我去時的樣子，雖不能完全相同，然而竟可斷定，如我這種年齡，能有這樣的回來，恐怕已不甚易得了。我雖已不是個童貞女，然仍是個處女。我覺到我年齡的增進；我的不安寧的體質，就很明顯了；他第一次的發現，是很意外的，當時不過令我受到一種健康上的驚

訝，而這種驚訝，是我在那無知無識的生活中，從未感覺過的一種完全特別情形。後來沒有幾久，也就安逸了，我從此就得到了這件危險的違背自然的追求。至於這件事，關於我同氣質的青年，竟有因為放逸太過了，以致損了他們的健康，減了他們的勇氣，甚而至於害了他們的生命，是很多的。這一個缺點，就一般害羞恥的，同薄弱的點上而言，自然覺其方便，這就是因其對於一切幻想，有極大的應付力量，所以就以之當個處置了。可以說：因為這事對於一切他們的性慾意像，在他們想像中誘惑他們的美女，無須得其同意，便可得到樂趣。這一個不幸，實在陷害够了，我就算是盡量的，破壞我那在自身上很費時日，不易長成的美好的身體就是了。另外人們還要想我當時的地位，更知道了；寄居在一個美婦的人家，心中變化了她的形影，日間不斷的見到她；夜間將所有的對象翻覆，自然是回憶起來，所睡的那一張牀，又是我知道的，是她曾經所睡過的。這有多麼刺激！如此情形，讀者諸君，代我設想的時候，恐怕也要看我是離死不遠的人物了。豈知實際上完全相反了，當其時可說一切危害我的事，反有助於我了。我雖是如醉如痴的想在她面前，並且如此熱烈的希望要在她那兒過活，然而無論是當她的面，或是背着她，我都是覺得她是個

和諧的母親，或是個親熱的姊妹，或是個很雅致的朋友，外此再沒有一點別的感覺了。我一直對之是作如此的觀念，所以她自然一直也只是如此，並且我始終只覺其這樣的對象。她在我心上的印象，總是如此現着，毫絲不使之移植到別的位置上去。總之，她之於我，令我只覺其是世間唯一的女人就是了。她那種極度的溫和的情感，雖是如何的薰陶我，而我的一切感觸，並不使我激起了外念。她對我是如此的處置，並且連別的婦人也是這樣的。在這一點事實上，人們一定要說我是流露出虛偽了，總之人們以為我對她的情形是如何，便如何說罷了，我自己，我總是這樣的說，若謂這樣好像太近離奇，那末，後面恐怕還有格外離奇的事出來呢。

我過的日子再快樂沒有的，所做的事，卻沒有那麼有趣，我所辦的事是：代她編彙她一切的計畫，謄清一切手本子上的雜記，過寫一切收據，其餘，如選擇藥草，揀藥丸子，看管蒸爐子等的事。來去不停的過客，乞丐，各色來問候的人客，每次來的那種兵士，賣藥的修道士，什麼些女子，不入流的修士，一定還要與她談話。我就厭棄他們，暗地裏咀罵，咒他們，我恨這班人似魔鬼一般。她呢，倒對之似覺有趣的樣子，我的激昂，倒使她對我好笑得不得了；於是愈見她笑得有趣，愈令我急

躁，末後使我無法制止我自己，也就笑出來了。我在這種暗地咒咀人的短時間裏，是很有趣的；至於若是有了麻煩的客，來與她爭論事體的時候，她也知道想方法，尋趣消磨那來客的麻煩。她就向我來看一眼，那一眼的意思，知道一定是不合我的意思的，她因見到我的情形，便忍不住的要笑出來了，於是利用禮節又抑制住。如此，在她眼中是得到了趣味，在我卻憤恨滿顏，不過，心底裏，倒覺得這種情形，是非常有趣的。

這種事的本身，本不會使我快樂，使我生趣的，就是那種舉動，是令我可愛，這呢，並不是因我環境而生的，也不是因有人向我有所爲，於是就從我所好的上面而發生的，實際這都是從我心而來的。我想到我如何會忽然愛研究醫術的，恐怕最初的起點，也就是有這同樣原因的舉動，纔生出效用的，假使沒有這種不斷的趣劇，從旁資助，我一定是乏味的。因爲我雖對一本醫書，都能辨別其氣味的，並且任書上的氣味，我分別得都很少有錯亂的。華翰師夫人有時要我嘗那極討厭的藥物，我拼命的逃避，或是使她不叫我嘗；我總是回抗，同做苦臉子，無論是面上心裏，都是不願意，但是我只要見到她那油滑的妙指尖，到了我的口邊的時候，自然而然的便張開口嚥下去。

了。及至她這個小家庭，都集聚在一間房裏的時候，人們就可聽到我們在裏面笑着跑叫的聲音，那時簡直不是在那兒調劑止痛藥，以及補藥了，卻算在那兒唱耍戲就是了。

那時我的時間，也並不是完全在這種嬉戲裏虛度了。我在我那操作的房間裏尋到幾本書，如旁觀者，（註一）布風鐸爾夫，（註二）聖哀浮爾門，（註三）亨利雅德，（註四）我那時雖沒有了像我小時的讀書的癖性，但隨便底也將這些都略讀一過。其中尤以那「旁觀者」一書，使我十分有趣，並且有益於我。從前顧芳先生曾經教導過我的，讀不必貪多，要思索得透，於是書物纔得有益。

（註一）旁觀者一書，是英人司提爾（Steel, 1671-1729）於一七一一年三月一日出的定期印物，為當時有名的社會批評文藝品，全歐各地皆有譯本。

（註二）布風鐸爾夫（Puffendorf, 1632-1694）德人，為當時德國唯一的政論家及歷史家。一生著作甚富，其中最有意義的，當以「歐洲各國主要歷史概論」。

（註三）聖哀浮爾門（Saint-Evremond, 1610-1703）法人，為當時有名文學家之一，後死於英國倫敦。

（註四）亨利雅德（La Hérriade）此書為法國烏爾泰（Voltaire）所著的史詩，全書所描寫的皆是宗教戰爭的凶惡殘酷，直為一幅宗教戰爭的圖畫。

我慣習的愛研究文中的詞藻，及其優雅的體裁；我練習辨別純正法文與我們省裏的方言的分別。譬如用亨利雅德上的兩句詩爲例，就可以校正我們日來佛土語的書法了。

「設使對他們的主子的血統是有個舊尊崇，那末還應說這個關係入在這些反叛的心。」這裏面的說字 (Parlat)，讓我學會了用法，必須是要用第三稱的接續格，不能如往常我所寫的同所讀的，都是用現在格的定過去法。

有時我與這位媽媽談談我所讀的書物，有時在她旁邊讀給她聽，那種趣味是很濃厚的一方我練習熟讀，也是很有益於我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她的頭腦是很豐富的，這就是到了她放光華的時候了。上面所說的那幾位文豪的作品，放在她的面前，促她吸引，並且令她學到鑑別優秀作品的的能力。她，我竟可以說，是有點新教徒的意味；在她口中所說的總是一些巴爾氏的作品。

(註) 聖哀浮爾門，在法國差不多已經很久無人過問了，而她對之尤爲崇尚。不過她倒也沒有因他們的影響，就阻了她的天資，懂不了好文學，批評不出精華的弊病。她本來是出於上等人家的，

(註) 巴爾 (Bayle, 1647-1706) 爲法國當時的有名哲學家，批評家，是改新教中的健將。

因爲自小就來到沙佛窪，常與一般華貴們往來，於是就把她鄉土的氣味脫離了。論到她本地的婦女界的才能，是極有名的，並且大半都是能隨口成詩的。

她在宮庭裏，雖然不過是如過客一樣，她在那兒所經的時間很短，然就是這點短時間，也就很够表現她那宮庭中的舉動。她那裏常有宮中的朋友，其中雖有許多的暗嫉，反對她的行爲，以及她的債務，但她的年俸總不會裁減。如是極有經驗的，並且她的考察能力，又助長着經驗的用途。這呢，就算到了她最快意談話中的目標了，並且對於我這種空想的精神，也實在是一個極大極大的教訓。我們兩人在一塊兒讀賴布葉的文章，賴氏的作品，對她倒比何施夫柯兒著的東西（註）還要合意。這書是本憂愁悽慘的集子，完全是他青年的事跡，並且他那樣的爲人，是人們所不樂意看的。有時她說道，有些所在她有點亂雜了，有時我要去吻她的嘴，或是她的手了，我都能忍耐的，並且她的言語，雖嫌冗長些，也並不使我生厭惡。

（註）何施夫柯兒（La Rochehoucauld, 1615-1680）法國惟一的格言道德家。他的格言爲世所知，所以大文

豪烏爾泰說過：何施夫柯兒的格言，衆人知的，是從心裏流露出來的。

若是竟能如此的過去，這樣的生涯，未免太有趣了，我每感觸的時候，總覺得這種生活，就將完了似的，因之就起了不安的念想，這就是件唯一令享樂裏生煩惱的事情。在一切遊戲的時間，我的媽媽，都研究我，試驗我，探問我，並且極力的代我籌劃將來，使我能得到好過活，不過這件事，不是只知道了我的意向，我的興味，我的一點小才能，就能辦得到的；還是一定要覓到機遇，或是要製造出機遇來，纔能出現的，總之，這不是一日的事罷了。這一個可憐愛的夫人，她因為感覺了我是小有才能的先見，於是把代我謀事的時間延長，因此就令她覺得我選擇的爲難。後來，竟完全如了我的願，也達了她代我所想的好意；不過，就此要頓挫一下，就是從此要與安靜告別了。她有一個親長叫做歐朋先生，來看她。這個人是個很有頭腦的，很有深思的人，也與華翰師夫人一樣的，任事是很有計畫的，所以形情雖像個冒險家，而他從不會失敗。他來，是因為供獻一種極完備的彩票計畫，到富樓黑地方的樞機員的，沒有得到完滿結果，他把這事，呈獻到都漢宮庭中去，那兒倒採用了，並且就舉辦起來了。這位先生，曾經也在安西逗遛過的，並且在那裏同一位監察使夫人有了情。這位夫人是個極可愛的人，我也十分歡喜她，並且可以說，在媽媽那裏我所見

的，要以她算唯一的令人生趣的人物了。這位歐朋先生看了我，華翰師夫人將我的一切也告訴了他，他便考問考問我，看我究竟能適於那一行，並且好像他覺得我還可用，要代我覓位置安插我的樣子。

華翰師夫人連日的兩三早晨，叫我到歐朋先生家裏去，借到叫我去有點小事，並且事前令我一點不知道有所感覺的，在他那裏，他很引起我瞎說八道的，對我很親熱，令我覺得他的能到何地步便到何地步的開心，對我說了不知多多少少的笑話，一點也覺不出他是試我的樣子，簡直無絲毫感觸，並且就好像他很歡喜我的，他遮蓋這件事，竟一點也不困難。我倒很高興他，這一個考驗的結果，當然就我的外觀，與我的活潑的面貌，我好像又不是個完全無用的，但無論如何，總是個無甚頭腦的，無所意志的，差不多是一無修養的小子。最適當的一句話，一見全穿的角色就是了。縱使有極大的榮幸，將來或者能做到幾天鄉村的主教，這已是最高的幸運，這就是我所可巴望的，是他對華翰師夫人表示關於我的事了。我受這種判斷，已是兩次不知是三次了，這算是最末次的評語，從前在那位馬謝洪先生那兒的時候，也是常常的這樣斷定我的。

這種斷定的原因，因為是太關於我的性質，在這裏可以不必說明了，人們也很可知道的，我心裏是不能完全承受的，並且還可以用極不自私的說，如馬謝洪歐朋，以及其他的人，雖能如此說，我卻不會承服他們的話的。

兩件幾乎不親和的東西，竟混合在我的身上，其中的方式，是我的思想所不能想到的：一方是著火的氣質，猛烈的熱情；他方是天生遲鈍的意念，阻澀的，並且不能凡事即刻就有所表現。可以說是心身不合的存在一個個體上面。我的情感是銳利力強過揮發力的，精神就完全被牠充滿了；不過雖是在我身上不甚揮發，卻使我像火一樣的燃燒。我知覺一切，但是甚麼也看不到。我完全被激刺的，簡直就成了麻木；要思想一定要等心血冷靜下去才行。這兒就有件驚異的事體，可說是我所有的很確實的癖性，在這種時候，只須等待一時，我的鑑別力，無論是深思苦慮，或是細巧精微的想像，都能十分精確了。只要有一絲間空，無論什麼優美詩詞，一揮即成，不過在這一刻刻裏，我要什麼也不做，也不說的纔行。我在信札上任怎樣美麗的談話，我都可以作得出，就如有人說的，西班牙人着棋子，紙上才能。從前我讀了一本沙佛窪公爵做的書上說：他有一次在路

上，因為叫賣的叫他回頭，說道：『請你開一句聲，巴黎的商人。』我此刻就說：那就是我。

這樣遲鈍的意思，連繫着這樣銳敏的感情，我不獨在言語是如此，就是寫東西的時候，也是一樣。我的意念在我的腦裏，思考的時間，是件使人極不相信的困難。牠在裏面微微的運行，在裏面發酵，使我感動，使我發燒，使我發生出顫動起來；在這種感觸的中間，我什麼也看不清楚，一個字也寫不出，到這時一定只能停頓着。不知不覺的這個大變動沈靜下去，這個混亂也分解了，一切都恢復了原狀，於是漸漸的把這個擾亂過去。諸位沒有看過意大利的大戲麼？就是在每常換景的時候；那戲臺上就起了一種不快的擾動，並且所經的時間也很長久；一切的裝飾都雜亂了；人們從各方着想，起一種牽動一切的憂慮，總覺得所有的一切，都要弄得翻天覆地的樣子。但是實際一點一點的都成了條理，絲毫不缺，於是人們很驚奇的見到一幕耀目的戲劇，順到這種長久騷動的後面出現了。這段粗劣工作，與我所講的，當我要寫東西的時候，在我腦子裏的變動，是大略相同。假使我最初就知道這般的等候，並且一切的事物，也能在牠們自身上就能表現牠本來的美，我想駕乎我之上的作家，那恐怕也就不會多了。

因有這樣生來的大難處，所以我覺得寫東西是件難事。其餘如我草稿上的塗改，墨糊，錯亂，費辭，都可證明使我苦惱的地方。沒有一次，不要我改寫過四五次，然後纔能交給印刷所，手裏握到筆，面對到書檯，眼望着我的稿紙，甚麼也不能寫。日間散步於山石之間，森林的底下；到了夜間，過那無眠的長夜，睡在牀上，我的腦裏，反而不斷的在裏面描寫。人們可以看得出的，這是多麼的遲鈍，尤以對於一個人，牠絕對的剝奪了口頭頌讀的記憶力。一生裏，雖六行詩，都未曾讀得熟過。在像這樣的時期，我腦子裏定要轉了又轉，五六夜的功夫，經過這種狀態，纔能寫得到紙上去。就中還有一點，我對於寫一部著作，在工作上的比較，因為合意些，所以還覺容易一點。若是信札之類，那種身分的口氣，我簡直不會用，這種事體，直是令我上刑罰。我無論寫一種極微小的事務的信札，無不令我疲疲倦好些時間，縱或有時我願意寫，我又弄得無始無終；把牠弄到不知多麼長，混雜些累贅言語；使人讀起來，竟不明瞭是說些什麼東西。

我的意念，不獨在流露的時間遲鈍，在吸收的時間也是一樣滯澀。我觀察人的時間，我自信是個很好的明眼人物；但是我知不到我所見的是些什麼；我只知道我回想出來的時候，是很明

白，所以，我的精神，只是在我的所有的紀念上面的。至人家所說的，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所經過的一切，我不覺得感想牠，也不去研究牠，一任外界的對象來激動我，然而轉眼的功夫，所有頃刻過去的事物，都對着我映照出來了。我一切都想出：所有的空間，時間，聲音，目見，舉動，情況；一點也不會遺漏。到了這種時間，關於人們一切所行所言的，我都能揣想到人們是因何而有種種舉動的來源，並且很少有錯誤的。

我的精神如此的無統率，獨自一個人的時間是如此，人們也當知其在談話時間的大概了。因為在談話的時間，要想說的得體，一定要思想過一番，於是一切的事物，一時皆湧現出來。單單一個意念，要有這麼多的協調，在這些條理之中，至少我會遺忘了一兩件，所以就這一層，已夠使我起恐慌了。我總想不透人們怎麼敢在大眾面前說話的，因為眾人都在面前的時間，一定要將逐句話細審過；還要識了各人的性情，知道了各人的來歷，說了話出去，纔不會妨礙了其中的分子。從這上看起來，凡人在大眾的面前，有個重大的關鍵，就是：要想知得的周密，一定要沈靜，並且可以說，那時所了解的程度，比說到話的時候，要真確了多，如此焉有甚麼錯誤，能逃得過人們的

耳朵呢。人們想到這裏，可以知道一個人他了解到這一步，他自然會驚惶膽小了，在他簡直以爲說話是無時不見罪於人的。這是講在大多數人面前說話的事，至於說到與人一個對一個的會客談話，又有一件別種的不方便，使我厭惡，就是常常覺得無話可說的苦痛。當人家對你說話，於是你一定要回答他，設使人家不說話的時間，你還不能不想法開話頭。這種難堪的苦悶，已就够令我厭煩社交了。我覺得最難受不過的苦楚，便是在忽然間逼着不得不說話，並且還要繼續接下去的時候，可說是件再苦沒有的事。我也不知道是何緣由，我厭棄到要死的，就是一切的逼迫，如上所說，已經絕對的够表現我言語的短處，不過沒有確確實實的說出是個蠢才罷了。

此外，還有比這不好過的事呢，就是：有時自己又不知道藏拙的不開口，實際又無話可說，這個時候，好像趕到的還債似的，我拼命的要想說話，自己急得像個什麼樣的，接二連三的吃着口，說出些有聲無義的話，好在萬幸，這種話裏一點意思都沒有。因爲要戰勝同遮蓋我這種的愚蠢，反而難以隱瞞的使之暴露出來。我若是舉例的話，雖是上千條都有，我現在用一件已不是青年時代的，在社會上已經了很久的，設使我不是如此，我已很有了作爲的一件事。一天晚上，有兩個

婦人，一位有名的男人，叫做伯爵龔鐸先生，我同着他們在一起。當時那房間裏沒有別人，於是我就極力的說些周旋的話，那時真是天神才知道要說些什麼呢！我是想不出在這四個人中間要怎樣說法，而況覺得他們三個人，並用不着我代他們添什麼話的樣子。剛剛有個房東女主人，因為她的胃不好，每日要吃兩次藥，來取一種鴉片藥膏。（註）兩位貴婦人中的一位，對她縐了一縐眉，含笑的說道：是不是德洪德醫生藥膏房東夫人，也是同樣的笑迎迎的答道：我想不見得一定是的罷。隨即我這位聰明伶俐的盧騷先生，很巧妙的再添了一句話：我想這藥並沒有甚麼價值。這時大家都停住了話，一個也不動，也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一點笑容，一刻的功夫，話頭就轉到了別的事上去了。那位夫人轉對着別的夫人去談話了，這件笨事，不單是在掃興，實在是令一個有趣的婦人，無從開口，這次倒是真實的我無絲毫意思要防礙他們，而她也顯出惡嫌的樣子；我

（註）此種藥膏，一名德洪德氏藥膏，是用膽那菓肉，菓汁，巴大杏仁油調合而成。實在是種極輕和的瀉濟。其餘，這二位貴婦人的姓氏，此處盧氏或者以為無說明必要，將來在第十章上有說的：取藥膏的是姓陸克森布，另一個是姓米黑博克斯（參照大學院版）

想那旁邊的兩位（一夫人及一先生）一定也是很感覺無所發言的氣悶。咳！看罷，這就是想像的牽制，令我失覺了要想說話，又不知道說什麼的情形。我是很難忘掉的，因為我十分記得這件事本身的來源，在我腦子裏，只是這樣的關聯，常常使我回想起來。

我想，人們看到這裏，已很够知道我固不是個癡愚，而常常有癡愚的行爲，即在所謂有判斷的人們，也是如此的看我，其所以然的道理，就是：他們以我的面貌及我的眼光，無處不足令人們認我是個癡愚的，於是因了這種不正確的印象，人們對於我的癡愚，格外覺得憎惡的。這一點瑣事，借到這個特殊的機會表白，也不算絕對無益處的敘述。因為這兒有關於人們見我所行的認之爲異常的事件，於是加我以我所沒有的所謂野蠻的性情，這就是一個關鍵了。若說我所申說我的缺陷，是不真確，不獨如此，也不是如我所說的特別性情的人，那末，我應該也與大家一樣的愛社交啦。要之，我所寫出的部分，以及我所例證我的所在，剛剛雙方吻合成了一個適當的我。已表顯的我，恐怕人們絕未見出我所當值的價值，並且雖揣度的人也沒有；後來雖到杜邦夫人家裏的時候，她雖是很有知識的，我在那裏很住了些年數，她當時對我關於這一點上說了多少次。

其實，只算舉出些特別例而已，將來在後來，我們有機遇再詳述罷。

我才能的進程，是如此而定的，環境是如此而適合的，這已是無問題了，此後的，只有如何完成我的天賦的問題。第一個難題，就是：我要做個牧師，我又無這門的研究，並且我的拉丁文也還不够。華翰師夫人以爲我總在神學校裏讀過書的，她就以她的意思對修道院長講了。這位院長，是個味增爵修教士（註）名叫葛和師先生，很和氣矮小的一個人，眼睛半瞎，很瘦，花白的頭髮，很有學識，是我從未見過的無鄉原氣的味增爵教士，這倒不是有意言過其實的頌語。

他常常到媽媽家裏來，媽媽很接待他，親熱他，也會對他發氣，並且有時用繩子綁着他，雖是如此，他受到一點也不惱怒。在這時候，他被綁着，一方華翰師夫人東邊房跑到西邊房，一刻做這樣，忽而又弄那樣的，這位被繫拖着的院長先生，口裏咕嚕着跟到她，不停流的說道：『夫人，你可好停罷！』那時看到是個非常好笑的情形。

（註）味增爵修教士，（Lazariste）是一六三二年由聖味爵（St. Vincent de Paul）成立的，這種教士是專門到各外國傳播基督教，及教育青年教士的。（參照 Dictionnaire de Bouillet）

這位葛和師先生隨即就答應了媽媽的計劃。他很滿意的容許了減少收納膳費，並且他自己擔任教育，另外還有個問題，就是不單是要去求教會監督的允許承認，並且還要付給這筆膳宿費。他還許可我一直到可以證明我的虔心發現的時候，儘可以穿着通常服裝。

這是個怎樣的大變動呀！要把我治服到如何地步。我到神學校去，就像上我的死刑一樣。神學校是間愁慘所在，對於一個從美婦家裏出來的人，這種觀念格外覺觸的甚！我只帶了一本書，還是問媽媽借給我的，總算這本書，是我的極大幸福的源泉。人們還沒知道是本什麼書呢？是一本音樂書。關於她指導我的技能，惟有音樂是不會忘記的。她的聲音，唱得也還過得去，加之還彈到鋼琴。她那時很高興的教給我幾個調子，但是當時真是要從一、二、三、四教起，因為我雖讚美歌，都很難唱得上的。上過她的八、九十來課，中間又間斷了很久，離開唱音符的程度，自然還差得遠呢。雖音樂中的四分之四的記號都沒有學到，然而就是這樣，我對這門藝術已有了感情，因之我就想單獨的練習。我勉強帶了去的這部書，又不是一部極淺近的書，卻是本克羅漢堡氏的歌曲。

(註) 人們推想一下，我是怎能用法罷，我的頑固也就可想而知了，當其時是無所謂變音，無所謂

長短，直是一無所知，而竟被我弄到認識了第一段鴉兒飛與鴉黑吐絲的讀調，並且那段的曲意，唱起來並沒有錯，是實實在在的很合節奏的，只要讀熟了詞調，隨便可以接調的合奏。

那間神學校裏有一個醜陋的教士，他開始教我的時候，就令我討厭，偏偏他所教我的就是拉丁文。他那滿頭的直豎的頭髮，是黑萋萋油糊糊的，一塊麵包皮的面孔，聲音像個水黃牛，看起來東西來，好像貓追老鼠的眼光。若說是他的下海鬚，不如說是一把野豬鬃；他的笑容，簡直是哭像；他四肢動作的時候，就如提線戲的動了機關。他那討厭的姓名，我也忘卻了；但是他那副可怕的面裝着溫柔的容貌，無論如何總令我忘記不了！每回想的時候，無不令我大吃一驚。雖到此刻，我還覺得在廊簷下遇到他，拿那頂塵垢滿堆的四方帽子，向到我表示讓我進他的房間去的情形呢。那間房子，在我看起來，竟是間監獄。人們試想一下，像這樣的一位先生，對於這一個僧院長的呢。

~~~~~  
(註)克羅漢堡(Louis-Nicolas Clémambant, 1676-1749)爲法國音樂作曲家，十三歲即作一合奏短曲，其最著名之作品，叫作「雲間雄日」(Le Soleil Vainqueur des Nuages) 1710年，在路易王十四宮中奏演，得最大的成功。

生徒，是怎樣好比較！

假使我要在他那裏住了兩個月，依到這位怪物的意志行，我可斷定我的頭腦是受不了的。不過這位好人的葛和師先生，他知道了我的愁苦，我那時東西也吃不下，日漸瘦弱，他也曉得了我的愁苦的原因；這本不算是難事。他即刻就替我把這個野獸的爪牙解脫了，於是把我變到一個任誰見了都願意的，另一個人的面前去了，這人真是任誰也比不上他的和氣。他是個福錫年省的青年教士，名叫賈提愛先生，是在這間神學校裏研究，一方他因為使葛和師先生滿意，並且我想也是帶到點人情，就將他的研究的鐘點，分過來教導我；他的容貌，我可說是從未見過有他那樣動人的，頭髮是金黃色，下海鬚是黑茶色。一副豐厚的面貌，滿面的他那一省的人的風采，滿含着博學才能。這樣的氣像，很實在的表現着一種——很親熱——很爽快——很感動人的心腸。他那一雙粹青色的够大的眼睛，滿帶着和悅的光芒，總之是一副又和靄，又深沉的眼像，令人見之無有不覺快意的就是了。這一個可敬愛的少年，無論是見其人，聽其聲，人們定會羨慕其天生的完美，未有不暗嘆其自身所生的不幸。

他的性情，並不與他的面貌相違背；很好意的，很有耐心，他教讀我，簡直像同我研究的一樣，其實並不要到這步地位，已很夠令我對他生愛了。無須遠例，就以他的前輩（葛和師先生）已很可看我愛人的大概了。但有一層，他雖是將所有的時間用在我身上，以及我兩人間雖如此的好意，他雖如何的教我，而我總覺是工多益少。最奇的是，自從隨我父親與蘭柏錫先生能學習外，此後雖有再大的理解力，從先生卻什麼都得不到了。我只要開頭知道了一點，我獨自就能悟習了，這事將來人們在後面都可以看得出的。我這不耐性的精神，在任何抑制之下，雖是一剎那間的規律，都不能屈服的；懼怕也是這樣的，是不能強着我學習的用心；因為怕到教我的人，說我不懂，我便假裝着懂得，他那自然是向前教下去，其實我是完全不懂。我的精神自有牠自己吸收的時間，不能受任何在這時間以外的接觸。

到了教士授職式的時間，賈提愛先生回省陪祭去了。因之他就把我的悲傷，哀情，感念，都牽動了。我也爲他禱告，究竟代他所禱告的不如爲我自身的那樣虔誠。過了幾年，他在一個小教區裏任了助祭職，後來遇到一個女子，他就對之傾心的戀愛。這事在教會行政上，成了件極重的罪

惡，是件極受誹謗的事。所有的牧師在法律上，只能與結過婚的（寡婦）婦人，有生育可能的緣故。因為違背這一條法律，他被囚了，被凌辱，被逐放。終究是如何恢復他的事業，我不知道了。但我對他的悲運的同情，我心上實在感觸得很深刻，雖到我寫愛美兒（教育論）的時候，還記憶着，所以把賈提愛先生，與甘沐先生兩人並列在一例的，認他們兩位是沙佛窪地方的最適當的牧師。我如此說法，自信並沒有毀譽了他們教士中的尊敬標榜人物。

我在神學校的時候，有位歐朋先生，因事一定要離開安西了。因為有位監教先生，發見他有點不穩當，好像與他的夫人有了愛情的緣故。這真是種菜園子裏的黃狗行爲，自己吃不了菓菜，見到人來拿的時候，牠便要咬人；這位高衛濟夫人，雖生得很可愛，可惜這位高衛濟監教，同她處得非常不好；用了天王的威權也沒有效，既然野蠻也無用，自然只有離婚的一途。這位高衛濟監教的爲人很不好，生得黑的像個地老鼠，舉動就似個貓頭鷹，他拚命的心勞日拙，到完來，還是把自己的職事，弄得除掉了事。後來，就如人們說的：布合凡司省的人，報復他們的仇人，是用歌曲的。歐朋先生竟作了一齣喜劇，報復了他的仇人；他將這齣劇本，寄給了華翰師夫人，給我看見了。

我看了很有趣，並且令我很生興味，也想要編一齣，做個試驗，看一看我到底能否寫得如那上所描寫的一樣可笑。雖是有了這個計畫，一直等到住在山背溪的時候，我才寫了那本『自身的情人』。所以在那本戲的序上，當時我寫的是十八歲，其實我已減少了幾歲。

在這個時期裏，差不多無甚重要事件發生，要知時間的自身，本無所謂，卻給了我的續說的資料，及至我全忘卻的時間，卻又使社會上發出了莫大的驚慌。到了後來，我在那兒每星期六許可我一次出外；至說每逢這一日裏，我如何的過法，現在也不必道了。有一天星期日，我在媽媽那裏，隔壁的五傷方濟谷會堂的一間房子起了火，剛剛是聯到媽媽辦事的房間。起火的這間屋，是他們的廚房，正滿堆着全屋的乾柴，在一刻的功夫，就完全燒光。媽媽的房間是非常危險，被火燄完全蓋沒了，加之風又向這邊吹，在那兒的人自然都向外走，趕緊將家具一齊搬到花園，這個地方，就是對我所住的那個窗門，剛在我所說的那條小河流。我那時狼狽的不得了，只要我手挨到的東西，無分別的從窗口裏拋出去，連一個向日我無論如何也難得拿起的大石臼，也丟了出去。設使那時沒有人來止住我，有一面大鏡子我也拋了出去。那位好人監教先生，剛剛那天

來看媽媽，在那兒沒有停脚的，即刻帶了她到園子裏去，他同媽媽以及在那兒的衆人，就祈禱起來，我比較的後到了一時，我見到衆人都跪下，於是也同大家一樣的跪下了。在那神人祈禱的中間，風向就轉變了，就有那麼神速，那麼湊巧的事，全間房子都被火煙焰蓋沒了，並且見到那火焰已由窗口進去，穿過來到了院子的這邊，完來那座房子並未損壞着一點。過了兩年，這位柏爾烈先生就去世了，有許多修道士，是他的昔日同教友們，來開始搜集種種的事跡，要爲他請諡封號，就依照了神父普德的要求，添入我親見的這點事實，自然是我所樂爲的；但是，以這件事證明是奇跡，那就非我所願，並且是罪惡了。監教先生當場在那兒祈禱的事，並且風向是當他禱告時轉變的事，這都是我可以直接說的，並且也可以證明的。若說這一件事裏是有兩層，我所說的這件事實，另外還有一個是原因，那末，衆人看罷，我一定不能證明，因爲我不能知道這個來由，我焉能可以證明呢。總而言之，我回想我那時的思想，我是個真實的天主教徒，信仰得很堅固。這種好奇的性情，是很自然的存在我們人類的心腦裏，加之我對於這位有德的教主，我尊敬他的心理，對於這件奇蹟，我內心裏差不多自負的也要求歸功於自身的虔誠，一定會鼓舞我的；再有一層，

設使這件事，真是因禱告的虔誠結果，那末，至少我自身也有一分子的勞力得到的呀。

後來過了幾乎三十多年，我出版那本「山間書簡」的時候，佛海宏先生發覺了這件證明，我直不知其用意何在。他把這點證明的幾張書引證了，而十分的頌揚這件事的榮幸，我見之真是覺得十分有趣。

我對於種種被一切狀態下所排斥的事，都十分同情。就因賈提愛先生的事，令我格外進步了，在我看來，幾乎是件極微細不合宜的事件，在他亦無所不可行的樣子，人們看出我這種不平等級的表示，與我所致力的前途，不能有若何的進益。於是監教與院長先生們都冷淡了，並且對於媽媽有一種表示，意思間認定看我材料，不宜做牧師，但仍是個很好的少年，他們如此的辦法，還無嫌棄我的意思；因了這個關係，他們雖十分不願意我，所以媽媽纔未擯棄我的。

我能再回到華翰師夫人家來的最大勝利，還是在本地的音樂本子。因為我在神學校裏，差不多我把那兩曲鴉兒飛及鴉兒吐絲的調子完全學會了。我有了這種很明顯的意趣，加以這種專門藝術的促動，感動她想到要我成功一個音樂家了。機會又來得巧，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到



她家裏來玩音樂，本聖堂的一個音樂長，常來看她的，總是他來指揮那個小音樂會。他是個巴黎人，姓名就叫做教師先生，是個好的作曲家，極活潑，很有趣，年紀也不大，彈得很不錯，知識雖不怎樣，但總是很好的好人。媽媽就介紹我認識了他，我對他很高興。我也不使他討厭我，於是就與他談學膳費，一說就成功了。隨即我就到他家去了，我在他家裏過的那一冬天，真是再樂沒有的。教師先生的房子，距離媽媽家只有頭二十步路，到媽媽家去只要一時刻功夫，所以我們常在一處吃晚飯的。

人們總很明白的，這種習音樂的生活，無時不是唱，無時不有趣，同到些音樂家在一處演奏。以及同到一般小孩們合唱，比起在神學校裏，同到味增爵會的神父在一處的生活，不知要令我快樂了多少倍。這種生活，雖是很自由，但不是無規則。我雖生來愛自由自主，卻不願意濫用的。在那六個整月裏，因為到媽媽那裏，以及到教堂去，只出了一次門，實在我心裏也想不起要出去的緣故。在這兩處地方（媽媽與教師家裏）過活的中間，我是再心平沒有了，雖現在想起的時間，都覺得非常快樂。我此時對於所有一切境遇中尋味起來，無論是甚麼人，若從這樣的情景中想去，

都會認我現在還是與在當時的情形一樣。我不必要回想到那些時間，場所，人物；只要默想那四圍的對象，氣候的寒暖，其色，其香，一切只有在那一局部裏，纔感觸得到的印象，所以此刻也纔從這一個靈擺的紀念上，使我從新又現出來了。譬如：所有司樂的在那裏豫備的時間，在合唱時的歌聲，當場在那裏所作的舉動，一切司祭的輝煌美麗的制服，神父念經時的袈裟，唱詩人的帽子，司音樂人的面貌，那個老腳木匠拉到的那個低音的大四絃琴，那個小黑頭的高僧拉凡愛聆琴，把一件破舊的法衣披在常服上面的教師先生，還拖到一把劍。這件好看的破法衣，就是爲到去作合奏纔穿的，我很自負的到了那裏，依占我的那枝小苗子，把我放在那大場中的樂庭上吹一段教師先生事前特意爲我豫備好的獨奏。在我們的後面，已擺好了很美味的飯菜，人們的胃口開了，肚子就覺得餓起來；這些事象的集合，真是活靈活現的在我的記憶裏，千回百繞的反映出來，若與當時的實際相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我一向對於公習多爾的一類的調子，有種極愛慕的感觸，就是因爲牠有種抑揚的進行，那次耶穌降臨節的禮拜日，在我床上聽到唱這個讚美詩，因爲安西教會有個儀式，在降臨節的前一日，要立在聖教堂門前石階上唱這一段詩的緣故。

麥榭黑姑娘，是媽媽房中的傭人，她也會唱一點音樂；那位教師先生所作給我與她兩人唱的那個鴉飛兒啼歌，我總忘不了我們唱起的時候，她的主人聽了是有多麼歡喜呵！一切都講了，連那個做雜事的佩林都說到，是個頂好的女孩子，她聽到那些小孩子們合唱的時候，她都感動得甚麼似的。這樣的一切，在這種極幸福，極天真瀾漫的時期裏，是何等的有趣，此時常使我想之羨慕，回顧傷情。

我在安西差不多有一年，無一點受非議的事，大家都樂意我。我自從由都漢出來，一點無味的事未曾做過，並且我在媽媽的面前，沒有一點無味的舉動。她教導我的時候，總是教我好；我對她好感，是成了情感中的惟一感情；因此可以證明這種感情，並不是癡愚妄念的感情，這是我的情意形成我的理性的事實。這真是惟一的感情，可以說是：吸收我一切的能力，出我於一無所知的狀態，不單是音樂，與我一切的努力皆有關係。但這中間無絲毫缺點，我的意志是完全的存着，勤勉的力量還是有的。而我偏要分心，夢想，長吁短嘆的，究竟我是要如何呢？關乎我一切的進步，倒一點沒有什麼阻礙；不過將來我要行出些新癡愚的事，就因了一個人的關係，他一來就將我

引出這些癡愚了。這人一出現；忽然就將一切事物都條理了；那時，人們請在後面看我的無用的頭腦是如何應用法罷。

在二月的一天晚上，天氣很冷，我們大家正在那兒圍爐，聽到有人打大門，佩林就提到燈下去開門，進來了一個少年，跟她上來了，生得很灑脫的樣子，於是對教師先生道了一小段很宛轉的套語，他稱是法國音樂人，因為經濟困難，很願意在寺院供職謀生。這句「法國音樂人」的話，觸動了這位教師先生的心胸；因為他是熱烈愛他的祖國，同他祖國的藝術的人物。他就接待了這一個少年的過客，給他投宿下來，看他表示的一切情形，除掉感激賙濟他的苦痛之外，並無別的舉動。他在那裏烤火，說到話，等到晚飯來吃的時間，我就觀察着他。他是個矮小的身材，兩肩很寬；在他的身材上，我倒覺不出甚麼不完全的地方，因為無一點特別的畸形；要說起來，他就是個平肩的矮子，不過我看上去，他是稍有點跛腳。他着了一件黑衣服，比舊還要甚一層，便是腐了，已經成片的披着了，一件襯衣是很薄很髒的，那一對好袖頭子已成了掛子襦的，那雙襪子，無論其中的那一隻，皆可以套入他的兩條腿，為到遮雪用的那頂小帽子，放在脇下儘可以收藏下去。在

這一個令人發笑的裝束裏，他倒也有點貴重的東西，就是他的形容不枯槁；他的面貌很嫩細，很快樂的；說起話來，好而輕爽，不過很少節奏。總之，所有的一切，表示其是個受過教育的落魄少年，他的道化不是像乞丐的道化，直是個癡愚的樣子。他告訴我們，他名叫新城王德爾，他從巴黎來的，走錯了路；又忘卻了他有一點音樂技能，又說是正在想去格洪樂白爾縣看一個在國會裏的親戚。

在他吃晚飯的時間，人們就談到了音樂，他說得很好。所有的名家，多少名著作，一切的男女名劇員，美婦人們以及許多的貴族，他都認識。對人們所說的他都像很真實的知道；雖然，他每說了一件事，他因為要借點談諧，形容其話中的資料，說得大家好笑，因之也就把人們先前所說的事忘卻了。這天正是星期六，第二天聖教堂裏剛剛有音樂，教師先生很熱意想他去那裏唱歌；就問他願意在那一部，他答道，高聲部罷……於是就談到別的話了。當到臨去教堂之前，人們把那一部分的譜，給他先看一下，他簡直眼睛看都不看。這種傲慢的氣焰，給教師先生吃了一驚。他向到我的耳邊說道：『你停一下看，他連音譜也不認識。』我回答道：『我怕極了。』到時我跟到他們

很不安心。及至開演的時候，我心上受到一種可怕的感動，因為我總想他會唱得很有趣味。

不一時，我心上有了安頓。他唱過了兩個獨唱，節調十分正確，並且還有種給想像中的趣味，還有一層，加上他那種極美爽的聲音，我那時的感覺，真覺是不可多得的奇遇。祭儀行過之後，這位王德爾先生，受那些司祭人同司樂人們的極熱烈的稱讚，他對他們所讚賞的回答得很談諧的樣子。但是表示其很感激的教師先生歡愛他與他接吻；我也是一樣的對他表示我的意思，他見我這樣的快活，也覺得十分的高興。

人們自見我與巴克爾那樣的熱衷以後，總可斷定我也會與王德爾先生，又熱衷起來的，因為巴克爾只能算一個鄉間的可愛的好人，我都和他那麼好，現在這一位是既受過教育的，又有才能，又有知識，又富經驗，並且還能過這種可愛的落魄生涯，故尤易入我的意思。總之，無論我已見到的，以及可以想像的種種，我想：不問是那一個青年，處在我的地位，一定還要格外的對他的長處發生感觸，並且感動得比我還要甚；王德爾還有一層，為人們所不及的，就是在他的那種年齡一點不顯出想顯露他的長處，這真是難得的特長。他有時對於他所不識的許多事物，也會有

自傲知道的情形；不過其中並非完全不識，他知道的卻也不少就是了。他雖什麼都不說出口，等到機會他便表示了，他要逞機會的時候，一點也不用其急忙，就會得到很大的成功。他談話間，總是說到有餘不盡的所在便停止，似乎他若完全說出，人們也懂不了的樣子。在談話中的談諧，嬉戲，不乾枯，以及種種惹人的情形，面上常帶着笑容，但總不笑出，說話的聲音非常優雅，事物無論其如何粗鄙，他總可以說得過去。就婦女而言，無論其如何的古板，也能容受他的談論。雖是有到極應惱怒的所在，她也會覺其好感的，總之不會令她們受刺激。不過要除去不規則的婦女們而言，並且我還不相信他是個有意求歡的人物，只好說他是個在社會上願意給人歡樂的人。有了這樣豐富的愉悅才能，在一個鄉間，大家都認識了他，也都喜歡他，他竟能在那兒很長久的安於一個弄音樂的地位。

我對王德爾先生的興趣，在起因上是合道理，所以在結果上也無一點荒謬，縱或較諸巴克爾先生的情形，更有趣，更經久些，也無不可的。我很樂意見到他，以及聽他說話；他所行的一切，都使我覺得很快意；所說的，使我覺得很光明；然而我的熱衷還未能達到不能離他的程度。因為我

的切近的鄰居，就是防止這種放蕩的最好的藩籬。餘外，我覺其所說的些格言，對他是很好，在我卻不合意味，因之就應有種其他的吸引物，看起來，他的意思裏又沒有，況且我大膽的敢說一聲，他確確實實的是有些帶譏誚我，所以我要去聯結這種的感情，有了這點，也就約束住了我。我把一切的事，很熱意的告訴了媽媽，教師先生也極力贊助的說了。媽媽同意了，叫人去帶他來。可惜，這個初見面，就完全合不來。王德爾覺得她太高貴，她又見得他太過肆放了；她不許我再帶他去，並且很嚴重的告訴我；同到這個少年走，是如何的危險，於是我纔知留一點神，不使之累了自己，總算萬幸，關於我的習慣，我的思想都有益的，沒有幾久，我們就分離了。

教師先生有種與愛他的藝術同樣的嗜好，就是愛酒。當到在桌上吃飯的時間，他倒節制了，但在他到書齋裏做事的中間，他一定要喝酒，他的傭人很知道他，只要他放好了作曲的紙，拿起四絃大琴，隨即他的酒壺酒杯就送到了，於是只見那個酒壺不停流的傳換起來。他雖無論何時都是喝酒，但他從未醉過；實際上，總是件損傷，他是個極好的好人，若與媽媽相比，也是一樣的有趣，媽媽向叫他是一「小貓」。可惜，他因過恃其才，工作過度，加以飲酒，因之就不免消損他的身



體，後來漸漸及到他的性情。他常常多疑，而極易發怒。但粗鄙不合理的言行，他向未有過。雖對於合唱的孩子們，雖一句不好的言語，都未說過；這種好處，是不可泯滅他的。他的錯處，在有時因精神不足，分不清聲調與記號，他反而無緣故的發氣。

往昔日來佛的僧侶會，是經許多的王公監督以入會爲光榮的地方，在這間排除異己的場所，現在雖已失其舊日的光彩，然而還保持其自尊的殘餘。所有要加入的人，一定是要紳士，或是索朋神學博士（卽巴黎大學），纔得許可，假使遇了相等的銜頭，就序其功勛，仍要按照年歲爲序。此外，所有的牧師，可以僱用在家人爲僕，並且對待他們非常傲慢。所以那些司祭員，也是常以這種態度對待這位可憐的教師先生，惟其是那個唱曲長，叫做魏東來高僧，他在別的事情是個很正當的人，就是太嫌貴族一點，一向總是藐視教師先生的才能，一方又不受這種蔑視。這年的聖節祭日，監教照例的要請司祭的酒，他兩人在席上大爭論，教師先生在那兒總算是個客人，那位唱曲長向他行出些越名分的事，並且還對他說些難過的言語，說他不能做指揮。教師先生即時決定了第二天晚上要離開那兒，無一點法子能解決，雖華翰師夫人，他都對她告辭了，一點也不

容人安慰。他想到在復活節的時候，使這班東西困苦一時，也是報復這些專權的辦法，就因到那時大家非要他不可的道理。但是他要動身，倒難了他自己，因為他想帶他的樂譜去，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裝成一個很大很重的箱子，並且是手都不好提的。

媽媽之對他，自是我所想的她都做到了，不過若是我在她的地位，或者還要周到些。等到極力挽留他無效，知道他決心要走的時候，她就幫他辦理一切，她可以爲之解決的事件，我敢說華翰師夫人，這是應當做的。因爲教師先生可算完全爲她的事務，犧牲一切，無論是關於他的藝術也好，或是關於幫助其他的事也好，皆是令她的希望十分滿意，他這樣的贊助她，真可說有他人所不及的價值。他代她做了三四年的這種煩瑣事體，在實際情況上看起來，她對之不過只是個朋友的對待，至於在精神上，無庸想像的她一定也是同樣的報酬他。她把我叫了去，囑咐我跟隨教師先生至少要送到里昂，隨到就說我與王德爾離開的如何有益，所以那時纔得有那樣的好結果。同時她又吩咐了克羅德安納，她的一個頂忠實的傭人，代這先生搬箱子。那時這個傭人說了一番路上的計畫，從安西的路上一定可以找到運貨的牲口，行至天要黑的時候，勢必要用手

提了。再走到一個什麼地方，那時又可僱一個驢子就要運到沙塞爾了，到了這裏，已是法國地方，我們就不用煩心了。我們就照了這個計畫，當晚的七點鐘動身；關於路上的使用，媽媽早就把小貓的錢包裝滿了，這一點補助也不好算是無益處。克羅德，園丁，同到我，我們盡力的把這箱子，搬到一個小村子，到了那裏交給一個驢子代勞了，在當夜裏我們就到了沙塞爾了。

我想我曾經說過的，我覺得有好些時候，很不像我自己的行爲，當到這種時間，人們一定要認我爲全然不同性情的另一個人了。請看這兒的一個例證罷。沙塞爾的一個牧師，賴德烈先生，是聖包羅會的司祭員，他本與教師先生認識，而我竟會度量其定是個不爽直的人。於是我意思以爲我們要去訪問他，一定要借點來由去報告纔好，要說得好像我們到那裏去，是含有僧侶會的意見而來的爲妥。那時教師先生也就以我的意思爲然，並且他意思裏露出覺得是與他受屈的報復，有可尋味的樣子。後來我們意氣昂然的到了賴德烈先生那裏，他招待我們非常之好。教師先生對他說是要到白瀨去，是應監教先生的請，去指揮復活節的音樂會；大概不多幾天仍要回轉的。我呢，在旁代他元其說，穿插得很自然的百方周到，賴德烈先生見我是個青秀的孩子，很

愛我，對我非常親熱。我們在那兒受到很好的響應，很安逸的居住。他對我們不知有多麼親近，我們與他分別的時候，還定要我們多住幾天。等到我們自己在一處的時候，忍不住的就要笑出來，雖我現在想起來的時候都要笑的；因為在誰也難想出這樣的一個滑稽，如此的巧，如此的僥倖。假使教師先生，在路上只是不停的飲酒，賞悅風景。無那兩三次的倒在地上，竟成了癡癩現象的憾事，有了這件滑稽，自然一路上定是非常有趣的。我見他發生這種現象，令我很害怕，因之我就想能早一點離開他便早一點的好。

我們去到白瀨，竟如了我們對賴德烈先生說的一樣，就在那兒過復活節；雖然那裏並未邀請我們，而我們還是得到了音樂會指揮的位職，並且還滿受了大衆的歡迎。我們的教師先生，本是早爲人所推頌的，對他的技術亦是早有定論的。白瀨音樂會的會長，對於教師先生的雅妙的著作，不單以領略爲榮，並給以極分明的鑑別的稱贊，究其實際，是因爲教師先生爲人明達，公正無私，不嫉妬，亦不獻媚，較之那省的所有的音樂指揮者，要優秀了許多。不獨我說，雖他們自己也承認是比他們高，所以他們對他的情形，可以同輩相看待，多以領袖相推的。

在白瀨的四五天，我們過得極有趣，過後我們又起程了，一路的情形，除了我剛說過的意外事以外，無一點事情。到了里昂，我們就住在聖母院裏；於是就等候那一隻箱子了；我們在那位好人的賴德烈先生那裏，因為說了那句謊話，乘便連那隻箱子也就托他由便人帶到虹省（里昂）的，在這個時間，教師先生就出去看他的熟人，一個是格東神父，是五倫方濟谷會修士，這裏的一點事情，在後面還要申述，另一個便是高僧鐸旦，他是里昂的伯爵，他們都接待他很好，不過，他倆已把他看破了，諸君即刻就可見其原因了。總之，教師先生的音樂名譽，就盡於賴德烈先生那兒了。

我們到了里昂的兩天，我們兩人走到一條離宿舍不遠的小街上，教師先生忽然的苦痛得倒在地上；這一次格外重，我驚嚇得受不了。我就大叫了幾聲，連呼救命，說出他的住所，求人們把他抬回去；那時人都來圍住這個睡在地上無知覺的人，只是在路中間吐口沫，在這時，無論如何，都要算我是他的惟一朋友，我竟能把他拋棄了，在那轉眼的功夫，誰也夢想不到我的行爲，我就往路角一轉，我就不見了。上天賜福！好容易把這第三個懺悔說出來了，設使以下還要有許多

同樣的事要說，我甘願把我起首作來的敘述，都放棄牠了。

從頭我一直說到現在，只算是把我所住過經過的地方，留了一點痕跡；不過我在以後的書裏，我要說的完全不知道是些什麼了。總之，儘我一生的最大的荒謬罷了。並且還希望不好說錯一點，但是我的腦子，有時好像彈音樂似的，把一個曲子，放在一個不合彈的樂器上去彈，那時自然是失了牠本來的調頭，勢必要放在牠應合的樂器上去的時候，纔得復其原來節奏。到了那時，我纔能安定了我的熱狂，才能行一點與性情一致的事。這種時期，就是我青年時代，在這期間裏，我的意志是混亂不堪的時期，幾乎無一點趣味能令我心上回想得出很清楚的事跡。還有一個困難，就是，其中千頭萬緒，無數的牽連變換，我又無法變易其時間的與空間的位置。我所寫出的絕對是憑藉記憶力，無一點紀念的標準，無一種物質，能助着我回想的東西。我一生裏所生的事，也與目前在這裏寫到來的情形一樣；不過我在這兒想的時候，遇到了空隙與空段，我也只好用同樣的混亂記憶所存的事跡，默想着填補上去。所以我還有些地方會錯誤的，就是有時說的是些無味的事體，要等到我知識得十分清楚，那時纔得明瞭；但關於這所有的事皆是真確，我可保

證的是很真確，很忠懇的，以後的我還是一樣的自勉，至於究竟是如何，人們總可看的。

我這樣奇速的離開了教師先生，我就決心回安西了。我們出來的原因與神秘，已給我安心回頭的意思，這種意思，成天的作弄我，本已覺其牽制，後來經了幾天，又令我回想起來了；不過一起之後，即有那安定的心理，使我靜穩下去，統束的情感，又復其元狀。但無一物能令我有趣，無一物能使我羨慕的；所以我只有惟一的志望回到媽媽旁邊去。那時我對她的感情的本質，把我心上所有有理的計畫，以及一切野心的熱望，皆斬草除根的削盡了。在我眼中看起來，除了在她旁度生涯，沒有別的幸福，並且我自覺除了這一種幸福之外，知不到做一點事情。我回轉的時間，能夠多快便多快的走，非常心急，精神上不顧一切，在別時的旅行，我總會有回想出的趣味，這次我無一點紀念，也覺不到，完全一點都想不出來，好似不覺有里昂的起程，我便到了安西的。人們要特別注意，如這樣的最後紀元，牠一定要從我的記憶中出來的！我到了安西，我看不見華翰師夫人了，她已去了巴黎。

她這次旅行的內情，我始終沒有知道清楚。設使我真實的要逼她，那自然是會對我說的。但

是絕沒有人關於他朋友們的祕密，他的好奇心就會比我輕的，我的心，現正追求着呢。關於這事已填滿牠的容積，牠的地位；因之，所有過去的趣味，現在都成我的惟一的享樂，心裏面雖一點有空的角色都沒有了，就因為裏面一點也沒有。現在我就她對我所說的一點點裏推想起來，是因沙田野王讓位而起的都漢革命，在這時期中，她恐怕自己落在空處，於是就想利用監教先生歐朋的謀策，想到法宮庭去謀成這項同樣的補助。她會經常對我說的，法宮裏她一定可以設法，因為辦大事的人們總不會過於掃興的。設使她所說是真的，那末於她這次回來，人們可以見出她沒有受到掃面子的事，於是她的年俸當然還是不斷的收到。有許多人猜想她這次是負了機密的事件出去的，說她不是受了監教先生的委任，代他到法宮去的，便是受一個更有權的人的使命而去的，她回來總有報酬就是了。若是這次是真派她去做一個女大使，總算沒有選錯，加之她年少又富有應付的才能，辦理交涉的事件，是很合格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5550B



洞  
庭  
圖  
書  
室

